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六 編

神 怪 小 說

鬼 山 狼 俠 傳

上 卷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3306B

唯一無二之奇書  
清宮二年記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內容

記爲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德璘女士所撰、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一年故知宮闈事甚詳、慈禧於近年國事之關  
係、可謂重要、書中所記、凡庚子後變法之真相、外交之實情、與夫  
德宗末年之幽廢、端肅諸人之被誅、戊戌之政變、庚子之  
拳亂、其實際爲外間所不能知者、均時時由慈禧口內  
流露而出、至於慈禧私蓄之美富、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  
陋、游嬉之荒縱、又如宮中禮俗之奇異、服色之奢誕、宮眷之  
童騷、閹宦之險毒、皆爲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  
歷目觀、一一記載無遺、則此書實合政治小說、歷史小說、神怪  
小說而兼賅之、可謂無奇不備、有美必臻、閱之令人目迷五色、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原序

余手著此書。固挾勇敢之心。編野人之史。鑿諸當世嗜吾書者之眼。此書爲余前十七年。在南亞斐利加時之著作。吾年尙穉。客中侍數長德之後。均年五十以外。寄居蘇嚕習。其土著如朋儔。因得詢其歷史。審是中壯士風概。與其古俗。聞所創聞。傳諸人口。萬衆一辭。顧彼國亡人殞。後來亦無崛起之人。今殘黎寥寥。恐過此以往。亦無能言者矣。方吾輩來時。蘇嚕尙爲影國。今則聲影皆寂。白種人蟠據其地。蠹蝕其根。至於糜爛無餘。而前此尙武之精神。則凜凜莫之過焉。顧白種乃以平和之醞釀。積漸消磨之。令彼垂盡。可哀也哉。蘇嚕剛敢無敵之風概。赫然爲天下奇觀者。竟瞥眼如飄風焉。蓋安關地一戰。傾覆無餘矣。然兵制之備。士氣之勇。經營鼓勵。均肇自查革一人。其始結一小小營隊。在此百年中權輿。部落至纖微也。考其滅亡。則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死於其手足安黎根那。鄧革。與其奴摩波矛下。方其未死時。凡東南部之亞斐利加。悉居彼裁制之下。或云。彼國力之偉。殺人不止一百兆。

此百年中  
初年東南部

亞斐利加人絕多實  
查革一人屠戮垂盡 以下吾書所述。實爲宇內之英雄。最梟俠之魁渠實錄。合拿破

崙特伯利斯爲一手。故暴烈至於無上。而嗣王鄧革。則瑣瑣無錄。然著書者之宗旨。則遵小說經塗。必曲繪查革之事實。雖纖細必舉。使有位者生其尙武之精神。尤不能不少加點染。令觀者爽目。代亞斐利加之外史。然吾書所言。半多軼事。爲他書所無。非純史之家。倉卒中亦不詳斐洲之事。故吾書必歷歷言之。以備閱者簡擇。第著筆至難耳。凡爲外史家言。當舍文化。但言其榛狉之狀。殘殺尙勇之風。存國故實。張爲古音。以發幽響。故余書敘蘇嚙事。至勁悍無倫。叱咤之間。伏尸十萬。厥狀亦云烈矣。乃以野蠻故。不能發現於文明之世界。以文明人固無此蠻想。雖近時炸藥魚雷。殺人亦烈。其烈亦不如查革。乃不稱查革。而稱炸藥魚雷者。正文野之別耳。然雖如此。而吾書欲存故事。亦不能不述野蠻之言。彼難余者。必將曰。此書敘殺戮過當。非文明人語。或專門報章中敘及此耳。又或曰。此書出。可立毀之。吾輩尙自由。胡乃以霸王專制事。令人餒喪。不知吾書特紀事。備史家采摭。非好妄語。以取大雅君子之

罪責。今彼人尙云查革親弑其母安鶯諦。弑母之由。吾書已歷敘之。且一舉覆麥革丹馬全族於達底耶納之山谷。慘烈之刑。聞者髮指。而又避其臨死之預言。言白種人將躪其族。後乃皆驗。此三事。斐洲遺老實時時述之。至鄧革戕教。燒殺健兒。示武。此二事。則不辨其信否矣。傳此事者。蓋一遊食蘇嚕之人。語著書者以狀。因而記之。實莫得其確據。然鄧革之爲人。殘暴無人理。宜視人命如草菅。初不甚惜。若摩波者。當余編述時。其人尙生。彼手刃查革後。逃入深山。與人世絕。不知爲矛所刺耶。或屏居斯登角。易名爲瑞德者耶。則不可知矣。至絕世美人。身死巖洞。父老咸傳其事爲故實。此故已在余書一一存其面目。無敢僭辱以己意。其後有黎西利者。死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中。死後有人傳其遺書。書中正敘蘇嚕事。余取而證之。後此始聞作者身世。其人曾云。吾才能爲小說者。必著一集。合人生第一等之感情。其言及其宗旨。乃果發現之於吾書矣。書中尙云洛巴革以詭謀取蘇合西。蘇合西天險也。竟唾手得之。黎西利又云。此事滋稿。蘇嚕人自兵間歸告余。入險成功。得妻而返。黎西利之

能成此書。得力於其友者至多。友名西尼。爲蘇嚕極邊之賈人。見聞極廣。咸得諸內地之傳播。因以述之。黎西利。黎西利亦成一書。名曰蘇嚕內地記。又有約翰者。編日記成帙。亦言蘇嚕事。其人居那達勒。爲度支使。日記中。則逐年記那達勒之時政。余得此書。證以蘇嚕新闢世界中故事。頗窮其纖悉。至於野蠻如洛巴革。及革拉氏。從羣狼行獵。則荒謬之尤。實類小說中之妄語。茲過余亦任之。由蘇嚕內地。實無狼。以識者觀之。則壯士任俠。託爲狼名。亦未可定。若卽彼數書所傳之事實。以意度之。在榛榛莽莽中。每有如是之侈述。如倭西沙革書。恆歷歷言之矣。若魚鷹之椎。蘇嚕人謂之无那路拉麥西布庫。在喀拉威教士書中。亦云爲古時之利器。蠻族中人曾一用之。用者曰安利卑。其人爲自由人。無論他族擾攘。直以此椎入而鎮之。皆定。卽蘇嚕兵冒觸其鋒。一椎之下。死人以二十爲數。矛隊遇之。直如堅蘆之竿。鞭覆小草。立殞。其人力絕大。殺豹如撲蠅。如吾書中敘洛巴革力拘叛奴之身而死。同其英武矣。平心論之。吾書多曠渺之談。實則中含玄機。亦不能示人以兆。若云言逾其實。吾亦

不卽甘受。余曾聞一故事於先輩曰。古蘇嚙明神。似曾臨照蘇嚙鼓盪其英俠之氣。故國民果毅如是。此一節與西尼言至類。其言曰。部中有神。名南柯布魯萬。爲天上女王。曳白衣。狀如少女。爲天帝之使。其見神多擇人而顯其神通。無論何語。外人咸莫能聞。方蘇嚙未大戰之前。神復降。示人以將有大故。且言災害將立至。天降火於古皇之殯宮。宮中火亦大熾。其第二次。降於蘇嚙。則迷惘羣婦人。生瘞其子。露首地上待死。悠然自歸。而兒能啼。均不死。迨暮則挖地取兒。兒生也。由是觀之。此神固蓄方術。聽者將唾吾面。不知蘇嚙人迷信此神。咸蓄異想。貴者極貴。富者極富。自信身得神佑。故富貴永永不殺。讀者欲知吾書之詳。當一一檢閱喀拉威之書。彼書固多言古蘇嚙之宗教也。今約言之。蘇嚙之人。崇祀者惟其先祖。自祖考上追崇所始。至於天帝而止。摩波者。非微賤人也。生有僞才。能記故事。厯厯如貫珠。實以專制爲宗旨。吾書但攝採精華。期振作國民精神而止。且倍增其色。使觀者神動。其事甯易易哉。書中圖畫詳贍。而皆有憑證。又多從文法中出。臨時取證。靡不符合。卽言故事之

摩波。雖報仇殺人。有干天律。不能使其部民自由。而方寸之中。則夷然無忤。方知自由之至可樂也。哈葛德敘

此文極冗長。然原作如是。不能不存其真。譯者於序事之文。有時頗加芟節。惟論事之文。則不敢妄意裁減。故此文頗不中程。中西文法稍異。識者諒之。

譯者記



畏廬曰。余前譯孝子火山報仇錄。自以爲於社會至有益也。若是書奇譎不倫。大弗類於今日之社會。譯之又似無益。不知世界中事。輕重恆相資爲用。極柔。無濟也。然善用之。則足以藥剛。過剛。取禍也。然善用之。又足以振柔。此書多虐賊事。然盜俠氣概。吾民苟用以禦外侮。則於社會又未嘗無益。且足以印證古今之風俗。宋孟瑛蒙韃備錄曰。凡占吉凶。每用羊胛骨。而是書中言神巫占卜。則亦用牛骨也。文惟簡虜廷事實曰。富貴之家。人有亡者。取其腸胃。實以熱鹽。而是書言醢尸。亦用鹽也。其尤奇者。蘇嚙殺人之烈。乃一一如蜀碧之記張獻忠。查革自戕其子。則與漢書孝成趙皇后傳中所記。又無異也。余最服班孟堅記趙昭儀。以綠綈方底。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凡兩戮兒。一寫綠綈方底。一寫綠囊書。曲折幽闕。爲好手稗官。百摹不能一及。今此書寫摩波存兒事。情事亦至曲折。余間以漢書法寫之。雖不及孟堅之高簡勁折。而吾力亦用是罷矣。凡以上所言。均非是書精神所在。是書精神。在狼俠洛巴革。洛巴革者。終始獨立。不因人以苟生者也。大凡野蠻之國。不具奴性。卽具賊性。具

奴性者。大酋一斥以死。則頓首俯伏。哀鳴如牛狗。既不得生。始匍匐就刑。至於凌踐蹴踏。慘無人理。亦甘受之。此奴性然也。至於賊性。則無論勢力不敵。亦必起角。百死無餒。千敗無怯。必復其自由而後已。雖賦性至厲。然用以振作積弱之社會。頗足鼓動其死氣。故西人說部。舍言情外。探險及尙武兩門。有曾偏右奴性之人否。明知不馴於法。足以兆亂。然橫刀盤馬。氣概凜烈。讀之未有不動色者。吾國水滸之流傳。至今不能漫滅。亦以尙武精神。足以振作凡陋。須知人心忍辱之事。極與恆性相戾。蘇味道。婁師德。中國至下之奴才也。火氣全泯。槁然如死人。無論矣。若恆人者。明知力不能抗無道。然遇能抗無道之人。未嘗不大喜。特畏死之心勝。故不敢出身與校。其敗類之人。則茹柔吐剛。往往侵蝕穉臙。以自鳴其勇。如今日畏外人而欺壓良善者。是矣。脫令梟俠之士。學識交臻。知順逆。明強弱。人人以國恥爭。不以私憤爭。甯謂具賊性者之無用耶。若夫安於奴。習於奴。懨懨若無氣者。吾其何取於是。則謂是書之仍有益於今日之社會可也。閩縣林紓敘

緣起

數年前。候屆初冬。爲蘇嚙部惡戰之前。有白種人。踰那達勒遊歷斐洲之中。遂得其軼事。顧此白種人。殊無令名。且於是書無所關係。遂佚而弗書。其人之來。載貨二車。赴比托利亞。比托利亞者。在斐洲南部。脫國之首郡。時冬寒逼人。無芻供牛。凡駕牛爲車者。恆不能自達。白人大惶怖。遂極力護其牛。不令餒死。然冒寒首塗。爲狀至艱。而此白人躬自奮勉。不以長道爲恤。尋至一村。曰斯登角村。舊名達沽沙。卽查革村。爲蘇嚙名王。白人方去斯登角之夜。天乃奇寒。凍雲四合。星隱不見。白人自謂。設吾身非在那達勒中者。則盼雪之心殷。且期雪之立至。蓋吾在蘇格蘭時。每見釀雪之天。恆如此。無如今在道中。又不以雪爲幸。旣又自慰。那達勒多年無盛雪。寒威或不逼人。乃以酒自溫。復進煙斗。訖入毳幕而臥。幕蓋並二車。其上張幕耳。凝雪旣逼。瞿然而醒。而牛聲號寒。狀甚慘慄。白人聞牛呻。乃探首幕外視之。而徧地瓊瑤。空際尙霏霏弗止。雪乘尖風。四週逼人。白人遂起立。以厚毳被其身。呼諸侍者起。侍者方臥。

於車下。在寒夢中亦醒。肌寒起粟。出首氈外。白人遂作蘇嚙語。語其侍者曰。孺子趣來。吾牛瞬息且死。爾輩趣以牛近吾車。人畜相倚。或且得氣自熱。並得物少。蓋其體。白人遂出燈然之。引牛近車。拼擋移時。始定。時蘇嚙侍者手僵欲死。幾不能引牛。糜乃拓二車相距稍遠。車之中心。容三十六牛。各糜繫以繩。白人指糜。既復入幕。侍者寒甚。乃進火酒。以敵寒威。飲既。登第二車。張車幕於前。蔭其身。少須。萬聲皆寂。而牛呻亦止。白人復醒。自念雪更下弗止。吾當寬牛糜。牛固不能耐如是嚴寒也。語未出。聞大車震震有聲。似牛糜斷。又似牛蹄蹴踏聲。白人復起視。見牛羣散失。念此牛之逃。或自覓溫暖之地。然一分鐘後。三十六牛皆杳。夜中雪盛。無可爲力。計惟有遲明時。更作區畫。時四望漫漫皆雪。牛迹都杳。白人乃問侍者。將何計得牛。然應者均紛紜無策。必待雪止。再覓失牛。白人曰。然則吾輩坐凍雪中矣。縱使亡牛。爲價僅四百鎊。乃以命殉之耶。已而御第一車之僕始言曰。吾主。此牛之亡。誠莫知其在。且莫卜生死。然此中有小村。居一神巫。名曰瑞德。其人甚老且耄。尙有術解。苟亡牛。問之。

皆悉。白人曰。鈍哉奴也。然雖如是。彼村中暖。或不如野宿之冷。今饋之火酒。及鼻煙。以代土宜。遂行至瑞德之門。入面瑞德。狀如陳死人。骨立而已。且盲其目。左手皺而白。不類黑種。筋縮不能伸。見白人卽問曰。白人來此問瑞德何爲。詎君白種人。亦推我崇識。尙待余臂助乎。若果以誠意至。雖違君教律。吾亦爲之。即違律。過固在君。吾不惜爲君刺取。以見吾蘇嚙神巫之能事。嗟夫丈人。吾知汝來意矣。君來非欲得牛乎。彼牛寒。脫繫自尋溫暖之地。是乎。白人曰。然。神巫耳聽。乃精審如是。巫曰。人固以我爲聾也。雖然。吾目卽盲。揣狀亦得丈之大致。今丈少坐。待吾入定。爲丈叩所問事。遂寂然凝思。少頃。言曰。白人丈。有園囿在多松之下。有諸。以老朽度之。必然。必然。自園中以驢出。一旬鐘之久。必得一村。村中居一布兒斯人。右掌缺其一指。其人亦有園囿。叢生密諾沙樹。在其村中。偵之。必得君牛。爲路可五日程。君牛盡歸矣。中有三牛。一黑而鉅。爲斐洲種。一駢而獨角。且小。爲蘇嚙種。一則斑色也。死於雪中。丈不之得矣。丈今趣以人往。必得牛歸。惟老朽卜若靈者。決不受值。余老矣。安能以奇闕之

言。乞人之惠。矧老朽富而多貲。不汝求也。白人聞言。初駭而終鄙之。以爲言過其實。然亦使人往求。乃居瑞德村至十一日。偵牛者果以牛歸。惟斑牛不見。白人大悅。遂不復鄙薄瑞德矣。此十一日中。白人必至瑞德家坐談。至於夜深而止。十一日中之第三日。白人問瑞德何以左腕枯白而縮。並詢以洛巴革尼達事。以瑞德言時。稍及此二人也。瑞德遂告白人以故事。如吾書所記者。日復一日。至於竟篇而已。此書所列。尙多遺漏。以瑞德所言。與本書無涉者。遂亦從略。今不知述此事之人。有無搜括或遺者。惟書中及圖中所發見。均確有所據。不爲浮妄。綜全書括之以一語曰。古戰士之列傳已耳。此書敍瑞德以矛割查革。則至詳盡。厯厯如繪。彼人語至切要時。不特浩歎。且至飲泣。其人能摹聲如優人之登場。奇狀百出。顧其人雖生。實如陳死人。以年壽核之。倍於人間之長壽者。逾死限數矣。凡彼所談。實足啟發人智。且其實實無人能知之。無人能聞之者。此白人卽述其所言。爲世人言之。蓋蓮花娘之軼事。及諸傳中之人。白人聞之。甚感動。故陳之於簡編。以取證於世之君子。定其虛實與否。

至此。白人之責盡矣。以下均述瑞德之言。分三十六章以行世。  
按此白人者。託名也。卽哈葛德自謂。

鬼山狼狽傳 緣起





鬼山狼俠傳題辭

念奴嬌

瘴。花。蠻。草。驀。僂。僂。吹。落。靈。風。夢。雨。無。限。情。根。芟。不。盡。隨。處。茁。芽。抽。縷。箚。密。黏。天。蓮。香。  
出。水。春。去。誰。爲。主。笑。渠。摩。勒。惺。惺。還。戀。眉。嬾。難。得。紅。淚。朝。冰。灰。心。晚。燼。老。病。猶。能。  
武。骨。肉。煩。冤。連。肺。附。索。借。恩。讎。血。補。驅。牡。從。狼。搜。神。罵。鬼。渾。把。頭。顱。賭。填。胸。魁。壘。探。  
喉。憑。稗。官。吐。

山陰金爲鶴笙父

鬼山狼俠傳 題辭



# 鬼山狼俠傳卷上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紓

同譯

長樂曾宗鞏

## 第一章 童子查革預言

此書爲黑人述其生平。語白種者。此白種人無復輕重。故軼其姓氏。不復署之。吾書。黑人摩波也。告白種人曰。尊丈問我。我請述其少年時見洛巴革遺事。告丈人。洛巴革者。斧頭族之酋長也。原名曰博拉柳。爲嗜殺人之人。願生平極愛蓮花娘尼達。蓮花娘者。蘇嚕國中美人也。其事至長。設丈能住宿於此者。吾請言其人之軼事。一一奉告。無敢遺漏。然丈須支撐其氣幹。以聽吾言。以吾所言者。多傷心語。至今言之。猶悲梗也。卽吾思及蓮花娘。眼淚填咽。且續續自耳旁而下。以此之故。遂喪其明。且丈知吾爲誰耶。度丈必不能知之。丈意必以我爲老神巫。噉提也。而此間人亦悉謂我爲噉提。又安怪丈之云然。然此名實非余之眞名。余眞名久闕胸中。不見稱於人久。

矣。以余見轄於白人。爲女王子民。設有以余真名傳播者。不日矛鋒卽貫余臆。故不敢也。

今丈試觀吾手。非爲烈火所熱。致焦灼至此耶。丈今細審吾右腕。立卽能辨。第吾目已盲。均不之見。然吾心未盲。實曾見吾未焚之腕。血充肉懷。壯夫之腕也。吾血苞吾肉中。實有二王之熱血。交流其內。今請丈傾耳聽吾道身世。吾實名摩波。言之能令人愕。猶見大衆蠶午。余摩波實爲之長。右手仗矛。而霸王查革之血。猶淋漓自吾矛端。直流至地。摩波者。卽力弑查革者也。余之殺查革。及鄧革與安梨格那兩親王。雖三人同時死。余亦被重傷。而余幸能從萬死中脫身出。自是以來。無人更能誅我矣。方我之殺查革及二王。惟鄧革之死。尙有餘人助我誅之。不爾亦不能制其死命。查革

卽蘇曠中之拿破崙爲人間第一英雄。俠無倫其人。死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方查革生時。殺人至一兆之多。白種人曰。汝言誰。鄧革非

死。敦奇拉中耶。吾曰否。鄧革蓋死鬼山之中。仆於老神巫石象胸臆上。石象之留蓋坐待地球之燼。而象始毀。卽吾亦居於鬼山。爾時余步盤散。不能如是之速。且復仇

心灼。夜不帖席而睡。余日夕獨行。後始得之。時同行者尙有一人。幸能得此巨蠶。直死吾手。殆哉殆哉。

余今日何由以此告丈。且此事與洛巴革之愛蓮花娘胡涉。然非言此。不得其委。吾今歷歷告丈矣。吾之誅查革。蓋爲吾女弟巴利格。卽洛巴革之母。查革無道。盡殺吾妻妾。及吾衆子。吾殺之。復與洛巴革殺鄧革。禍實肇於尼達。卽蓮花娘尼達吾女也。吾軼事中有大名之人出乎其中。人人無不聞之。脫用以宣布壯士格鬪之場。一時聞者。山爲之震。水爲之激。今茲大名之人。又安往耶。英雄付諸逝波。寂然不復更見。亦第聽君白種人傳之筆述而已。不甯可哀乎。余不忍任斯人殄沒於世。將大開劇場。演唱其人生平之慷慨神勇。俄頃間。斯人已過。若飄風矣。余之口述。大類以長繩緊縛英雄之名。繫之以示天下。噫。英雄沒矣。英雄沒矣。雖然。英風不泯。亦非蹶然遽實。諸地有大名扶掖之。殊未盡仆也。意其人尙在牧地之中。積漸凋殘。如巨蛇在蛻。弗至卽無聲兆乎。然此蛇猶能生者。吾又願扼而盡之。丈試觀彼處荒塚一邱。其空穴中。

即霸王查革殘骨所歸地。其人之死禍肇其亡妻巴利格也。丈不聞去蘇嚙絕遠。有高峰矗天者。其山即名鬼山。山跌之下。鄧革之骨瘞焉。鄧革之死亦因尼達。鄧革在法固不宜死。乃草草而死。實出不意。今其骨已糜爛。余嘗臨視其穴。見鷺鳥野獸。已分饗其齧。余閱之大笑。歸而笑不已。遂決歸宿之地。知人生不過如此。

然余待死而死久不至。而余心則甚願從尼達長行。詎至今存者。或天欲留吾寸舌。述遺事於丈人俾丈人轉布之人間。存余於不朽耶。然則丈亦知吾年幾何。顧余亦不之憶。大致耄極矣。設查革尙生者。其耄當亦如吾。

以數計之。摩波殆近百歲。然叢州人恆多百歲者。彼著書者告

人摩波爲蘇嚙部人有老嫗年亦至耄嘗語人被嫁時適查革爲王之日猶及見之

緣吾口述遺事之時。迴顧與吾同庚者。無

一人存矣。余年至此。知近死正復不遠。猶之草木日見其枯。而降冬嚴寒。日甚一日。當余述此往事時。而冬信之來。砭人至急。今將擁被眠矣。或待春來。再能蘇醒乎。

蘇嚙方未成部落之前。余深知其狀。今從肇始述之。余蓋藍靖尼種人也。爲族不大。然族人曾聯爲一軍。屬查革調遣。約在二三千衆間。衆雖少。而臨敵至勇。今則舉族

全。隳。不。留。遺。瞧。雖。婦。孺。皆。死。其。亡。也。若。下。弦。之。月。漸。虧。歸。於。洞。黑。至。於。吾。族。之。殞。余。當。一。一。告。丈。人。

余族本居於繁夥宏闊之區。滅後全墟。波亞種人始入居之。波亞人余呼之曰阿馬波那。實據吾故地者也。波亞之酋曰馬莽特那。彼族國於山峰之上。余雖彼產。實非其種。方余少時。尚在人腕腋之下。與吾母同行山村之中。觀歸牧。吾母至愛一牝牛。有白題者。恆隨吾母。吾母此時。尚背吾妹行。襁及於吾母之臀。巴利格者。歲餘。兒耳。余隨行。往迎牛羣於磧。余母呼白題牛。授以嫩草。草蓋挾與同來者。而羣牧驅牛入圈。獨白題牛依依戀吾母側。吾母將引之歸村。乃坐於草間。弄吾抱中之妹。余尚嬉戲。其側而牛則嚙芻於吾母之旁。忽遠遠見一婦人。緩步自磧上。至爲狀。至疲。背負席手中。引一童子。年與吾埒。然健旺於吾。少須此婦人。至吾前。頽然坐於草間。似不勝其勞。余視其髮。卽辨非吾種人。婦人曰。貧人與村主問訊。余母答曰。願大家同臻平喜。客來將何爲。來婦曰。圖食與寢耳。以貧人從遠道來。至此罷不能舉。余母曰。客

何名產何族。來婦曰。吾爲安鶯諦森西噶那妻。蘇嚕人。

此時本族人與蘇嚕部人至  
兵而森西葛那殺本族人至

衆奪牛  
牲無數

吾母聞安鶯諦言。乃大怒。斥之曰。汝爲吾部人仇讐。乃敢乞庇於我耶。噫。爾

蘇嚕狗趣行。不行者。吾將集衆笞汝去之。來婦絕佳麗。久不行。坐以待吾母怒息。始  
仰首言曰。村主左次有牛乳囊下垂。能賜我兒以一瓶乳否。語已。卽出小軍持嚮吾  
母。意似乞乳。吾母斥曰。不能來婦哀曰。貧人實來自遠道。卽不賜乳。能惠我杯水乎。  
以我遠涉道中。求水已數卒。不可得。吾母叱曰。狗人之匹。吾安得水。爾自尋汲。來婦  
聞言。淚溢於眶。其隨來之童子。叉手於胸。勃勃而怒。然甚雄偉。睛黑而有精光。閃閃  
作電笑。奮然曰。吾母。吾勿嚮彼作寒乞狀。且他索語已。他嚮曰。且趨求吾蘇嚕部人。  
卽安諦窪人。亦當憐我來婦曰。無去。顧路長奈何。我倦欲僵矣。

余聞言。心若有所掣。此時甚傷此婦人及其子。以爲天暮行罷。去且安適。遂不告之。  
吾母攫取其軍持。就洞中行。汲此洞。余知之。客不之知也。水旣滿軍持中。余急挾以  
歸。余母怒極。將扑余。余疾行繞吾母傍出。授水於童子。余母憐余有善心。亦不之沮。



然唇吻翕闢。猶申申詈此婦人曰。前此吾鄉之禍。肇自彼夫。今將復肇其禍於此子耶。然則爲禍當更烈。吾母此言似有三尸來告之者。脫此日安鶯諦與其子並死者。則吾族田舍安至如是之荒蕪。卽吾鄉人之叢骨亦何至共瘞一邱耶。

余母之詈客也。余與白題之牛咸癡立。而巴利格則呱呱而哭。安鶯諦之子。旣得軍持。並不進其母。自飲其三之二。余自念彼卽盡此水。當猶未解其渴。然童子飲後。亦授其母。母飲之盡。童子進索其母之軍持。向余前。右手執短棒。漸迫漸進。作驕聲呼。余曰。孺子何名。狀似富貴家兒。勢臨貧賤者。余愕然對曰。吾摩波也。童子曰。爾舉族何名。余曰。藍靖尼族也。童子曰。佳哉摩波。吾亦今告爾以名。吾曰。查革。森西葛那子也。余族曰安馬蘇嚕。余今尙須告爾以他事。余雖童穉。又出衰宗。然尋將張大其族。頂將入雲。世莫之仰。爾縱昂首視余。且莫辨其鬢眉。蓋余神宇光芒。能立盲爾目。卽余族之人。亦將與余並長蠶食天下之人。然余宗健旺之時。足迹所至。能夷人廟。社蕩平其地。無有窮際。是時定不能遽忘爾族之仇。爾藍靖尼人其慎之。須憶吾母子。

行罷。曾不得一乳甦。我今爾當視此軍持中點滴之水。皆屬深恩。其滴幾何。則余保爾族之不流血亦幾何矣。其能幸留爾族之子。遺其人爲誰。即汝耳。以汝授水於我。我實知恩。故不汝戮。摩波汝記之。異日倖存人間。卽汝一人。汝苟服我。其位望亦不纖微。得匿我巨靈影中。乃日偉其軀。幹余今與爾立誓。縱爾仇我。汝亦不罹於刑。若彼婦者。因指吾母罪當速死。余亦不告以死期之遠近。此語蓋吾堅實之言。無有訛謬。語已力斲其齒。挺棒直趨吾母之前。余母聞言癡立不能動。已而言曰。童子妄哉。聽汝言初。若成人。究何據者。爾鳴犢耳。乃類巨特。吾今將導汝以正。汝言一何妖妄。余母言已置巴利格於地。亦直趨童子查革。見吾母前扑立而俟之。稍近。忽舉其棒力擊吾母。暈於地。童子忽大笑。轉趣其母。挾之同行。

此節蓋余第一次聞查革言。後此試驗。一一皆確。當時思之。亦甚以爲奇。疑其前知。至此果驗矣。彼云蘇嚙將張大其族。其族果至今大耶。然吾鄉人之叢骨處。未幾蘇嚙之人。亦見滅於白種人。猶鷲鳥環飛。甘死特而啄其齧。英雄又安恃耶。況今之蘇

噲。非復當時之蘇噲。豪健冠一時。夷滅其同類。不留遺噍時矣。余一身爲全族黑人  
之代表。知此族必無清明之時。舍此節外。余當按部就班。述吾遺事。告諸觀吾書者。  
方彼擊仆吾母時。吾急趨救之。而吾母已起坐。以手掩面。顱血湧出。自腕及胸。余拔  
枯草止其血。母久坐不能興。而巴利格哭不可止。白題之牛乳脹而喘。余屢以草拭  
血令盡。尋吾母下其手。語余曰。摩波吾兒。吾此時入噩夢矣。昏憫中夢見此童子。忽  
成一巨人。舉步越高山。及於平地。目光閃閃。作電右手。執矛矛鋒皆血液。每得一人  
力。擘之死。纍纍不絕。舉足踏平諸村。鎮在彼人之前。均綠疇。彌望在彼後者。忽幻爲  
黑世界。類火燒草積。留其殘灰。均黯黯作墨色。余尤見吾族種人。至夥。方欣欣有喜  
色。健碩無倫。卽女子亦婉麗可愛。滋生萬億。然吾又繼見其人均成白骨。萬骨成邱。  
聚於石隴。而查革立於骨山之上。大笑。至地震始已。摩波聽之。吾見爾偉然高大。實  
則吾族中剩汝一人而已。汝乃狙伏查革之後。而與爾同立者。嶽嶽皆如鼎貴之人。  
爾乃出小矛。刺之查革。亦殭。形狀頓縮如小兒矣。方彼僵臥血中。亦大肆詈罵。汝乃

就其耳中呼爾妹巴利格聲止而查革死。摩波余母子且歸天垂暮矣。余乃邈迤歸。恐極。然猶力抑制之。勿震。

第二章 摩波入否運

余今將述吾母踐查革預言。胡以卽死之故矣。吾母額上見創。創久弗愈。已乃成疽。陷入腦筋。遂淹忽以逝。余愛母情切。乃大哭。然觀母尸僵。狀甚可怖。吾哀呼一不之答。時家人瘞吾母訖。余未免喪村人亦無有憶吾母者矣。獨余甚念吾母。不置。而巴利格年幼。亦不知母死之慘狀。吾父更娶後母。意亦良得。自是以來。余忽忽不樂。後母兄弟。一不顧余。又爭忌余聰穎。同用二矛。而余矛出入伸縮。高下趨捷。無倫趨走。亦迅。因之各寘毒於吾父之心。起與余爲難。父大怒。遇余尤薄。而巴利格則竊竊憐余。孤孽相弔。猶蒼藤蔓生。蒙絡於枯樹之幹。余年雖穉。頗知物情。謂人能具有術智。卽爲一生自立之地。計兄弟相戕。不如求死於戰場。尙爲良死。此時見村中所推重者。惟神巫及藥叟。人皆仰之如天人。然此種人執短仗出。雖甲士十人。蒙盾挺矛。均

望風而靡。余乃決計就巫業。以神巫凡與人爲仇者。偶出一言。人無免者。余業巫而復業藥。遂受戒神壇。齋於無人之地。凡神巫所應爲。余皆爲之。如是學識日增長。惟此種學識。實挾詐術。不爾。丈亦不以喪牛之事來叩我矣。此對白

尋余漸長。年屆二十。偉然成人。學問之事。已有定嚮。儘予攜取。遂與吾族中藥師努馬遊。師眇一目。年亦垂耄。然至靈警。予自從遊。智慧益增。師亦日憎我。思以罪網陷余。是時適有鄰族富家喪其數牛。賣物進努馬。卜得牛。請師嗅牛所在。努馬累嗅。均不得。富人怒。索所賣物。努馬之爲人。凡物爲其手所得。永不之釋。出懣語報富人。富人亦強抗。欲致死於努馬。努馬自陳有陰術。能迷惘富人立死。余在旁請二人釋憾。蓋恐此兩人將有流血之禍。乃止。富人弗喧。自請叩吾神蛇。指牛所在。富人曰。爾孺子耳。安有智慧。余曰。吾自信尋將大得名於時。君試觀吾手中之朽骨。必知休咎。黑

神巫恆用牛骨爲通神之致

努馬大呼曰。勿動吾骨。並勿爲彼蠢狗妄試此靈蛇。富人曰。勿聽。獠言。試以骨卜。吾牛獠勿聲。獠敢再止。此童子不聽。卜者吾矛。光如太陽。將直貫爾臆。

矣。語已果舉矛。余大震。亟舉朽骨卜之。富人亦坐於余前。余問以失牛之故。咸一一答余。嗟夫。天下神巫能知失物所在。恃耳爾。或有時尸神亦來見告。然此富人之牛。予實茫然不之識。既而神來。乃盡知之。遂一一語以騂白諸色。悉皆符驗。因告彼以牛所。尚有一牛。溺諸深澗。出蹄水面死矣。蓋前足受棘刺痛。不可抑。此皆尸神見告。余卽用以告此失牛之人。其人大悅。曰。設得牛者。則巫言爲奇妙。必爭回努馬之物。轉以畀汝。富人語已。環問諸隣。謂所言當理與否。衆曰。然。爲道至公。衆爭欲求踐所卜。而努馬堅坐。怒目視余。且知余能以精誠感通神鬼。將力掩其名。因妬生憤。勃然莫遏。然此事絕鉅。窟牛之地至廣。得一牛。凡前失之數百牛。皆將一舉得之。設余告神巫以窟牛之地。失者必爭集取。既得之後。舉族將尊我爲大巫。時余爲富人卜牛時。天已垂暮。月輪尙未出海。余語富人曰。今夕可下榻於村中。晨光甫動。與余偕行。至時當以誠告。牛必可得。富人聞言自去。

余亦歸休欲睡矣。忽爾警醒。覺有重物壓胸。余欲力起。又似有物扼吾吭者。余乃更

臥張目四矚見吾菴屋之扉已闢月色向低赤如火墜余迴首面外而月光步步直踐余榻已見神巫努馬之面坐余室中獨目注我以手握刃余覺頸中似有物欲下未下者此也努馬忽附余耳言曰獬兒吾飼汝以長汝乃陷我嗟夫汝以通神之卜筮力形吾短道如是耶汝固有道術然須注目觀我制此狗彘余第一刀將貫爾舌根則爾將不能呼號以乞援然後鱗起爾肉以快吾意至於明日余將徧告村人汝爲鬼殛以汝所言皆妄故罹此天刑次則劓爾之臂脛而去余今將幻爾形爲小拄杖也爾時吾更將<sub>此語至此止</sub>努馬言已出刀將刺余頰余呼曰慈悲哉吾老人也此時蓋防刃之及不期尙作此哀鳴設老人能道吾死者則唯師所爲吾不敢抗努馬曰爾言確乎言時刀尙盤旋於吾頸下復曰爾如此倔強意將力掙而起爲彼狗族覓牛牲耶爾果能驅彼牛牲入我機密之地則爾死或可道努馬語已且言窟牛之祕地地竟無人知者爾若能爲此則我貸爾死且賜爾以三牛爾敢與吾抗或以術愚我則余將憑余祖父之神力必以法死汝。

余曰。諾。如吾師言。且師前此胡不見信。而遽欲剗吾以刃。設吾知師欲圖此牛。亦不爲之下矣。第弟子旣卜得牛。而師亦將亡其所賣。努馬亦曰。老夫自念。汝亦不至於此。今趣起。隨吾所爲。爾去。於遲明二句鐘之後歸。余聞言起。自念何術能遽取此老物。然手無一兵。此老尙握刀於手。設余倖能勝之。卽死余手。然事發之後。人將謂我行弑其師。而余終局亦將以胸口嘗彼矛鋒。此無當也。因思以他術中之。遂起尋牛於山左。移時當得牛蹤。然余必不引人牛入努馬窟牛之地。計當力驅此牛歸村。對衆宣暴努馬之過端。自吾父及於村人。然余年尙穉。殊不省努馬之心。以彼年高。通神。乃爲此不值一錢之事。嗚呼。努馬其奸宄之尤狡猾。比獬狗殘忍。類獷獅植我於旁。竟同種樹而求果。欲刈則竟刈之。然余樹已茂。尙足以巨陰覆之。彼力何能遂掀吾根。

余起趨屋角。取鐵戰裙及小盾。乘月出。經度吾村。徐徐行月中。如影之飄。忽旣出村。乃大奔。且行且歌。防爲鬼所躡。歌以辟之。行逾一句鐘。旣近平陸。及於小阜。短樹如



蓋既及樹中。陰不見天。余唱愈高。尋得一青牛。行迹余遂踐迹入林。得一空曠之地。月光穿樹。百物皆覩。余踞地伏覘。乃大喜曰。吾靈蛇不吾欺也。彼非牛迹耶。狂起追之。嗣及一小谷。谷中水汨汨出。徐徐東流。谷中忽聞異聲。有時而巨。此中牛迹。乃至夥。莠草皆爲所踐。盡偃於地。走及空潭之上。蓋知此潭爲吾神所潛會者。潭中死牛果仰翻。其腹蹄上尙帶芒刺。此狀已爲吾神所囑。余乃少後仰面四矚。此時目中見物矣。天光微明。射及牛角。方余觀時。忽聞牛噓聲。噓已遽起。力抖其毫上之露。其巨類象。隱身薄露之中。余驟進合其羣。計之得十七牛。余聚而驅之。出狹路之口。日光乃大上。遂至努馬所言機密地。余若力沒此牛。則當取此道而進。然余弗屑也。必欲出此牛於村間。將告衆以努馬之隱。隱余此時少坐路隅。方余坐時。聞大聲發於余前。驟觀之。見斜陂之上。來人甚夥。導行者卽努馬。繼其後者卽失牛之富人。余立以俟之。然心甚疑慮。而諸人爭奔余前。持矛揚槌而至。努馬呼曰。賊在。是此卽狡黠之兒。自作賊。竟以靈卜自命。余嚮告爾。是兒不足信。確乎。余不言。是人有賊行耶。然哉。

然哉。余知爾行此祕計。乃盜人牛。衆觀之。彼良盜牛者也。彼蓋知此牛何適。今特引此牛入於祕處。此着良佳。足以娶婦矣。孺子爾得牛。婚資足乎。因舉梃將擊余。而富人哮勃。繼進作豚聲。嚮余。余此時心爲之亂。萬念倒置。目光外洩。似有紅巾起落。吾前。余生平爲人所逼。往往或此狀。但大呼曰。謊人直趨接努馬。努馬亦奮梃至。疾嚮吾。顛余疾抵梃。觸吾盾。努馬梃重。首低而余用鐵甲裙猛摔之。觸其額。努馬立仆。余復大呼。往迎富人。富人刺我以矛。矛逾吾肩。過余更擊之。亦中富人。富人仆起。復反抵余。更擊亦中顛。而蹶余。不審其生死。但覺吾盾陷顛深耳。余怒鬪時。而衆人咸噤不能語。余乘勢疾奔。追者爭擲矛刺余。咸莫及。余疾如風。趨如兔。衆雖多不能逮也。已而人聲漸遠。惟余踽踽行耳。

第三章 摩波冒險甯家

余此時僵臥草積之上。出氣如蒸。已而呼吸少從容。即起伏於亂草之中。用草自蔽。據草中竟日。莫省所措。自念身如野狗。而又無穴。苟冒昧而歸。則吾冤未明。人必以

我爲盜牛。爭攢我以刃。吾一腔熱血。將仍付之努馬矣。於我何益。思及此。乃大悲。已而腦筋中。忽念及查革。憶前此曾貽以杯水。茲頗聞其人有大名於時。人咸知之。似其聲名爲空氣所脹。至於一草一木。咸震其威。稜而荷其膏澤。復憶吾母夢中所歷之幻境。卽應於是人耶。彼得安低窪之助。因得復其父森西葛那故業。復雄長於其族。遂去安馬括種人。奄有其地。以兵討瑞德。瑞德者鶯宛諦大酋也。查革兵至。蕩而墟之。殲滅都盡。不留遺噍。余此時念及是人。曾言將張大吾身。處其巨影之下。亦將大名於世。爲今日之吾計。當趨而就之。以圖勳業。旣而又念。彼若殺我者。奈何。雖然。以我畸零於世。卽殺我何惜。較之伏匿於此。旦晚亦不得生。何如去之爲善。計定後。而心思復似有牽掣者。則地球中爲吾最愛之一物。卽吾妹巴利格也。吾父爲彼定婚於鄰族之巨酋。而余知此婚。大拂妹意。設余此時能見吾妹者。則妹必起而與吾同行。余今試爲之。乃靜候至晚。自蘆草中起。趣村而行。經包穀之田。少遲田中。蓋此時飢疲極矣。遂飽餐半熟之穀。果余腹始止。旋及吾村。見吾鄉人聚三四於團瓢。

之前。燕薪坐談。余蛇行而前。伏於小樹之後。料彼目力。必未能及。以余身已伏光線之外。余此時。蓋欲偵其所言。果否及余者。迺彼人所言。竟一一如余所料。咸不直。余且加余以妖妄。謂此村旦晚且覆。此絕大之神巫。竟爲摩波所弑。萬非吉兆。且聞富人爲吾所擊。必欲求索償款。下此更聞吾父發令。令族人明日四出偵余。何地得余。卽於其地行戮。余聞言竊笑。謂彼輩縱極力偵我。必無物足以藉手歸也。方彼言時。有雄狗一。臥諸火次。以鼻仰空而嗅。余遠矚。莫省其狗爲誰畜者。當來時。竟不計村中有狗。迨見狗。始惶惑不可止。嗟夫。天下非身經其境。莫能悉也。此時狗嗅久。乃大嗥。且向樹嗥不止。

中有老者語曰。狗胡吠。且趨狗吠所嚮處。往求索之。他一人方吸鼻煙。欠伸弗動。曰聽狗所爲。且若必以身偵賊。飼此狗胡爲者。老者嗾狗。狗且吠且前。旣至。余識爲家狗。庫獅。良狗也。余見狗至。窘無所措。狗嗅味知余所。乃噤不吠。以舌舐吾面。余微語之曰。勿吠。狗聞言。乃臥。余側。老者疑曰。狗安適。茲不吠者。必受迷藥。不爾者。弗吠矣。

胡再不歸。他一人曰：「當就覘之。」行時挾小矛而前。余復震。計此來余必不免。否則當逃。余方欲行。見有絕大黑蛇。一從人叢中蜿蜒入村。村人盡避。乃不迹。犬而逐蛇。爭言曰：「狗適吠者。吠此耳。蛇者。余守尸之神也。見神以脫。余於阨。」

衆既去。余乃伏行左轉而去。而庫獅仍竊竊隨余。余初意將死。庫獅防其狡黠。詐余入於危險。復將揭鐵裙叩其腦。而狗疾搖其尾。坐吾前。吾手殊不能下。因舍之同行。余意蓋欲私入吾團瓢中。索小矛及皮褥。得此二物後。更尋巴利格與語。自計吾所居團瓢中。必虛而無人。舍我外。實無一人敢入居者。而努馬之居。則去余庭不數十武。處余廬右。余此時潛行至護廬籬落之外。將及門。乃不見一人。而荆扉大闢。異於常時。闔扉之職。早晚屬余。余行遂無闔此扉者矣。乃令犬臥扉外。余闖然入。至廬外。靜伏以偵。廬中果無人。一絲呼吸之聲。均未聞也。余乃摸索以入。取小矛水壺及木枕。此枕鐫刻至工。不忍舍之。以去。摸索久。乃盡得之。旋將取褥。右手忽觸冰寒之物。乃大震。審之人面也。且死人之面也。死者卽爲努馬。陳尸。吾廬將以待瘞。余此時魂

震○膽○落○爲○狀○幾○殆○努○馬○之○尸○陳○於○沈○黑○之○中○獾○狀○較○諸○生○時○尤○厲○余○將○飛○越○出○戶○忽  
聞○有○婦○人○之○聲○款○語○戶○外○審○之○卽○努○馬○二○婦○大○婦○自○言○來○守○亡○人○之○尸○余○思○以○計○自  
脫○覓○屋○漏○中○得○微○燈○光○影○伏○而○不○出○旋○聞○努○馬○之○胖○婦○喘○息○如○牛○將○入○戶○近○尸○矣○余  
愈○無○術○可○出○此○戶○而○胖○婦○至○尸○次○且○哭○且○咒○余○死○然○實○未○知○吾○尙○隱○窺○於○戶○後○先○是  
余○觸○尸○時○不○知○所○措○及○得○人○聲○心○畧○定○忽○念○是○人○生○時○爲○謊○人○之○人○乃○謀○爲○彼○死○後  
之○謊○謊○其○家○室○遂○以○手○挺○其○尸○起○諸○尸○榻○胖○婦○疑○尸○變○大○號○如○鬼○嘯○余○僞○爲○努○馬○之  
聲○呼○曰○媪○宜○稍○靜○勿○喧○囂○怛○化○余○已○死○胡○乃○不○令○余○少○休○噉○哭○胡○爲○胖○婦○聞○言○大○哮  
喘○少○須○復○大○號○余○仍○飾○努○馬○之○聲○言○曰○汝○仍○爾○乎○吾○將○以○術○令○爾○弗○聲○乃○力○推○死○者  
之○尸○撲○胖○婦○胖○婦○立○斃○至○於○後○人○有○救○護○之○者○與○否○則○不○能○知○矣○余○此○時○力○掣○吾○禪  
視○之○非○禪○乃○努○馬○至○美○之○裏○衣○爲○貓○皮○所○製○價○值○三○牛○余○得○之○疾○走○犬○隨○吾○行○時○村  
中○酋○長○爲○吾○父○去○吾○廬○二○百○武○之○遠○則○吾○父○居○也○巴○利○格○實○與○吾○父○同○居○余○不○敢○遵  
正○門○入○以○門○有○闔○者○防○爲○所○見○乃○用○小○矛○剖○蘆○籬○近○茅○屋○屋○卽○爲○巴○利○格○臥○所○巴○利

格與諸妹同居者。余審巴利格所臥處。枕首何嚮。因蛇行穴。茅入茅結甚厚。穴之。殊久。方得竄。既而又念巴利格若易牀寢。則吾穴不與之近。誤呼他妹。醒又將如何。思及此。欲中道逸出。自行。方欲舉步。忽聞穴中有女子醒而哭。去余穴稍遠。余念此必巴利格哭。其兄無疑矣。乃以唇就茅壁。呼巴利格曰。女弟骨肉。爾勿哭。吾摩波在穴外候汝。今且默起。就阿兄。攜爾臥褥。而巴利格絕聰慧。聞聲無懼色。不類常女。且知余所爲。少須立起。自茅屋中竊出。攜臥具於腕上。密呼曰。阿兄何以至此。吾憂汝必見殺於仇矣。余曰。妹勿聲。因密語以策。且曰。妹能從吾遁歟。不爾者。吾職已盡。妹此出。即可云送阿兄行也。巴利格聞言。少夷猶。乃言曰。阿兄待我。我行也。吾於此同種中。最戀者厥惟阿兄。明知事一敗露。去死甚速。兄之速我長行。速我死也。顧吾以骨肉之故。卽死勿靳。余此時並未計及。妹言云。何既而神定。乃躡步。仍出籬罅。庫獅從余行。已而行過陂陀。取道向蘇嚕。

#### 第四章 摩波與巴利格夜遁

是夜之中。余均在道上。行。迨狗行亦怠。始少止於包穀之田。防日中爲邏者所得。嚮午時。忽有聲自遠而近。余自包穀稈中外覩。見吾父從數人奔出偵余。遂赴鄰村。詢余蹤跡。已乃不見。天暮。余復前行。私慶不死。忽道遇一嫗。怪余行狀。顧不發語。自是以後。日夜行弗釋。防此嫗道遇追者。則必以余之蹤跡語之。已乃果如吾料。第三夜。余復宿於包穀之田。穀已爲人蹴踏。都盡。田中僵臥一尸。皤然老翁也。徧體創竇。皆滿如爲毫彘所刺。余見而大疑。因行稍前。而莊園林墅均焚燬。無遺。余跽伏殘椽。敗壁之下。爲狀甚淒。瑟後此眼中所矚。亦習轉覺。今日所見者。殆爲恆狀。以道中所見。陳尸積壘。多以數十爲數。無老無穉。無男無女。及抱兒於乳下者。均浴血而臥於被火之場。徧體露矛穴。血液凝沍。地爲之赤。如西日將落之象。由外象觀之。似天上大神。以人血膏地。示其威武。巴利格見狀大哭。且行倦無食。狀尤可憐。即所得食。惟青草與半熟之包穀而已。余謂吾妹曰。此地殆爲敵所滅。方余言時。尙隱隱聞籬次有人呻吟。受矛而未殊者。余趣觀之。有少婦臥籬下。雖創重尙生。去此婦人略遠。則一



尸橫焉。似其夫也。在尸之前。尙有數尸。則他種之人。惟此人之死。似與人格鬪而死者。婦人左側。列童子之尸三具。其一最少。近此婦人之側。余注視久之。而婦人忽醒。見余執矛。因呼曰。胡不速刺我。爾輩置我於半死。尙未足乎。余曰。我非汝仇。安能殊汝。婦人曰。然則當以水賜我。此村前泉。甚清。瀏可飲。

余乃呼巴利格來視此創婦。余出軍持取汲澗水。澗上復見陳尸。余起。此尸。尸起。水激。血污。盡逝。余乃以水餉創婦。婦得水大咽。氣力稍蘇。余問婦人曰。胡以至此。婦曰。此卽鼻俠查革。爲蘇嚙大酋。無因來蠶食我耳。彼於今日侵晨。如風雨驟至。村人方在夢寐之中。吾聞聲遽起。此死者即吾夫及其數子。吾倉皇中舉家皆出。吾夫挾刃與盾先行。以力與格。君試觀吾夫之死。狀猶勃勃也。彼手殺蘇嚙賊三人始蹶。敵遂執我。盡刺殺吾子。且刺我無完膚。彼輩蓋謂余爲死矣。俄頃作鳥獸散。吾不知其來何爲。意吾村之酋。不欲以人助查革行虐於瑞德之族耳。語已大哭。亦逝。

余妹見此大哭。余心不覺亦動。自念凡人殺鋒過烈。其人必有賊行。設其人無嗜殺

之心爲禍。何以至此。此余當日思想也。今茲則宗旨變矣。須知天下之用殺機。恨不能於大處著手。果用不違於正者。則何至不保其自立。余此時見識。如出殼之雞。故頗以嗜殺者爲病。迨亡國之後。眼中已熟此境。知不能殺人者。將爲人殺矣。今茲事冷如冰雪。百思不能沸。吾熱血矣。若以查革當日勇略論之。流血被川而下。至於尋常掬水而飲。皆須先辨血腥。當日之民。咸知死所。然默然待盡。無敢微呻。究竟如是死法。亦復奚異。設其人至今存者。亦終蹈於一死。萬無可免。噫。天下人之死。有何輕重。若云死悲。則生時已大誤矣。

余是夜宿此村中。輾轉不能寐。是間毅魄大能爲厲。夜中往來呼嘯。鬼影憧憧。此亦天然之理。甯復足怪。鬼中男者。覓婦母。則覓子。鬼羣相索。厥狀至忙。偪余二人深患死者。遷怒於我。當無全理。乃與吾妹以手相扶持。而顛即庫獠亦噤不能聲。有時乃大嘯。余見諸鬼往來似均不見我。迨天明。鬼哭漸微。遂不復聞。

天光甫射。余卽起遵路。分死人行。達於官道。此道直趣。可以得查革之村。道中均

此部人足迹及所擄牛羊蹄痕。不時亦遇蘇嚙部人死於道周。似被傷而仆者。余且行且疑。此來莫卜其吉凶。及所謀之臧否。計余所見。大爲寒心。防一至即觸其刃。然自計無迴旋之地。因語吾妹且行。行必得所歸宿。時旣倦且飢。狀如失魂。巴利格曰。請兄試坐待死。死當無累。二人乃瀕溪而坐。余此時心中尙不欲死。而亦不能不謂巴利格之策佳也。方余坐時。庫獅直步入林薄之中。移時聞庫獅勢急如激矢。且嗥且鬪。余立起赴林薄中。視犬犬已博得牝鹿一高大如之。此鹿蓋宿於林中。爲犬所得。余乃出矛死此鹿。大歡曰。吾得生矣。牝鹿旣死。余取其股就溪滌之。生噉其肉。以余此時不得火。無從熟食。而生肉腥而難噉。顧飢疲已極。雖知其無益。亦故飽之。且就溪次滌其面。而巴利格遠矚。忽露驚怖之色。曰。遠瞭山峯有數矛鋒出於其上。已見六人披甲遠遠而至。其人皆吾族之人。爲余父從者。疾力追余。不審或囚或殺也。此數人見余。噪而大奔逐余。余立起亦逃如奔鹿。蓋畏怖自頂及踵矣。地勢旣偏。臨余前者爲平陂。其下卽長河。河流蜿蜒如蛇。其右陂陀漸高。余不知出

陂外爲何地。余思是必查革村矣。計此時非沿河行。必不自脫。時追者已近。且健碩  
 有勇概。見余奔越。益怒。而余奔甚速。竟臨河次。河水漲岸。其闊無垠。且上流激噴。作  
 旋渦形。時濺白沫。下觸危石。漸下流愈。駛觸之立死。其旁儲爲小泚。水勢稍平。巴利  
 格曰。阿兄今如何者。余曰。死佳耳。死。死。死。唯妹所擇。巴利格曰。水死較易於鐵死。  
 余曰。然。設靈蛇及祖宗之神向我者。我或能游而出於難。余遂同巴利格至河上。立  
 棄諸物。唯餘一矛。乃啣矛於口。立墜溪。急涉而渡。水及余胸。下不著底。移時至溪心。  
 而庫獅爲余前導。追兵已及岸次。中有一人呼曰。孺子。乃能游耶。汝死必矣。設爾弗  
 及岸者。則吾必將死汝。汝卽逃諸天際。吾輩亦必得汝。於是擲矛擊予。方矛下水。飛  
 警如流電。然彼人呼詈時。余二人急泅而渡。至於急湍之上。湍大至。推余下。然余尙  
 能絕流而過。不爲所蕩沒。能躅此急湍過者。當得岸不爾盡矣。已而垂至對岸。岸次  
 尙濺飛沫。余并力前。與水角。巴利格亦勇敢。泅亦絕疾。巴利格固勇。然終竟女子。已  
 爲水推入。下流。落余後。余力亦不能拯。時余足適觸巨石。遂立而回矚。見八尺外。渦

水如沸。余不能赴。而拯以大勢。下。巴利格固無生法也。庫獅見狀。力趨。妹許大吠。以首向岸。巴利格遂力掣。庫獅之尾。庫獅猛洩。而前。巴利格右手掣狗尾。左手及足。作拍浮狀。稍及岸。次。余授矛柄於巴利格。巴利格力握矛柄。已渡過。旋渦。予挽其左手。庫獅用尾助力。二人遂登岸。巴利格臥而脅息。

此時追者視余渡河。仍大呼。詈。爭趨下流。余呼巴利格曰。趣行。彼趨下流。覓淺灘耳。巴利格曰。兄聽我。勿憚追兵。然余力挽之行。少須。巴利格呼吸稍定。余同巴利格力登高陂。逾二少時。至嶺脊矣。遙矚嶺下有巨村。余謂巴利格。此村必查革所居者。巴利格曰。以理揣之。必爲查革村。然就之亦死。奈何。今前後皆死。余二人據死之中心耳。仍力行。合官道。道入山村中。俯視長溪。而溪尾之流亦入村下。此村路蓋是間大俠所常行道也。余遵路行。去村踰半小時。迴望追者已及。共五人。想其一死於溪矣。余力趨村。顧罷極。莫能迅。而追者漸近。余乃思用犬。此犬絕猛。余一呼叱。彼卽前撲。余卽呼犬示之。以意。明知此犬一前。必無幸。然不能惜矣。犬知余指。哮勃向前。脊毛

皆豎。追者爭集以矛。狗銳進力嚙。追者少止。最後一矛中犬要害。犬疾起。取用矛者之頸。立僵。人狗并命。皆死。嗟夫。狗義寧可及哉。此狗之產出自內地。前此曾斃一豹。庫獅之列傳至此終矣。

方人狗攻取時。余二人已疾行逾三百武。及村鎮之門。村中不審何作。但聞有聲。煙塵爭飛。此四人棄死人弗顧。仍來取余。余策必不能及村鎮之門。已爲所取。巴利格此時雖能行。行步甚槃散。余忽有奇想。湊於腦際。念旣脫巴利格至此。非力救。何名爲義。巴利格不得我自入山村查革見之。寧能卽殺此美女耶。因大呼曰。巴利格趣行。語已。遂稍後。巴利格警極。如瞋其目。不省何意。判命趨村入。余坐於地上。通其呼吸。思力格來者。肺葉互擊。熱血上潮。沸於耳際。若鳴鉦鼓。此四人者。已迫余。余挺矛以待。時復覩紅色之衣。在余眼前。飄忽高下。不止似爲神集。余惶恐之心。立釋而來者。駢矛而進。前矛兩。後矛兩。約五六步。大呼疾進。且蒙盾自衛。余諸無所有。但餘一矛。覺兇如癩發。乘其銳進時。余立待之。待其縮矛稍向後。欲出。余卽舉矛。趣步。剗其。

腹。彼。矛。遂。空。發。不。及。余。僅。及。余。肩。作。小。創。而。余。矛。則。直。貫。其。腹。立。時。顛。頓。於。平。地。之。上。沙。土。交。起。覆。其。尸。余。遂。失。矛。鋒。僅。握。其。柄。柄。短。小。如。小。矛。余。卽。仗。此。更。鬪。其。第二。人。復。進。撲。余。其。高。如。樹。余。自。顧。已。絕。望。似。有。墨。霧。蓋。余。頂。悒。悒。若。觸。微。光。余。趁。光。疾。抱。敵。股。敵。仰。跌。余。疾。拾。其。矛。敵。方。欲。起。余。矛。已。下。中。其。脊。背。鋒。利。若。貫。樹。葉。立。斃。余。亦。大。奔。蓋。余。銳。氣。已。盡。挫。無。更。殺。此。後。二。人。之。望。矣。余。奔。時。離。巴。利。格。尙。一。百。步。而。巴。利。格。已。僵。於。道。側。狀。如。中。酒。余。疾。趨。其。側。距。村。門。尙。四。十。武。巴。利。格。實。無。力。更。起。耳。目。全。失。其。官。余。癡。立。其。旁。此。二。人。者。爲。死。者。少。須。移。時。行。稍。後。余。而。至。時。尤。哮。怒。不。可。止。而。村。門。適。開。中。有。羣。壯。士。擒。囚。出。壯。士。之。後。尙。有。巨。人。臂。上。蒙。豹。皮。笑。靨。迎。人。旁。列。謀。士。五。六。身。後。尙。有。壯。士。數。十。壯。士。見。余。時。而。追。者。剛。及。余。次。壯。士。叱。曰。來。者。何。人。孰。敢。殺。人。於。巨。象。之。旁。爾。須。知。此。間。人。唯。受。戮。於。象。耳。此。二。人。對。曰。吾。麥。革。丹。馬。羣。從。追。彼。兇。逆。殺。人。之。人。壯。士。試。觀。吾。已。有。二。人。死。其。矛。下。尙。有。一。人。在。彼。陂。陀。之。次。是。人。罪。大。惡。極。在。法。君。當。許。我。殊。其。人。壯。士。曰。此。事。宜。向。象。決。進。止。象。意。尙。

未必許汝行事也。時蒙豹皮之巨人聞言立前。爲狀碩大無朋。年約二十許。高逾從者徑尺。其胸博逾恆人。儀表懍懍有威稜。二目怒發。漏赤光如烙鐵。蹙眉語曰。孰敢就吾村門動此塵。時有壯士鞠躬呼曰。查革大象。彼來者所言。似見追者。實爲罪人。查革曰。殺惡人當也。聽之。殺追者曰。謝魁人言。查革曰。止。復語其從者曰。是追罪人之人。旣殺見追者之後。可支解其體。令其自歸。以彼乃敢挺矛於吾蘇嚕之界中。追者聞言。乃乞哀無數。查革曰。勿頌我。蓋是時追者頌查革。忽天忽日。禱無已。查革怒。故有是言。二人聞言大震。謂討罪而反受刑。在人律中固無此酷。時查革傳令。令去其舌。曰。蘇嚕中安有此乞哀之言。吾母牛聞之。亦將愧憤而落其犢矣。又語從者曰。爾輩觀之。尙有女子臥路次。何也。從者曰。戮之乎。查革曰。須之。此二人先塗以蜜。寘之蟻窟。至明日。良心見矣。行使蟻盡其肉。見心也。復言曰。此二人亦宜殺。二人蓋指余及巴利格。余見巴利格罷極。迨得此言。其去長眠之期邇矣。從者近余。余大呼曰。查革聽之。我摩波也。此爲吾女弟巴利格。查革莊容答曰。摩波來乎。此若妹耶。願



爾平安。余對曰：查革。吾爲麥革丹馬子。藍靖尼族人。當時卽授君以水。爾時君我均冲齡耳。蒙君見約。謂君得志。長影蠹雲。時當奔集。君之肘下。且發誓護我。我故謁君。且以妹來。今乞君勿食。前言。余言時。查革沈吟。似傾心聽我。久乃曰：此非妄言。吾滋歡悅。迎汝。汝今如一。馴狗附我。我將掬餌飼汝。若妹至此。吾亦無詞。蓋余前此之誓。當赤爾族。爾妹雖預來。亦在不留之列。余曰：妹美。殺之可憐。且我甚愛此妹。乞命於酋長。勝於佳珍。貺我多矣。查革曰：試起此女觀之。從者乃扶巴利格面查革。查革觀已。曰：麥革丹馬子。爾言信也。吾今果貺汝以物矣。其赦爾妹。勿誅。令人吾茅屋列姊妹之列。今爾試言其逃此之故。余坐而誠語之。查革聽言。甚惜余。語已。查革無他言。但曰：此狗果生者。吾亦弗殺。匪特弗殺。且欲置此狗於爾父屋上。爲藍靖尼大酋。語已。謂其大將曰：吾曾立誓。盡殺藍靖尼人。今吾將食吾言。勿殺此二人。此二人中一人死。一人則聽其自由。因復指城中擒出之囚。示余曰：摩波。是人甚無膽也。昨余征取一村。村中人爲余蠶食。都盡。爾二人遵是道來。曾見是村橫尸無數。否此人及吾。

從者三人實與彼村守者抗。彼村守者力欲保其妻子，令勿死出鬪。甚力殺吾從三人。此人不敵，前與敵，但遙擲其矛，令死。且刺死其妻。其妻婦人耳，殺之。奚勇在法，宜以力搏守者，勝之方爲男子。吾今將示之以死法，令此狗博爾村之二豕。此豕卽從爾。豈出者語時，以矛指吾村。二人曰：爾苟更出其勇力，如追摩波時，與吾士鬪，則生矣。爾二人當自計之，何人應死，示我以的。我將以此狗與汝敵。汝二人皆豕也。一豕果死者，吾必留其一，還汝豕。

然此二人者，在吾族爲兄弟，彼此相愛，各欲爭死，相推以自由。二人爭前求鬪死。查革曰：榮哉！豕羣也。此事決矣。衆觀吾矛向天而卜，設矛鋒嚮上者則高者生，設倒墜其鋒者則侏儒生矣。遂舉矛三轉，向空而擲，衆皆仰視。已而矛柄着地，查革語高者曰：爾趣歸麥革丹馬村。語其人曰：查革言查革獅也。前十餘年前，爾村人斬牛乳弗與。今日爾老狗之子曰摩波者，登爾屋脊大嘯矣。蘇嚙之俗，每凶兆來時，狗必登屋而嘯，此蓋謂大禍將至矣。此人聞言，與其弟執手爲別，遂載凶兆以去。查革發令，出囚與侏儒鬪。二人并命甚力。

而侏儒大勝。囚死矣。侏儒狂奔。蘇嚙族出五勇士追之。勇士雖力追。而侏儒走如脫兔。遂免。查革亦不怒。吾意五人之不得侏儒。必查革使之勿及。此卽查革殘虐中之善心也。凡人能勇。則查革必縱之勿死。惟查革有言。違之則死。故所部奉令惟謹。余此時見吾族鬪勝蘇嚙。亦私喜過望。而此囚乃甘心於婦孺今日之死。不爲非天蓋婦孺之死。余所目矚。又得查革言。知凶人卽屬此虜也。

### 第五章

#### 摩波爲神巫領袖

此卽余與巴利格至查革獅王村中之故事也。此故事殆如種樹。徐徐生長。其萌芽則出自洛巴革。實爲天下屠伯。與美人蓮花娘鍾情之軼事。有令人可驚可哭者。蓮花娘爲吾女。洛巴革則無人知其身世。蓋查革子。余妹巴利格所出也。

此時巴利格從盛罷中甦。風貌復故矣。查革遂以爲妻。列之羣雌中。號爲姊妹。余則任神巫司醫藥事。查革亟稱余醫術。升爲神巫領袖。地望絕高。數年中。余大富贍。買妻數人。且廣有牲畜。然雖富貴。爲道至危。余雖晨起甚健旺。尙不審宵中免否。僵臥。

於血泊中耶。以無數神巫。均血查革之刃。巫之爲業。無生全及白首者。設有一日王病。或殷憂叢其身時。必以利刃加神巫。快其意。而余獨倖免不死者。以余藥甚神。又查革誓之明神。留余命不之殊。盛寵之至。至於王何適者。余亦何適。且余居甚邇王居。凡王議政時。余恆坐其後。至於戰陣。余則侍王之側。噫。若以當日野戰之狀言之。橫空驚鳥。盈千累萬。隨我大軍。軍後則野貓咸羣。遂以甘酪。截無一枵腹歸者。余於第一次見查革搏戰。余隨行此景。嵌之腦中。至死不能滅也。事在王築堅砦之時。砦居安拉德河之南岸。戰地卽在此。時瑞德來攻查革。查革調十大營兵出禦之。每營可三萬人。人皆握短槊。戰地據斜陂。列陣極長。迎面則瑞德軍。可十七營。空曠之地。爲敵兵蔽塞。都盡之作。黑綫莫知其端。兵士戴翎。毛色白如雪。彌滿空氣之中。余與敵軍隔一小澗。細泉泡泡作聲。宵中余砦火光。熊熊射敵陣。壯士長歌。谷爲反震。通宵達旦。遲明時。牛見日光。乃大鳴。於是壯士皆起。自以矛擊盾上露珠。排而去之。時敵軍亦盡起。觀其狀態。似踴躍待死。王下令。連營皆挺槊待。余望陣。或見矛鋒。或

見。矛。心。受。日。作。光。射。人。而。和。風。扇。人。羽。毛。咸。動。平。原。一。片。爲。狀。如。草。之。偃。草。而。衆。草。中。爭。出。矛。鋒。又。若。稻。之。露。穗。矣。其。在。小。山。之。脊。日。光。映。射。此。日。光。蓋。照。人。喋。血。久。矣。流。光。射。盾。盾。面。作。赤。色。日。光。漸。高。戰。場。皆。徹。各。弁。之。頂。則。別。以。白。翎。人。人。咸。在。血。光。中。蘸。作。赤。色。矣。此。局。衆。皆。知。之。知。兆。之。非。祥。然。皆。澄。心。以。待。并。命。實。則。人。生。莫。不。有。死。死。亦。何。靳。男。子。非。死。刀。矛。詎。爲。男。子。且。身。非。爲。王。死。而。誰。爲。者。矧。得。死。卽。爲。戰。士。之。旌。苟。得。勝。着。其。愉。悅。甚。於。新。婚。其。樂。何。極。時。戰。鼓。已。轟。軍。樂。大。奏。人。人。咸。感。動。向。左。爭。起。前。行。後。繼。狀。如。蹴。鞠。

查。革。忽。先。行。挾。其。衛。士。及。我。狀。如。巨。鹿。二。目。漏。兇。光。鼻。孔。仰。天。而。吸。似。嗅。空。氣。中。敵。人。之。血。香。查。革。至。此。高。舉。其。矛。矛。舉。時。萬。軍。皆。寂。但。聞。軍。士。步。武。噫。氣。聲。排。山。而。下。查。革。呼。曰。瑞。德。小。子。安。在。語。時。聲。如。犍。牛。各。壯。士。同。聲。答。曰。吾。父。彼。在。吾。對。澗。也。爭。以。矛。鋒。指。敵。查。革。曰。彼。胡。以。不。至。彼。若。不。來。吾。將。垂。老。居。此。以。待。之。耶。衆。曰。吾。父。吾。不。能。待。法。當。前。撲。查。革。復。呼。曰。安。克。廬。兵。先。出。聲。已。全。隊。黑。盾。之。軍。直。趨。前。敵。查。革。

指曰。兒童。此吾敵也。爾出勿歸。而萬聲合一。答曰。吾父。吾從父言。萬衆直下山。陂如行獵。合圍。又如角獸以角。觝觸其類。大衆直至澗上。而敵軍愕然。安克廬兵揭水直渡。聲淙淙。然直接敵陣。敵我矛鋒。遂接。敵亦大呼曰。彼來矣。二軍乃大戰。矛盾相擊。聲如雷霆。吾膽幾落。時吾軍直貫敵陣。敵之陣勢。雖爲少動。然安克廬兵敗。復揭水反。存者僅有其半。餘軍盡沒於陣。此時查革微笑言曰。爾輩稍後。令安克廬女子入息。安克廬兵垂首挾槩。徐徐向陣後。查革微語司令者。司令者飛馳告孟西窪統帥。帥勒兵二營出。尙有四營。分左右撲敵。而查革尙居山上。餘三營未動。已而盾聲復大動。戰極酣。查革呼曰。男子哉。爾試觀此二軍。猛擊酣撲中。彼此不讓尺地。但見數百數千洞胸死。然未見一人退後者。以男子臨陣。不殺敵。卽死於軍法。蓋一身兼二死。故奔迅如此也。傷哉。傷哉。此二營無一人逃者。又皆年少之人。爲查革子弟之軍。卽孟西窪將軍亦死於尸山中矣。今日安有壯士如此等人者。此輩死敵。慨然無怨。懟聲而查革尙舉手望敵。更左右望。而矛鋒隱隱見於樹陰中。移時。此左右二軍復

遇敵顧瑞德軍既多且勇。死力相并。此時查革復有所言。諸將士皆引領聽。查革曰。此一出爲終事矣。蘇嚙子弟可徑前刺敵。勿餒衆軍。聞言。乃斜施行。舉矛嚮敵軍。呼嘯入。萬踵同趨。萬矛畢進。頂上翎毛崩奔赴敵。勢猶河決。又如大颶。將起白雲。結隊此卽吾軍撲敵之見狀也。而瑞德軍亦踐尸而來。越澗逼我。吾軍傷人尙在戰場。招手令赴。自不恤其死。蓋其人雖不能戰。而勇氣尙銳。於是吾軍復與瑞德肉薄。猶二牛之格鬪。此時諸無所見。但見天地皆成赤色。嗟哉。此一戰。直如巨帚掃塵。萬物皆毀。而山陂上下均染血腥。旣無人逃。亦無可逃之地。敵軍爲我所蝕。猶烈火之然炭。已而戰止。望敵敵盡死。瑞德並無能戰之人矣。吾軍十營出觀。日升三營歸。觀日落。餘軍所臥。日影永不之及矣。凡此卽當時查革成功之軼事也。

至安克廬所以奔北之狀。余尤能記之。方余隨查革歸村。查革召諸軍點名。徐徐語之曰。謝諸君爲我効力。然敗亦天數。爾女郎輩無罪也。女流見血而恐歸而覓路。亦自然之理。初令汝不歸。乃竟歸乎。然則留爾將何爲耶。遂出毡氈自蒙其面。麾親兵。

盡戮此逃軍。二千人且殺且謔。直同兒戲。當時膽怯之人。收局大率如是。自此之後。蘇嚕之人。益知敗歸必無倖。至每人可殺敵五人。設敵十人來搏者。其人尙不肯卽逃。爭以死爲度。此卽蘇嚕全軍遵率軍令之徵驗。是役後。查革獨霸一時。無一人敢窺足此村者。此戰之勝。乃逾數十次之勝着。查革每月中。輒以新軍出。用血滌其矛。去者絕多。歸者寥寥焉。然皆大捷。得牲畜無算。逐族之人。咸受夷滅。其幸不死而降者。仍弗予休息。編爲新軍。雖經月之中。死者恆數千。而軍力逐日增偉。未幾。隣村與查革爭雄者。無人矣。卽安蘇杜格亦先亡。猛森增沙隨之而燼。外此若安沙利加則舉族受逐。奔匿北方。馬德文一族。則夷爲平壤。於是軍力遂深入那達。我軍入時。百姓林立。不可以數計。迨收軍後。則零星踰伏於地窟之中。是族之人。留餘者此耳。無男無女。一掃而空。蕭然成爲淨土。因之移兵向阿馬潘都。其酋率曰烏伐庫者。大出兵格我。俄頃之間。烏伐庫亦滅。如是累年。蘇嚕之人。咸厭兵。雖絕利之矛。鋒至此亦鈍矣。



## 第六章 紀洛巴革生

查革一生宗旨。不舉其子。雖妻妾繁多。得子卽戮。一日語余曰。摩波。我豈能育子。令其長成。以矛椿吾喉。且加惡號。謚予爲霸王耶。若不觀彼首領之人。稱爲霸王。其死法若何者。爾試言之。彼人均死於所卵翼奴隸人之手。余何能效彼。我有良法。足以自保其靈魂。待我畢命後。聽彼強有力者嗣我而稱雄於此。查革言未移時。吾女弟巴利格已生子。於是余妻麻姑華亦生子。孿也。生後余第二妻育子之八日。村中故事。凡隸兵籍者。非中年不聽娶。防少年戀家。不能盡敵。必及中年始授以生人應入之圈。余以侍醫得寵。故破舊例。許吾得妻。且言此神巫甚良。能治婦人之病。且能已婦人錮癖。查革言固謬。然亦不無近似。

查革聞巴利格孀。然戀其美。亦未遽置之死。乃召余入。命余守巴利格。道兒生時。卽囊而獻之。查革則以故事畢。此嬰必如是。方知嬰果殊。不爲人匿也。余聞命鞠躬至地。乃奉令守巴利格。此時心沈沈如載重物。旣自念巴利格吾弟也。奈何盡其兒。且

兒。生。非。我。骨。肉。親。耶。顧。義。雖。如。是。而。王。令。不。可。背。查。革。生。平。偶。一。噓。氣。其。鋒。利。於。他。王。之。叱。咤。多。矣。我。何。人。又。安。敢。違。違。之。則。吾。一。身。及。吾。一。村。之。命。均。將。膏。其。矛。鋒。以。爲。酬。庸。究。竟。死。一。嬰。較。勝。於。吾。舉。族。之。截。盡。果。野。狗。之。腹。也。言。次。已。及。營。陂。森。尼。其。地。爲。王。妃。所。聚。居。地。余。告。其。地。衛。兵。言。奉。王。命。至。此。兵。乃。垂。矛。於。下。聽。余。入。余。遂。至。巴。利。格。茅。屋。中。屋。中。尙。有。他。妃。在。見。余。入。咸。避。以。禮。不。應。與。余。同。坐。余。乃。與。巴。利。格。相。見。

久。之。巴。利。格。無。言。余。亦。嘿。然。巴。利。格。喘。而。且。泣。余。曰。傷。哉。嬰。媿。若。悲。慘。之。事。來。矣。巴。利。格。曰。悲。慘。固。爾。然。可。悲。之。事。此。尙。權。輿。嗟。夫。殘。人。乃。忍。出。此。且。吾。已。早。知。兄。來。意。矣。兄。來。得。毋。取。我。新。育。之。兒。乎。余。曰。婦。人。聽。之。此。王。令。也。巴。利。格。曰。王。何。令。我。豈。無。詞。以。處。此。此。固。王。盾。甯。謂。非。我。子。耶。此。兒。出。我。腹。中。乃。聽。爾。從。而。殺。之。摩。波。爾。獨。無。心。安。忍。爲。此。且。吾。不。與。兄。同。出。患。難。乎。奈。何。死。我。兒。爾。弗。憶。兩。月。前。王。方。怒。汝。不。能。已。其。病。將。殺。汝。吾。不。嘗。代。兄。乞。哀。時。時。感。動。以。王。之。誓。言。今。茲。兒。之。生。死。乃。出。之。兄。

卽兄所以報我乃不思此兒爲我始生之兒耶余曰婦人聽之王令安可違吾心此時已劈而兩之汝何喋喋

巴利格聞言大悲以面面牆且悲且號方巴利格哭時茅屋中燈光忽爲之隱有一婦人入余迴矚來人爲誰婦人已泥首於地禮我禮我者王母安鶯諦也號曰天母當日卽吾母不授彼以乳酪者余稱曰天母萬福母曰摩波無恙爾試言巴利格胡哭爲意豈婦人應有之悲傷耶余曰貴媪問巴利格當自悉巴利格曰天母問吾胡哭乎此人爲吾兄適自彼處來且遵彼之號令其人卽爲吾主爲天母之兒其來將戮吾垂育之兒嗟夫母乳曾爲王所吮者請爲臣妾乞兒命母孫生時勿令就戮安鶯諦曰死亦佳事脫不如是者則衆仇將羣起而爭覲此日此日殆將喪矣

意指查革殺兒

將亡其國巴利格曰吾度此兒生時必胖而馴善母安能不憐之母曰安有是事吾不嘗生兒耶日吮吾乳日拔吾髮今則兇險至此當日甯非嬰耶巴利格曰天母王子安必其如是母試想無孫枝以慰母暮年甯謂幸福母詎坐視大樹之根聽其枯朽乎

王固吾主。一生在戰陣中。奚知其不陣殞。果至此。母將如何。森西葛那之親。不其替乎。矧王無兄弟。旁枝入繼者。又復何人。卽此呱呱者。安謂非天母之血肉。何事。母愬然不臣妾之聽。今且勿論。但以少婦求老嫗在法。亦當見憫。或救吾子。或並殺吾母子。在天母一言。安驚諦聞言。色頓變。流淚被頰。曰。摩波且奈何。余曰。吾明日必得死。兒設一動疑。雖蘆葦亦將告王。以此母知查革深矣。明日將何言以報王。雖然。蘇嚙中。詎無新誕之兒耶。巴利格斗起。聲甚微細。如蛇噓息。言曰。摩波。汝聽之。汝婦非新育乎。天母聽我。阿兄聽我。爾勿謂我行詐害人。我救兒心切。恐二人均將爲我而死。母與兄宜趣救我兒。否則我今將告王。曰。母與兄合謀救兒。殺王則母與兄禍且不測。今宜擇所嚮。媪聞言。幾僵。余亦索然。彼此相視無語。久之。安驚諦曰。摩波以手來當立誓。行此祕密之事。如我之立誓不負汝焉。今此子影尙未見。然安知其異日不王蘇嚙者。則王舅之封當位。諸臣上爾時。凡爾有言。王當悉如爾意。爾卽王耳。設爾若背吾盟。則爾當知奇禍不遠。死者不獨我一人。余曰。天母。吾願立誓不洩其事。安

鶯諦曰。麥克丹馬子爾言當。巴利格曰。阿兄至愛我。兄行當速爲我摒擋其事。我心甚悸動也。今且去。爾苟弗爲我善成之。吾亦無恤。亦將置兄極地。即我與兄同死也。

余受命即出。門外衛兵言曰。爾安適。余曰。吾將以善藥來。余雖以詐語愚衛士。而心震震如有所牽掣而下墜者。此時本欲逃而之他。然爲情所束。正復不能。而亦不敢。噫。余今日乃歸殺子以子命代。巴利格嬰兒死耶。然則余謀故與王謀左矣。是兒果生本足升如朝。日顧以王之威力乃能抑日無光。而亦何濟。吾今惟決計逃耳。往依他種之族自聊其生。是間安可活者。自計身居查革影中。他無所望。惟去死至近。此時且思且行。遂及吾廬。始見吾妻麻姑華孿育二子。余乃盡靡吾家人出。特留麻姑華坐語。尙有他妻曰安尼娣。於八日前亦生一子。孿生者次爲男。墜地卽隕。留者爲女。卽尼達村人所稱美人蓮花娘也。余見殤子乃大悟得生路矣。語安尼娣曰。以殤子示我。意豈未死家人誤爲死耶。余將置之村外空氣中以藥甦之。生安尼娣曰。死

矣。即藥無濟。余佯怒曰。汝烏知者。趣授我病兒。二婦乃捧死兒授我。余置之藥裹中。囊外加以蘆席。遂行。命家人曰。勿令一人入戶。且勿言孺子死。苟違吾令。藥且弗驗。兒亦弗生。余行後。家衆大惑。以吾鄉風俗。凡孿必尅死其一。若全生者。實駭人聽。余遂奔及營波森尼草宮前。語衛士曰。吾載藥來。衛士遂聽入。余乃及巴利格茅屋。中惟安鶯諦及巴利格二人而已。媪曰。摩波子生矣。余視之。兒甚偉。碩目長且巨。甚類王也。安鶯諦久視余。微語曰。死兒安在。余啟席從囊中出死兒。四顧毛髮皆竦。亦微語趣以子付我。二人遂授兒。余以藥傳兒。吻乃久不哭。藥之爲力近舌。卽暗得解。旋愈。因復取生兒入席。易死兒。復以韌紳周兒肩及耳際。俾受空氣。勿死。外仍泛裹以席。事旣。語妹及媪曰。吾所爲已如汝。二人之意。惟母妹當知此事。未獲結果。將來伏尸正恐。陳陳耳。今正當深祕。此言如封窰窰。脫少走失。爾二人其危哉。余出旣背藥裹。復攜死兒。而王子即居吾背裹之中矣。出後。以死兒示衛士。衛士亦無言。中有一人與余點頭曰。此着善也。余方欲行。忽遇王使者三人。語曰。摩波無恙。王方召汝。

赴英鄧格魯宮。余曰諾。吾即赴王宮耳。然吾須先赴吾家。視吾妻麻姑華不病否。王命汝來。非爲此乎。因示以死兒。且謂使者曰。君若急不能待者。可先以死兒往。使者曰。此非王號令也。王令趣爾立。至王前。余此時如水瀉。吾胸際意。王耳目多。乃風聞得吾實耶。然吾安能蓄生兒。面謾獫狁耶。然幸不示使者以疑。亦不露怖狀。尤不敢背。王令不爾者皆死。予因立答曰。諾。從使者行。遂至英鄧格魯。既至。查革坐於宮外。予長跪其次。行朝覲禮。王曰。摩波起。余曰。蘇嚕獅王。臣莫敢起。臣手中有王族之血在焉。幸王赦罪。始敢起。王曰。兒安在。余因指蘆席中死兒。王曰。示我。余解裹。王視久。大笑曰。此兒固王矣。何眞王爲。視左右斥去。死兒復曰。摩波。爾所殺兒。安知是兒。後非王者。汝奈何不懼。余對曰。出王命。臣無懼。查革曰。爾試坐談。查革語時。甚情。謂余曰。明日賜爾五牛。旌爾功。且擇牛時。當擇供御者。取之。余曰。王厚。臣拜。王賜時。王見余腰鞆。堅束以腹。枵耳。乃賜食。余食已。謝曰。王能予。臣歸視臣妻乎。臣妻方孕。臣當往視。王曰。姑止。勿行。試語我。以巴利格何狀。爾取兒時。又何狀。余曰。巴利格無語。

王曰。若取兒。巴利格哭。耶余曰。未也。彼曰。王令之出。即我令也。王曰。佳哉。彼敢哭者。罪亦死。今茲何人。與之同處。余曰。天母。余語天母。後查革。忽蹙其眉。曰。吾母安。鶯諦在耶母在宮。何爲吾敢立誓。彼雖爲我母。語至此。止。余亦無語。少須查革。復語曰。此藥裏中何物。語已。以矛指余背上。余曰。藥裏也。王曰。負此多藥。將往醫鬪士耶爾。試解裹示。吾余此時骨髓幾震而融化。乃佯笑。復王曰。王當陽奈何視藥。視藥病人事耳。王曰。敢之。吾常服此。安能勿視。且吾尙能醫爾。安愚我。余不得已。取裹去。王稍遠。鞠躬。敢其裹。方余敢時。汗被吾頰。狀如揮淚。設王見兒者。將如何。又兒甦而啼者。又如何。此時欲奪其矛。立刺殺之。旣又自殺於計。亦得。且思且敢。吾裹裏中均黃樹葉。及草根。其下則睡兒。裹以青苔。王坐而吸鼻煙。曰。藥質甚劣。摩波爾相。吾矛所中。中爾裹矣。遂發矛。中余藥。裹彼矛。發時。余神蛇撲。王王噫。矛左。遂不中兒。竟中藥。余佯頌。王曰。噫者。天賜王福也。王曰。謝摩波。此佳兆也。汝今且行。須如吾令。歸殺爾子。如吾子焉。子若長成。必爲爾累。大凡獠獅之兒。非淹殺之。將儲爲禍兆。余此時手顫而



裹藥甚力。自念兒甦而哭者。吾將奈何。已而事竣。起而與王爲禮訖。即行。余甫離英鄧格魯宮門。而嬰兒已甦於裹中。此聲若在一少時前者。吾事敗矣。守者曰。爾裹中儲乳狗乎。余不答。趣行至家。旣入。則二妻方對坐。余曰。吾生此兒矣。且言且啟其裹。安尼娣立起取兒。駭曰。是兒較前長也。余曰。因彼魂復歸。呼吸爲天風所扇。故暴長耳。余妻曰。是兒之目旣巨。且黑。狀頗類王。余曰。以吾神注兒目。兒目乃肖我妻。曰。此兒股際有奇誌。前所授病兒。乃無何也。余曰。余藥所灌者。妻曰。是兒決非我所授。長必爲禍於吾門。余大怒斥吾妻。設此時非余止此長舌。將立敗吾事。因曰。黑婦。汝閉汝口。汝惡敢出此妄言。爾豈欲招奇禍臨吾家耶。並欲以全家血肉之軀供王矛鋒。一飽耶。爾更詖如是者。當處汝環中矣。言禁也余僞怒以懾。俾彼畏死。自服安尼娣大震。乃長跽余前。求恕其死。余之爲此。惟患長舌爲災。將貽余以家禍。

### 第七章 洛巴革以語答霸王

年復一年。逝如流水。此事亦寢無人知。莫得迹兆。如是久之。詎一日。事忽崩裂。余警

怖幾死。此事惟天母與巴利格知之。外此則麻姑華及安尼娣亦知狀。此二人固默揣而知。然究何能祕之永久。時安鶯諦巴利格不能遏其愛心。然兒已屬我。字曰洛巴革。隱實王之裔胄。於是此二人不時臨吾家。僞爲存吾妻。抱兒於膝。憐之不已。余力求其勿賁。竟弗得。以愛情如縷。牽掣其心。力較余厚也。於是續續至。至此事決矣。一日查革見兒坐於母安鶯諦之膝。因問余曰。摩波吾母與爾子何涉。而保抱至。是設母欲親兒者。何以不臨親我。語時大笑如狼嗥。余曰。臣莫知。其所以然。茲事復寢久之。查革每以人候其母。時洛巴革既長且壯。在羣兒中。莫敵其健。顧爲狀。雖少而意嚮絕高。酷似其父。諸無所怖。週地球中。無愛惟愛二人。一爲吾摩波其父也。一則尼達蓮花娘。謂爲彼孿生兄弟也。

余今且叙尼達之爲人。尼達之日增其美。亦猶洛巴革之日增其碩且勇。余實自信此女骨血。萬非蘇嚙之族人。然余亦不明言其與蘇嚙異種。尼達之眼既巨。且柔媚。類吾族而勝之。髮長委地。直而不蜷。曲皮嫩。弗黑。其色似淨銅。均受諸其母。麻姑華。

然美麗過之。余評其美。舉黑種之人。無出其右者。麻姑華爲蘇哈西人。爲王所掠。與他囚並繫。王令爲吾配。人言此女爲蘇哈西酋長愛女。族名哈拉加西。顧莫省果否。爲其父所生者。此得之麻姑華自述。謂彼未生之前。有白種人寓其家。此白種人自葡萄牙海濱至。美丈夫也。能冶鐵。技極精良。然甚愛余妻之母。有人言麻姑華爲白人之女。正屬之蘇哈西酋長。余總觀前後。方吾妻未誕。而酋長已手刃此白人矣。而究無一人能明其究竟者。余語此。正以尼達蓮花娘之美。足稱爲白種之美人。非黑種也。由此推之。則其祖始必白種人矣。

洛巴革與蓮花娘。長日恆同嬉戲。食息未離。爲思一。爲言一。彼此相和諧。以余觀之。厥狀至婉妙。方少時。洛巴革出蓮花娘於死。凡再一。爲二人同行於村外。求山櫻桃。以實其嗛。且行且遠。竟得櫻桃。甜食不已。日已垂落。睡於樹下。夜中始醒。大風揚塵。陰雨如注。時交冬令。寒信驟至。百果咸熟。洛巴革呼曰。尼達起。歸覓吾村。不爾將凍。因是尼達大驚而起。挽手躡黑影。歸風起道中。遂迷路。直至遲明。覺二人同躡樹林。

之中。乃少息。復求櫻桃食之。更行永日。至暮復不得路。二人乃折取樹枝殘葉。偃身自熱交臂。復睡。又明日。二人乃大罷而樹櫻復稀。求食不得。竟及高峰之下。尼達罷。乃以首枕洛巴革之胸。言曰。吾弟若許死於是者。我甘之。然洛巴革雖稗齒。而見解至偉。乃言曰。女兒。凡人求死。當待其時。若死。不來。卽者。吾何爲死。汝今當少須。吾登高而望所嚮。由是舍蓮花娘而登。方半。已得櫻桃。且挖得樹根。甘脆可茹。旣飽。乃登至高峰之上。一望芳草。敷碧百餘里。其碧如海。覺東嚮隱隱。作白綫。似煙靄。卽出諸斜陂深黑之中。突突而上。洛巴革知爲村莊。且能舉其名。蓋王所居村。上有飛瀑。可辨驗也。洛巴革旣得所嚮。大呼下山。且攜櫻桃飼尼達。旣至。尼達暈不知人。飢極。且罷。女子質弱。故暈厥狀。似睡其旁。有野狗。洛巴革行近。野狗始逝。此時僅有二策。一圖自救。聽尼達死。此否則並臥而同盡耳。然洛巴革斗決第三策。殊出人意料。洛巴革自脫其腰鞵。以鞵約尼達於背。取道覓王村歸。顧道長莫卽至。旣暮。遇郵傳者於道。見童子赤身縛女子於背。以手執杖。且跛且行。目錫口沫。爲狀甚罷。而所縛之繩。

已陷入其肌中。有一人知爲洛巴革。卽摩波子。乃羣負之至村。道中欲棄。置蓮花娘。而洛巴革以手指其胸。諭肺葉尙動。衆乃並歸。蓮花娘其後。二子均不死。愛乃益篤。自是以來。余令洛巴革勿出。且不令挾其女兒。而此子好野行。如狸狽。凡彼所至。蓮花娘必從。禍復踵至矣。一日山村門闢。二人復潛出。覓取深谷。以谷中素號鬼。嘗人云。其中恆有神物往來。凡人至必立死。其事之信否不可知。余知谷中有一婦人居焉。其人性好穴居。攫生物而食。類深山中野人。久乃風狂。余試言其風病之所由起。以其夫爲王之神巫。或誣之爲眩人。能興蠱與王爲仇。查革用常律戮之。全村殲誅都盡。末及其三子。垂及眩人之妻矣。忽有異徵。見神於其前。婦風狂始作。衆釋之。衆之釋此婦。疑有神降其身。自是以來。無一人敢近之者。彼婦乃居谷中。此其受病之緣起也。婦狂時。每遇女娃。悲懷卽觸。以洩其殺子之憤。必死之而後已。人見其爲此。往往避之。婦每值月滿時。患乃益劇。每行長道。取人嬰兒抱之。疾走狀如野狸。人患觸神怒。亦無出而止之。甚至男女爲彼所殺者。亦不復過問。

洛巴革蓮花娘出門後。直趨此山谷。谷中卽嗜殺婦人所居者也。垂至。二人同臨澗水。而坐地離。風婦居不遠。然繁花繽紛水上。二人聚而疊之。是間果冬熱花冬開。氣候與亞西亞不同。疊已。洛巴革起而往覓石。蓮花花爲尼達所愛者。且行且呼。尼達聲徹谷中。風婦立醒。以此婦晝眠而夜出。狀如野狗。或聞聲或嗅得人氣。卽執矛起。方出谷口。見尼達坐於谿次。澆花乃潛行取矛。殺尼達。風婦行時。如有冷氣前襲。尼達竦然。尙未知風婦之躡其後。立撇其花。以目視水。水中見一獾相。婦人自山下蛇行至。髮垂其額。二目閃閃。作光如牝獅。尼達大駭。狂奔就洛巴革所行道。風婦力追洛巴革。聞尼達呼聲。臨崖而視。見一披髮婦人已近其前。握尼達髮。舉矛且下。洛巴革手中無矛。僅持一小杖。力擲而下。小杖疾中風婦之臂。風婦臂受杖。釋蓮花娘作怪聲。趨洛巴革。洛巴革健跳。避去。風婦矛復進。不中。怒復挺矛。此時洛巴革雖伏地避矛。然已着其臂。洛巴革側身。矛已脫。風婦之手。婦將俯而取矛。洛巴革疾起去之。稍遠而矛仍着洛巴革肩際。風婦益怒。反撲蓮花娘。將批殺之。洛巴革此時齟齬出臂。矛即以矛刺風婦。

風婦磔石投洛巴革。復不中。觸巨石碎。風婦雖猶酣進。撲洛巴革。進矛愈力。中其要害。風婦立死。蓮花娘進爲洛巴革裹其傷。創頗巨。痛極。尙健而能行。及村後。始告余以狀。

村人聞言。咸曰。此兒當置之死地。以所殺之婦人。有神附其身。殺之非祥。必殺兒以禳之。余不許。謂彼行戮。實自衛身。並衛其骨肉。非故殺也。法律恆人。皆有自衛之權。不殺彼。何由自衛。惟謀王則有罪。或與王所命之使者角。在律論抵。余且告村人。此婦人果有神附其身。則其神亦不爲正。天下安有正神而甘小兒之祀者。神若甘牛犢者。尙可言也。且吾俗尤無以人祀神之禮。即出征祭纛。亦不以人。惟巴蘇都犬族俗如是。而吾種人則否。然衆口仍以殺兒爲是。議論囂然。村中神巫大言。非殺兒則殃且立至。以此兒竟殺。噓氣成雲之仙姥也。尋王亦聞之。召余並洛巴革及神巫入宮。神巫進言。宜殺洛巴革。始足迴神怒。查革問羣巫曰。設不殺此兒。殃咎何驗。羣巫曰。死婦之神。將附於嬰兒之身。以大禍覆王族。查革曰。所謂嬰兒降神。神果以禍加

我耶。於是羣巫合眼面神。已而啓王曰。非也。禍不在王。在嗣王。查革曰。吾烏知誰爲禍。患加我。嗣人爲休。爲咎我。悉聽之余。不立後。不之慮也。查革語既。與洛巴革語。此時洛巴革氣概幾欲與平等。慨然無懾。查革曰。孺子。汝何言。汝能自明。其可以免死之故。塞羣巫之口。否。洛巴革曰。王聽臣臣之殺彼風婦。初欲自衛其身。非有仇也。查革曰。設此婦爲吾所遣者。汝亦弑之耶。獨不思神降此婦人之身。神卽王也。王特令其殺爾。爾奈何反弑王之使者。乃不許使者之殺汝。汝尙有何語者。洛巴革對曰。王聽臣。此婦初欲殺臣女。兄臣憂兄甚於其命。故進救之耳。查革曰。此何足惜。設吾有令。隨時均可殺爾。余豈不能猝發一令。門誅爾家耶。爾女兄何爲脫風婦爲吾神所附。欲殺汝。汝亦抗耶。此時爾更無言說對我者。立死。余聞言戰慄。知此兒必不免。乃爲神巫所中。竟戕我兒心。酸楚極矣。乃觀洛巴革忽昂其首。音吐瀏亮。不爲佻佻乞憐之狀。慨然直伸其枉。抗聲曰。握大權能殺人之。人聽臣言。設不許。臣更言者。則請就戮。王亦曾發令。令殺此風人乎。而羣臣抗王命。不殺恕其風也。臣已恪遵王之號。



令進殺其人。其人既癩且狂，爲王律之所不赦。臣遵王命行戮，臣乃僅得一死，哀哉。查革曰：洛巴革，汝言當也。命賜十牛，並人心一顆。此牛牲宜令其父爲牧。洛巴革，汝願遂乎？洛巴革對曰：是王旌臣之功。臣請拜王賜。王賜非輕，惟悅而賚者，乃眞受賜矣。查革聞言，張目而視，似有怒容。少須，乃大笑曰：此犢何以酷肖當時之犢，墜落於森西葛那村中，猶我之生時耶？孺子，汝當循是道行，能行是道者，則人將以王禮奉汝矣。惟汝當遠行，勿與吾觸。以二雄相競，萬無能洽之理。麾手曰：汝行矣。余大喜過望。領孺子歸。行時，神巫竊竊相語，似皆咎予。因之媚嫉益深，意將並誅吾父子以釋其忿。

## 第八章 記盜俠

自是以來，村中甚安泰無事。已而至果子節，此節殺人絕稀。時有盜俠絕夥，專以殺巫爲事。竟爲羣巫偵得，謂是人有妖術，興蠱以中王。一時雖有英傑之士，無敢抗巫。見巫威膽懾，巫怒者，其人寢食且弗甯，亦無人能知。明日，是否爲神杖所及，杖及則

必死。神杖者。巫之始祖也。能引人入鬼道。此時神巫所偵得之人。王亦欲治之。既盡得。乃大喜。然羣巫若挾私仇。不爲王所怒者。則王將不悅巫。惟神巫所履地。遇之靡不死。死其身且並死其家。似王之號令。亦爲巫言所惑。不能自衛其親暱之人。亦將憑巫一言而死也。一夕余進宮醫王病。王兀然若有所思。是日忽有一盜俠。及五將弁。爲神巫安伯剛馬所得。指爲叛黨。牽連及無辜之人。皆死。且戮其孥。是人既戮。查革頗蘊怒。出其天良。謂余曰。以吾觀之。神巫主蘇嚙。非我矣。然則收局將如何。設一旦吾爲巫所指。亦肆諸市耶。此神巫殊有權。吾淺不堪。彼人居吾國。若夜影百物。皆翳矣。爾試言將何術去其人。余正色語王曰。吾民危步於羣巫矛鋒之上。一落千丈。強矣。即使神巫亦自愛其生。安能力履矛鋒。而過彼神巫。詎獨無良。乃嗜殺如是。巫固神。詎獨無血。永永乃不流耶。查革聞言駭甚。以目注余曰。摩波。爾爲勇士。汝能出是言以對我。汝不知出是語爲得罪神聖耶。余曰。臣所言固王心所有者。王聽之。但以蠱巫論。固爲得罪神聖。然巫作如是妄語。神將如何。譬如巫所偵得之罪人。寃也。

巫。又。將。如。何。彼。無。罪。之。人。一。日。覆。其。家。於。理。又。將。如。何。由。此。觀。之。得。罪。神。聖。罪。將。在。巫。王。試。爲。臣。解。之。查。革。曰。忠。哉。言。也。摩。波。汝。且。告。我。將。何。術。以。證。巫。之。謬。戾。余。乃。進。而。附。王。耳。語。久。之。王。點。首。稱。是。余。此。時。所。言。蓋。夙。知。神。巫。之。機。密。事。一。告。王。不。如。是。亦。恐。一。身。將。爲。巫。覆。卽。余。所。愛。之。人。亦。將。爲。巫。所。陷。以。羣。巫。恨。余。次。骨。以。余。爲。蓄。蠱。之。人。聰。明。踰。巫。百。倍。也。

時忽有奇聞經吾村中。衆大譴譁。

一日王忽自出行村中。大呼百姓入宮視神巫罪狀。衆聞言爭入。見英鄧格魯門次均血迹。雖勇士久歷行間。見之亦顫。婦人亦大悲。以目觸不祥。國中將罹奇禍。查革尤戰慄。言曰。孰爲此者。乃侮弄吾。以血灑吾廬。一時莫有應者。少須。王復言此小眚不足慮。能以一二人之血滌之。妖當息。然何人爲此者。法當死。死者亦不止一人。此數人之魂。當令與神接。且不特誅此數人。將兼其族盡誅之。且不特其族。細及乳嬰。賤如牲畜。當盡誅戮。遂令郵者走四嚮。盡驅盜俠至國。更召各大將。及各村長咸蒞。

自今日起。至第十日。此等人當盡列吾前。吾將嗅彼男女之汚行。行顯戮。此舉蓋蘇  
嚙數百年來未興之政治也。

召俠之使將行。問名於各貴閥。簿記其居址。每日中。羣囚大集村中。將弁村長。亦雜  
沓至。長跪王前作頌詞。其聲徹天。王出夷然受之。中有貴人。王忽斥行戮。貴人就戮  
時。尙執紅木之杖。此杖蓋前數年賜自王者。此光澤之紅木是那達勒  
中美材俗謂之紅象牙先是未集羣

俠之前一夕。男女約一百五十餘人。于于自外來。見村中白骨積疊如山。咸震恐。嘿  
然前行。及英鄧格魯王宮之下。止門外。歌以媚王。歌已。寂然。王指囚以所宿地。囚咸  
自蒞其處。夜中心焦竦。不可自聊。人人自念。是中人已落科網。猶斐洲之鬪馬。以死  
爲度。不更見明日斜陽矣。余此時亦莫知所措。嗟夫。以一身事查革。直與死鄰也。時  
無一人能指命爲己物者。且其妻子亦莫省其爲誰。有而遺產一一歸諸神巫。則尤  
可悲者也。

尋已遲明。天色陰沈如墨。使者奉王旨召羣俠。來時恆以數百計。人人咸挾一短杖。

若示死狀於人者。既至。作大圓。坐於王宮之外。淒然。咸有餒色。顧不能飲。啗但待死耳。圓外則健碩之勇士。衣鐵裙。握刀以俟。皆伍伯也。衆坐後。王至。挾其衛士及余。王之出也。冠虎皮之冠。冠高出如浮圖。見羣囚列坐如鑿兔。待獵人行。獵或有驚仆於地者。人人咸歌頌詞媚王。然衆雖媚王。王若弗省。雙眉緊蹙。如山之鎖霧。以目注視羣巫。更視伍伯。凡爲所矚者。面咸如死灰。王邁步前行。至一小榻之上。居大衆之北。嚮目注空曠之外。久之無聲。已而有羣婦人自宮中出。作跳舞粧。身飾珠寶。無數。手中咸執樹枝。行時歌曰。

吾蓋爲王侑食之歌。姬兮噫、噫、鷺鳥將搏之。以療飢兮。欻、欻、美哉美哉。此輩殆爲吾王而陳尸兮。

歌已聲止。列坐王後。查革舉手。見一羣傳宣之吏。爭奔赴王宮後。卽有神巫無數。分男女爲左右行出。每人左執鳥羽。右握利鏃及小盾。爲狀甚獷烈可怖。胸前膺骨隆然如穹門。背上縐紋鱗起如蛇甲。面色光滑如加膏沃。二目澄澗如魚。昏仰掀似怒。

在死圈之中。唇吻噙。闕不知作何語。噫。此等人意固得耳。烏知日未西。已殲旃無餘矣。時受死之人。逐隊而至。顏色慘變。但聞傳符使者。蹀躞而至。集於王之側。擲其所攜小盾。合聲頌曰。福哉吾父。查革卽答曰。福哉吾子。民衆亦呼曰。王何求。求吾血乎。查革曰。求罪人血。王語已。衆中互相告語曰。蘇嚙之獅。欲求人血耳。女曰。彼獅欲人血飽之乎。吾輩願以血喂之。且蘇嚙巨獅。非血莫嗅。吾血卽湧出。供此獅矣。然王何以目視神巫不已。耶。殆屈指計死人之數也。查革忽呼曰。衆靜勿譁。聽之。爾勿棄擲此時光。作虛語。宜趣治爾事。彼罪人者。敢灑血。濺吾之宮外。彼入地也。汝當挖地成穴。以尋此輩。若魑魅也。彼升天也。汝當入天空。以尋此輩。若鷲鳥也。彼荒逝也。汝當追逐。以尋此輩。如獵狗也。設彼已逃。汝則取而出之。設卽遠逸。爾輩亦當追取而返。卽已歸窰。窰亦當就窰中起之。趣行。趣行。指此灑血之人。示吾。吾酬庸之物。當至鉅。勿靳此灑血之人。卽能聚而成團。余亦將殲之。汝輩起爲我靜察之神巫。以十人爲行。余於西日未落時。竟此獄矣。巫呼曰。吾父。辦此易也。由是十婦人前行。中有女

巫一老矣。二睛絕黑。無面羸。鼻極善嗅。如狗。名曰諾弼拉。自云能悉鬼語。凡有所聞。均不虛謬。時男女雜坐。作偃月形。與王面獨此老婦前行。率其伴九人。此九人分東南西北。察天意。開地眼。燭人心。訖會之一處。伏而偵物。如羣貓伺鼠。嗅惡人。此十婦人行法時。人聲寂然。如深夜。至於囚人肺葉相擊聲。皆能聞之。而鷲鳥伏樹哀鳴。亦嚶嚶入聽。少須。諾弼拉曰。女伴嗅得惡人。否。衆答曰。得之。諾弼拉曰。得勿坐。東嚮者是耶。衆曰。然。諾弼拉曰。是非異族之子耶。衆曰。然。衆乃伏行。近余前。可十步。余適坐。近王侍者之列。侍者大震。無人色。余此時膝骨爲麻。髓血幾化爲水。知此數人所指。孰爲異族之子。蓋余是也。余今果爲羣巫所嗅。果嗅而得不特。余死家且門。誅以王之初意。本與余策。誅神巫。今日忽見羣巫進。將噬我。如蛇蝎。且迴視見伍伯已舉矛。蠱吾後。得實驗者。卽死無赦。余亦不覺懼。但狀如死人。然忽憶余曾與王附耳語。巫之見噬。卽爲此故。因之生機。復返。猶雷雨晦冥。忽見電閃。卽亦無敢過望。但願王姑以計試我。貌爲此狀。以試巫言之誠僞耳。巫旣近。吾側復少停。諾弼拉問其伴曰。吾

昨。所。夢。弗。應。耶。衆。曰。吾。輩。宵。有。所。夢。晝。必。有。所。驗。巫。媪。曰。吾。當。以。主。名。附。耳。告。汝。衆。點。首。者。再。於。是。羣。趣。老。巫。之。耳。諾。彌。拉。於。衆。中。耳。語。衆。大。諾。而。笑。曰。知。之。矣。彼。卽。名。此。乎。此。賊。之。名。書。於。天。空。中。誦。之。且。並。誦。其。家。人。之。名。使。衆。聽。之。斯。人。後。無。更。名。之。日。矣。衆。語。已。爭。立。趣。余。諾。彌。拉。爲。之。倡。爭。舉。鳥。羽。指。余。此。時。諾。彌。拉。以。角。馬。之。尾。拂。余。面。及。胸。曰。摩。波。汝。無。恙。乎。汝。卽。灑。血。於。王。宮。之。人。汝。蓋。以。蠱。惑。王。者。汝。家。當。聽。國。人。踐。而。平。之。余。見。巫。以。鳥。羽。拂。面。時。惘。然。如。入。夢。但。聞。伍。伯。趣。前。縛。余。付。法。場。余。此。時。橋。舌。不。得。下。默。無。一。言。但。以。目。視。王。余。視。王。時。卽。思。王。必。有。言。於。是。王。果。言。曰。此。物。良。近。似。但。非。所。指。之。人。王。言。已。舉。矛。巫。止。伍。伯。亦。止。女。巫。咸。張。手。不。能。聲。此。時。圈。中。人。面。皆。如。死。灰。王。曰。須。之。須。之。摩。波。退。汝。固。爲。人。所。指。爲。罪。人。者。諾。彌。拉。汝。亦。退。凡。汝。之。人。咸。指。彼。爲。惡。人。乎。吾。詎。能。殺。一。小。狗。之。命。卽。止。吾。怒。耶。汝。輩。更。嗅。之。汝。終。日。至。夕。余。必。饗。汝。以。盛。席。

余愕然立於左次。女巫亦右列。愕然不知所謂。以前此嗅罪人。從無中道而平返者。



故事。凡人於此時受角馬之尾。拂其面。其人死無赦。今乃不驗。衆遂大疑。余不即死。而男巫亦駭。如在雷雨晦冥中。待王言如待電鞭。久之。女巫不能出一語。於是更十人進行其術。此十人後。又十人。其後種種有更爲他法者。爲狀頗不一。中有十人嗅地得囚。爲王之謀士。王麾令謀士旁立。曰。爾輩囚人。立與摩波並。凡罪人似皆在此矣。於是謀士輩亦集余旁。已而十巫又行法。乃侵及王之大將。大將亦就余立。於是竟日。凡有女巫。咸令行法。盡其數始已。女巫既竟。又命男巫爲之。余思諸巫中似皆震恐。若自覓其罪網。雖如是。王之命令。不得不遵率。而術皆不行。乃知欺人之術。終有宣布於衆之一日矣。於是妄指多人。一似人人皆有重罪。衆凜然相視待日入。而日光竟徐徐下。其中尙有餘人未獲審訊。大駭欲狂。莫卜生死。至顛頓於地。礪齒於石者。幾欲引蛇而生。噉之。哀號之聲四徹。咸呼古巫名號自救。已而天暮。末隊之神巫事畢。所指者。爲守營坡森尼。王宮衛士之少年。其人高且碩。實不爲衛士。居囚圈中。仰而視天。巫言已。王亦令與罪人同立。王乃大聲呼前後之神巫。詢其名族。曰爾

言此少年衛士。而少年實不爲衛士。汝胡指之。汝何不盡力爲吾得罪人。忽有一少年之巫曰。王聽臣。臣名鶯達巴。爲阿卑子馬魁勒尸族人。王非令臣嗅罪人乎。臣所嗅之罪人。即由心神所貫注而得者。臣職盡矣。何罪之有。王曰來。吾告汝。此少年之巫。從衆人中直貫而前。無聲如牲畜。因以手中角馬之尾拂王曰。臣嗅得之。血蓋吾天所灑也。蘇嚙人呼衆大驚呼。且將爭視此少年之巫。受戮死。王聞言駭曰。汝敢作是言耶。然此事固吾爲之。吾自濺血於吾宮之門。且親爲之。以此試驗神巫。方知誰爲真僞。以此觀之。蘇嚙國中。惟此巫誠耳。若作妄語之人。直紛如秋葉爾。百姓試觀此輩無罪之人。列僞神巫之側者。均巫所定讞者也。乃欲駢戮其妻子。如烹狗焉。吾今百姓將何物酬彼巫者。百姓皆大呼曰。王聽此僞巫之死。王曰。然此妄言之人。固宜死。由是羣巫無論男女。皆大哀呼求免。或有以小鐵器自刎。有思服毒求盡者。巫方紛拏王笑不已。指羣巫所誣陷之罪人言曰。汝輩爲彼僞神巫。陷入死獄。爾輩可自赴飽飫其人。吾兒汝往殺之。且殲之。盡踐踏而去。勿姑息。勿留遺。所遺者。惟此少

年一人可也。衆聞言大憤恨，爭復其仇。以被罪之囚殺彼，誣陷吾罪之人，乃大呼而前，恣其屠戮。正以平日受誑於羣巫，被兇毒而死者，駢肩累趾。今日得此，乃大樂已。而羣巫盡死，余輩卽由巫尸中拔身出。自是以後，巫聲遂不聞，無呼冤無求援，且更無陷人之人矣。此巫本欲以死路導人，今乃自投死路也。王亦臨視，百姓爭鞠躬迎王，誦頌詞不已。獨余癡立無言語，以殺人後，拔出塵土之中，滿面猶蒙積垢，亦不與王爲禮。王旣就尸所，見塵土尙飛騰，血腥猶狼籍滿地。王語余曰：「摩波彼輩咸匍匐迎余矣，彼伏尸血泊中者，僞先知也。且敢用妄語以愚我爾前，言羣巫妄，今乃果然。吾果以羅網覆彼妄人矣。」方諾弼拉女巫指汝灑血時，汝頗戰慄不可止。今妄言者已死，余與汝在地上呼吸絕從容，無壅窒不其樂耶？彼人積愆重累，正如塵土之紛飛移時，卽仍歸地上，消歸無有。王語已，余覺塵土之中若有物蠕蠕動，直從尸中向余而來，狀似老嫗，雖在羣尸亂血交橫中，余尙能辨其狀爲諾弼拉也。此嫗卽定余罪者，余已殺而覆之地上，而嫗尸乃能顛起血中，仍如生人，曳破衣，周身帶矛，眼血

液。沁。沁。健。動。目。閃。閃。作。光。如。巨。蛇。似。甚。恨。余。者。呼。曰。福。哉。王。也。王。曰。爾。死。矣。勿。聲。諾。  
彌。拉。曰。嫗。未。死。也。吾。聞。汝。聲。及。羣。犬。之。聲。此。羣。犬。吾。早。料。其。投。諸。豺。吻。矣。今。吾。未。遂。  
吾。願。吾。又。安。能。死。故。必。欲。今。日。一。盡。其。辭。死。方。瞑。目。吾。於。未。死。時。嗅。得。其。人。之。罪。今。  
雖。死。尙。能。力。嗅。其。人。其。人。將。來。必。能。死。汝。及。爾。母。安。驚。諦。與。巴。利。格。無。遺。噍。王。識。之。  
必。有。一。日。矛。鋒。在。王。面。前。作。末。次。紅。也。已。矣。已。矣。嫗。與。王。別。矣。始。大。呼。仰。跌。而。死。王。  
曰。此。巫。生。爲。僞。言。死。尙。弗。變。王。語。已。迴。面。弗。視。然。雖。如。此。而。巫。言。已。切。附。王。之。腦。筋。  
腦筋中所附即安驚諦巴利格也 此言之入。大似種子於地。久久亦將成實。此一節。蓋敘查革殺巫  
之重事。爲蘇嚕中第一巨獄。

第九章 洛巴革被難

自讞巫後。查革日以人守其母及巴利格。一舉一動。咸令守者告王。一日守者言。此  
二婦人恆私入吾家。親吾子。查革忽憶及諾彌拉之預言。始大疑惑。然雖如是。殊不  
漏消息於我。時時以目注余。若重有備於余者。亦不謂爲有外心。蓋飼余猶狗也。余

此時不知王意屬余。或偶爾相值耶。或有心耶。時王命余出使。至最遠一族中。此族居河馬窪西之次。檢驗王之牲畜。此牲畜司牧之人。卽爲是族。余至。當檢其蕃息之數。歸報。余乃叩首別王。謂遵王之命。如狗之趨獸。當立行。王且以人同余行。余乃甯家別妻子。迨旣入門。晤吾妻安尼娣。安尼娣者。吾子摩沙母也。方病臥。余初不知其何病。似有警兆。湊其心。遂自決曰。此必有異徵。然吾妻雖病。余重王命。不能不行。乃與吾妻麻姑華別。麻姑華卽蓮花娘母。以洛巴革爲子者之人。余告麻姑華將行。麻姑華忽大哭不止。以手挽余。余曰。縱哭何爲者。麻姑華曰。此時凶徵。已入吾心。君行更歸者。必不與妻子相見。汝妻子必不生於地上。余乃以溫言慰之。然且慰而哭且加厲。謂凶事必至。一門必無倖。余亦爲動。卽叩之曰。然則如何而可。時麻姑華戒心漸漸移而及余。似日影從山谷中升於山巔矣。麻姑華曰。吾夫惟與吾同行。始能脫此凶殘之地。此地常常雨血雨。也能乞君攜我於故族中。少息一時。待查革殺鋒少息。再圖聚首。余曰。此局終竟如何。然不得王執照。何能脫此村而他逸。麻姑華曰。王

縱有權。亦安能使君棄婦。卽王亦不能與人牀第之事。君今試以吾爲不能更育。推致吾母氏。若出妻然者。設能更生。或能與君重聚。余曰。行矣。爾今夜當挾爾子女。待我於河上。與我同行。其餘則余不能料矣。或先祖有靈。能呵護吾家。免於誅戮。於是吾夫婦行親吻禮。麻姑華遂率子女先行。

遲明。王所遣侍余之人。余乃調集之。首塗日出。至河次。見麻姑華與二子方起坐。余示之以色。彼亦不敢親吾。余侍者側目視之。亦不知所自來。余告諸人曰。此吾棄婦也。此人如枯木。不更生稊。且其狀猶老牝鹿。余已送之甯家。不更與之聚首矣。復僞斥麻姑華曰。汝勿哭。此余最終之言。示汝矣。侍者曰。王曾何言。余曰。余自有語。復王侍者無語。遂上道。

余今當敍洛巴革所以迷路之故矣。此子近已成人。殘忍無極。而在羣兒中爲最偉。余道行七日夜。入萬山中。中有數村。已爲查革所滅。余前書已敍及之。山廣博險峻。爲神鬼所往來。故曰鬼山。山上有峯。作赭色。極巉峭。作皴紋。如老嫗之面。經此地時。

必行宿。以暮色蒼莽中頗知有獅穴。以獅聲四徹耳。諸侍者皆懾。獨洛巴革弗動。余輩乃博取荆棘作圍牆。挺矛外嚮。移時月上。一輪美滿。其明逾常。余因月光得四矚。見物狀。計余輩中有六矛。此外臨危崖。崖中有穴。穴有二獅。月光射穴。獅出立崖際。其後隨二乳獅。狀如貓。余雖震恐。然頗愛悅。乳獅之狀。蓮花娘曰。洛巴革。吾甚欲得此獅。雛以代乳狗。洛巴革卽曰。吾必取以供汝。余曰。孺子。汝當少靜。勿妄爲天下安有生人能取乳獅於巨獅之穴者。洛巴革曰。吾父。吾必爲之。語已。大笑。已而俱寂。此二獅少立後。牝獅卽以口銜乳獅入穴。遂同牡獅行獵於山下。聲漸遠。余輩集而嚮火。虞心始少息。洛巴革仍弗寢。決計取乳獅於穴。以饜蓮花娘之欲。此少年膽力旣壯。冒險自出。且不計引險狀而屬之父母之身。凡蓮花娘意有所嚮。必欲得之以獻。不靳性命也。余輩睡後。洛巴革蛇行。徹棘圍出。挾矛而前。直趨彼崖之跌。已近獅穴。乃登崖探穴。摸索而入。獅兒聞聲。以爲母也。嚶而求食。洛巴革卽借獅眼之黃光。踐亂骨而進。直赴乳雛。臥處。左手取一雛。右手奮矛斃其一。以兩手不能握。兩雛也。取

離後躡足歸棘。中方洛巴革歸時。天已嚮明。余立醒。見棘圍外。天光山靄。中洛巴革以口銜矛。腕血尙滴。瀝以獅鬚。見執奮爪傷腕。洛巴革左握獅鬚。右執獅股。呼曰。女兄。趣醒。吾得此狗離矣。汝見其猙獰。當勿恐。少須馴矣。蓮花娘聞聲。亦醒。見乳獅大悅。余木然不能聲。已乃言曰。蠢子若趁彼獅未歸時。急縱此離。洛巴革怒曰。吾父。吾不之釋也。吾輩中五人。揚矛乃不能死。二貓耶。若以兒言之。敢獨身探穴。矧此空曠之地。敵獅甯復畏之。余曰。汝癩矣。趣釋之。勿緩。余乃前趨。取獅而洛巴革挾獅逸。且曰。旣得之。必不釋。設不生者。當縱之。語已。用力擣獅頸。擲之。告余曰。吾父兒已遵號。令釋此獅矣。方洛巴革語時。獅聲已發於崖際。蓋此二獅見二離。一死一亡。怒而大吼。余聞獅吼。卽曰。趣入圍。洛巴革遂與余同入。挺矛以待。然奇冷。握矛而戰。以目外嚮。二獅已下山崖。伏嗅其離所在。牡獅先行。作奇吼。母獅無聲。口銜死離。至旣顛。且怒。鬚條條起。立尾亦高。豎脇骨大張。余侍者怒曰。摩波子。蠢子也。天譴當集。而身汝何爲。召獅噬我。在法當立殛。汝死。汝胡以惡作劇。至此。洛巴革曰。君輩有能力者。當



先盡獅再死。我未晚。吾坐而待汝行戮。此時二獅已近圍外。嗅得獅雛。伏舐之。舐已復大吼。地爲之震。母獅釋其前雛。復銜圍外之死雛。洛巴革呼曰。蓮花娘。伏吾後。乃挺矛外嚮。甚勁有力。方洛巴革語聲未已。獅已退伏。力踴前撲。若鷲鳥之下空。洛巴革曰。注吾矛。仰待其胸。吾輩果舉矛。仰嚮此獅。獅下適觸羣矛。獅力猛。吾輩均仰跌於地。六矛均陷獅胸。負痛狂吼。洛巴革忽騰起。及其不備。進拔獅胸之矛。猛刺之。獅大號立死。母獅獨立四顧。無衛而口中尙銜死雛。然不能並挾以去。癡視不已。忽聞牡獅聲。乃棄其雛。聚力來撲。洛巴革獨持一矛出。抵母獅。騰空疾下。洛巴革堅立如石。人母獅觸矛。仰顛。洛巴革亦仆。獅次母獅起。去其胸上之矛。嗅洛巴革不已。似知洛巴革死。其雛者。乃以口銜其腰。蹻越棘圍。出蓮花娘。大呼衆救。是人。余輩乃爭拔死獅之矛。前逐母獅。然此母獅口銜洛巴革。仍立而嗅死雛。衆不敢近。但祈天祝釋。洛巴革於地時。母獅聞余輩呼聲。力銜洛巴革入於叢樹之內。余輩爭挺矛尾之石。路聲確不可上。踪跡遂渺。若雲氣之漫滅。余酸心而返。此子雖非吾子。然余甚愛憐。

之如己子。今乃瘞之獅腹矣。余歸時，蓮花娘呼曰：「吾弟安在？」余曰：「死矣，永無更見之日矣。」蓮花娘縱聲大哭而暈，已乃言曰：「願與同命。」麻姑華曰：「衆宜急行，中有一人曰：爾獨無淚哭兒耶？」麻姑華曰：「既死何哭？」即哭亦安。能見還吾，且行。諸人聞言大愕，尙未知洛巴革非麻姑華所生也。

雖如是，余尙待之終日，冀此母獅歸穴，趣而殺之，爲洛巴革復仇。而此獅卒不歸。明日衆復捲單行，行時甚悵悵，而蓮花娘悲極，至不能行。行次亦從未聞言洛巴革事。蓋瘞恨於其心之深處，更不示人以言。即余亦無聲，而心中甚奇此事，謂已拔洛巴革於蘇嚙之獅吻，何以乃投諸真獅之窟中？已而至村中，檢牛數，與吾妻別，竊與吾妻親吻，而衆中方謂余一無情懷，棄此婦如弁髦者，而余則姑作是想，謂終不相見。後乃果然。余復攜蓮花娘之手，至於隱處，曰：「吾不知何時見汝，此擾攘之際，定不復聚。且吾之別汝，正保汝母女耳。汝母如是行爲，實奪汝於吾之懷中，汝行成人爲吾族婦人之冠，後此必有貴人儷汝矣。吾爲汝父，亦不能爲汝擇婚，此蓋遵吾土之舊。

俗。吾。今。告。汝。汝。儘。可。自。爲。婚。主。須。擇。有。愛。情。之。人。從。一。而。終。則。始。爲。婦。人。應。盡。之。道。應。享。之。樂。

余語竟。心爲慘然。而此女仰面看余。意至悲梗。曰。吾父。止。勿言兒婚事。兒心殊無所屬。今洛巴革爲我而死。今生當單棲。必不求偶。設能速死者。尙可追及。洛巴革。以兒中心藏寫者。惟此一人也。余曰。蓮花娘。此何謂。洛巴革爲汝兄弟。胡爲乃有此言。彼卽云。亡。汝亦不當如是。女曰。吾父。吾不復計此矣。吾心所屬。口卽言之。吾心訴。吾言彼鍾愛。洛巴革初無別生死。惟愛此一人。至於終極。噫。吾父。乃謂兒爲雛女子。耶。實則寸心至堅凝。未嘗欺詐。余聞彼言。私念。洛巴革本異姓。在禮。可爲夫婦。故亦聽其守節。然雖如是。不期若是。雖年乃復具此貞操。且天緣所定。雖外不中禮實。則其中若有牽合使之中禮者。因謂之曰。今且勿言洛巴革。吾決是人死矣。雖爾不忘其人。須勿介介於心。女當念父愛汝至也。卽爾我父女後不相見。亦願吾兒當寘汝父於腦際。念我愛汝。且須時時憶我臨別之言。今此世界已成荆天棘地矣。此荆棘中徧

露血雨吾輩不幸。竄身其中。正如行旅。觸霧迷惘。弗出。吾亦不省。吾足何以竟蒞此地。實則紛亂如是。到頭自有收局。惟大衆同拚一死。則亦無人知我所造之鄉。又安知所造之鄉不能化凶事爲幸福。當日在地球上相親相愛者。一落其中。親愛當更增其數。以余自信。軀幹可滅。靈魂不可滅也。吾兒聽之。設後此果應不祥。所餘者尙有美睡。此睡至爲黑甜。汝行矣。珍重。珍重。父女乃相親吻。而別。余直望麻姑華及蓮花娘。至於天涯。目不可接。後始已。是時彼母女直赴蘇哈西。余此時離憂涌起。又迴念洛巴革慘死。寸心至不可耐。雖洛巴革後此得生。稱爲屠伯。又號啄木。偉然一時。然亦消歸於無有也。

第十章 查革炙摩波手

余四日均居是村中。爲王理牧事。第五日清曉起。與吾侍者數人。迴面嚮歸路。赴王村。行未久。忽遇羣卒。令余止於道側。余問曰。王人來何爲。其中有魁卒呼曰。摩波聽之。爾速以爾之妻麻姑華及爾子洛巴革蓮花娘。予吾輩。遵王號令。必有以處

之。余曰。洛巴革所居地。已爲王威力所不能及。其人死數日矣。若吾妻及女。已遺歸蘇哈西。王必欲得之者。可以兵取之。王若殺麻姑華者。吾亦至樂。吾於是人惡之。不遺餘力。已棄擲與離異。若云吾女。卽區區一生死。亦不掛吾眼。雖如是。吾尙須求王恕之。余之閒閒出語者。知余妻子必不能爲查革所得。固已出其權力之外。語時。兵中一人笑曰。汝亦善言。乃爲爾女乞命。今王傳令。凡爲爾所生者。皆死。余佯若弗驚。曰。果爾乎。而二足已隱顫。不能立。然尙以舌抵脣。作忍驚狀。因曰。王令何可弗承。惟剪却小枝。再增新蘖。吾後此不能更生。耶。兵復言曰。摩波爾若生蘖。法當更娶爾家。燼矣。死者已有五人。余曰。確乎。王令又安敢違。余方深惡彼奇癖多忤之婦。人殺之。亦大佳事。兵曰。此事至確。汝意果云然耶。汝惟得生。始可論娶天下。安有死人能育子者。以我卜之。查革有矛。汝將親之矣。余曰。果如是。亦何恤。王令安敢背。今日炎。吾行亦倦。能親王之矛鋒。睡亦至貼。讀吾書。試觀之。余於此時。心已決然求死矣。天下全無掛礙之人。尙何生趣。此時麻姑華大歸。洛巴革入獅吻。餘妻與子。均爲人刺殺。

余更何心。更立門戶。彼王乃亦不留一人。使我親愛。由大局觀之。吾死亦佳事。時兵中立詢余同伴之人。摩波所言確耶。至麻姑華與蓮花娘歸蘇哈西。有無其事。衆乃答以真實無妄。兵中乃曰。以摩波歸面王。余聞言。以當立死。已乃不然。道中乃探得村中變故。遂一一記之。

方余離家之第二日。謀者以余家事潛告王。謂余妻安尼娣病中發狂。王遂挾三健卒至吾家。適吾妻逝去之一日。王遂令此三卒守村外。勿令此中人出入。查革自入吾家。見安尼娣方臥病。王挾一利矛。矛鑲以御用之紅木柄。此時王母安鶯諦亦正蒞吾家。巴利格隨至。二人初未知洛巴革所適。意來親此兒。迨入時所見。皆吾他妻及子。無洛巴革也。盡麾之出。摩沙亦病。此爲安尼娣子。先洛巴革八月生也。此二婦人爭餌。摩沙以佳餚防專。愛洛巴革將生。羣雌之疑故亦伴愛摩沙。求掩其跡。此二婦方坐而門外。天光忽黑。王身已塞扉。入二婦與摩沙語。方酣。愕然見王。大驚。咸跪而頌王。王猶笑謂諸人曰。爾坐。語諸人曰。奇哉。吾母與妻。母必謂吾何爲蒞此。今

當誠告以故。摩波者。忠於所事。吾聞其妻病。故來省之。彼臥者。非安尼娣耶。吾自謂爲國中聖手。特來已其疾。吾母妻亦信之乎。王語時。輒以目視母妻。即於矛鋒中取鼻煙吸之。語雖柔嫚。而衆已戰慄如嚴霜。凡查革每出溫言。則伏尸必無數。此時天母則報之曰。王來亦佳。得善藥。彼當無顛躁之病。王笑曰。然且不特此。吾尙喜。吾母及妻親此異姓之兒。設此兒果爲吾血者。恐老母與吾妻不能更愛之矣。衆聞言益顛不已。爭默禱明神。惟祝安尼娣病軀勿醒。設醒而聞王言者。疾當更劇。而吐眞言則大事敗矣。願衆所求者。天之聞而人乃吐實。此時安尼娣醒。聞王語。忽憶及洛巴革者。爲王子也。立時起坐。以手指摩沙。誤爲洛巴革。而摩沙坐牆隅。而顛安尼娣曰。天母親彼人。其人衆咸謂之爲獬兒。將以頽運入吾村。或猶謂其人曰。摩波子。麻姑華子也。噫。語已大笑。復踣。王微語曰。衆猶謂之摩波及麻姑華子。實則其子誰子也。時安鶯諦及巴利格咸踣王前。曰。王何事詰病人。病人安有誠語。請王勿問。此病人疾革。乃動幻想。有令人不可測量。凡有所言。均不能入。王聽殆病。魔弄之。發爲狂。

嚙。王幸勿聽。王怒曰。止。吾必欲聞此病婦之言。彼或有所蘊蓄。發爲奇光。照我。我必欲見之。復問安尼娣曰。此子究誰子。耶趣告我。安尼娣匆匆對曰。汝詰其人乎。愚哉。問也。彼耶趣以耳就我。吾微告汝。吾防蘆草咸有耳。將達之。王汝問彼耶。彼爲查革子。摩波妹巴利格所誕。彼多情之天母安鶯諦。由彼家。愚王種此禍於我家。彼媪乃力拔是兒。出諸死界。將來大衆咸棄。暴王後。此子當嗣立。此時二婦人咸哀呼曰。王勿聽。嚙語此人。果爲彼子。摩沙彼病眼昏。乃不審兒。王立而長笑曰。諾。彌拉預言中矣。吾殺之。良過吾母。胡爲以計。愚我母。固以兒予我。我乃不欲有兒。母以兒予我者。即令其弒我耳。佳哉。天母。今天將加罪於母之身。母存兒。以弒我。此天所怒者。我身爲母子。亦將報之於母。母逝矣。母之逝。即逝於母之所生者。立舉矛。刺其母。母無聲。查革出矛於母胸。母久乃言曰。惡人查革。汝亦將死於是矣。大呼而死。此卽查革行刺其母。安鶯諦之實迹也。巴利格見查革弒母。狂奔歸營。波森尼行絕疾。衛者至不能格。既至。巴利格爲力已盡。昏然如死人。此時摩沙畏極。仍癡立。查革以爲彼子也。



亦殺之。出茅屋外。令衛兵守之。發令以兵圍村。縱火。有外逸者。立刺之。弗出者焚之。余家衆及妻子。至是皆燬。凡與同舍者。亦無遺。燠燠樹。無數。蜂亦盡死。惟余及麻姑華蓮花娘存耳。查革弑母殺人。仍未已。且以人殺麻姑華及蓮花娘。凡號稱爲吾子者皆誅。惟留余弗殺。囚而生致之。於是來兵得余。亦不遽殺。余自忖今日幸生。後亦必死。死且弗良。不如早裁爲幸。矧家破人亡。不死何待。且今日圖死亦甚速。余固審於死法也。蓋余腰鞞中有祕藥。當時苟進之。將永不見日星之光矣。緣夙計良。不欲以身就矛鋒。及斃於殘人刃下。與焦心以死。尤不欲剗我瞳人。令之摸索於地上。計余身入頽運圈中所嚮。惟志死的。因守藥弗釋。且晝與俱。自信今日恰宜。需此藥矣。余思不已。思力之綿永。直與邏者坐更同。夜半方欲納藥於口。忽憶吾女蓮花娘及妻妹。尙生。此語蓋來兵述以語余者。余自念王何以不殺巴利格。此尙有餘望。念身苟生全。尙足復我家仇。若遽死者。仇何由復。噫。死者焉有力耶。前此被殘之人。固懷憾以死。亦未嘗忘報。顧不能忍須臾之難。死後欲圖復仇。復何有手足者。余今決計

更生矣。待至死叢吾身。不能推却。死未晚也。今必俟查革發令。立趣吾死。此時死期方決。若果一時無識。遽爾自裁。人一問我。以復仇之事。我又焉答。既復自念。孑然一身。家人已燼。一無候門之人。今日即歸。殘蘆斷荻。中問舊時茅屋。虛闕如冒空氣。一身亦何嘗不自由。奈何遽嘗藥死耶。遂決不死。來兵領余歸村。入時已向黑。近砦門後。日已西落。來兵酋率仍趣余面王。余至宮外。王命引入。曰彼爲我神醫。我儘可告以彼家之病。已代之施治矣。余入宮。兵卒左挈右提。近門次。夜寒。熱火宮前。查革抱膝遙坐於火次。以目嚮門。視火煙旋繞王之左右。光射王面。眼光作作有芒。門下有謀士數人。力挽余臂。至熱火之旁。余力縮吾手。伏拜於地。作頌詞。稱美王德。而謀士復前擒余。查革曰。聽之余將與吾奴語。謀士聞言亦羅跪於左右。各以手按其杖。泥首伏地。余踞於地上。正與王面隔火光而談。王曰。摩波爾試語我。我令爾省牲。爾試以牲數報我。彼羣奴爲我行牧。良否。余曰。王彼人咸忠事吾王。無有弛懈。王曰。今試語我。以牲數並其毛印。勿遺一牲。余一一言牝壯及犢狀。無有漏誤。查革聞之。狀若

瞑。余。知。其。非。睡。也。蓋。余。語。時。而。火。光。適。射。其。兇。目。閃。閃。中。人。故。知。之。也。益。知。彼。此。次。欲。窘。余。於。極。地。余。自。知。奉。命。出。不。致。命。於。彼。彼。亦。未。卽。殺。我。久。之。語。止。王。曰。汝。奉。使。良。忠。天。下。果。有。誠。慤。者。存。於。地。上。也。摩。波。汝。知。之。乎。方。汝。行。時。竟。有。禍。事。及。爾。之。門。汝。或。未。知。耳。余。曰。臣。聞。之。狀。似。聞。知。細。事。初。不。經。意。者。王。曰。摩。波。天。下。悲。慘。之。事。已。叢。爾。家。殆。天。譴。至。也。彼。人。告。我。汝。家。禍。之。來。蓋。天。火。下。空。疾。燬。爾。屋。余。曰。王。臣。盡。知。之。矣。王。曰。彼。人。告。我。汝。門。中。人。見。火。大。震。且。預。夢。無。一。人。能。逃。者。恆。自。用。矛。洞。胸。或。自。投。於。火。中。余。曰。王。臣。盡。知。之。矣。此。何。足。數。隨。地。有。湫。皆。足。死。此。醜。類。何。待。火。爲。王。曰。摩。波。汝。固。聞。之。吾。思。必。未。得。其。底。蘊。汝。亦。知。爾。村。人。許。死。尸。積。壘。中。有。一。人。實。生。我。者。人。呼。之。曰。天。母。汝。知。之。乎。然。余。甚。聰。穎。似。有。吉。神。擁。護。者。立。時。自。投。於。地。舉。聲。大。號。曰。求。王。勿。爲。此。悲。慘。之。言。入。臣。之。耳。也。王。切。勿。言。生。王。之。人。死。也。若。彼。餘。人。者。死。狗。耳。又。甯。足。數。彼。人。特。噓。吾。口。中。之。氣。瀝。吾。指。頭。之。水。纖。微。極。矣。甯。污。王。口。今。此。災。害。如。扇。巨。颶。如。軒。大。波。詎。人。所。料。耶。查。革。微。哂。曰。吾。奴。哭。止。勿。爲。此。狀。汝。眞。能。爲。

邪。僞。態。代。吾。哭。天。母。也。汝。家。人。之。罪。案。已。定。然。爾。身。有。疑。讞。尙。須。一。詰。以。探。取。爾。弗。良。之。心。則。汝。哭。始。爲。真。哭。所。哭。之。淚。始。血。淚。也。以。爾。爲。余。行。祕。事。良。佳。余。知。查。革。此。言。蓋。挖。極。深。沈。之。窖。處。余。乃。默。求。吾。守。身。之。神。相。余。使。余。應。對。無。失。仍。冀。查。革。或。能。釋。余。願。乃。不。爾。此。時。爲。余。初。受。讞。鞫。之。時。矣。

王曰。摩波。吾母死。火時。忽。太。呼。作。異。聲。竟。入。吾。耳。嚶。然。如。度。小。曲。吾。知。爲。吾。母。言。也。吾。母。言。爾。及。爾。妹。巴。利。格。與。爾。羣。雌。合。謀。匿。吾。子。而。吾。固。不。欲。有。子。也。此。語。蓋。吾。母。自。火。中。訴。余。摩。波。汝。試。言。其。狀。爾。以。二。子。出。安。適。爾。男。獅。兒。名。曰。洛。巴。革。女。曰。尼。達。蓮。花。娘。果。安。在。余。曰。洛。巴。革。歿。於。獅。吻。蓮。花。娘。已。入。蘇。合。西。矣。因。語。以。洛。巴。革。死。狀。及。棄。婦。麻。姑。華。大。歸。事。王。曰。獅。兒。死。獅。吻。耶。此。亦。佳。事。而。蓮。花。娘。吾。尙。能。取。諸。蘇。合。西。令。貫。吾。矛。今。再。議。論。吾。母。火。中。之。餘。音。噫。吾。母。其。果。死。矣。母。自。火。中。告。我。以。此。摩。波。爾。今。告。我。以。吾。母。所。言。果。有。是。事。否。余。曰。嗟。夫。吾。王。安。有。是。事。天。母。之。言。殆。天。授。之。痛。才。有。是。言。臣。毫。不。知。狀。王。曰。爾。果。弗。知。耶。語。時。張。目。自。火。光。中。射。余。復。言。曰。摩。

波汝果弗知耶。吾思爾手厥乃大顛。爾勿驚可就火自爇。今宜以手入烈燄中。王語已用矛指火最烈處。令余入其手。王且指且狂笑。余此時心冷如冰。自顧少須。即當爇。知查革欲寘余手。火中令吐實。余無言少息。王忽大聲呼曰。摩波爾勿却。以吾向火。乃獨令爾戰慄。耶左右來握摩波手。寘火中。則彼心當樂。吾與汝更論此孺子事。以驗吾死母之言。巴利格之子果生與否。余此時在惛怯中。忽爾勇往。即呼曰。吾王勿斥衛士。拘臣臣若不聽。王言死且立。至復自悔不早吞藥。欲即此時出藥竊吞之。然尙圖生而復仇之心。仍栩栩然。乃自決。即以手入火。忍此須臾。亦何不可。若更酷於此者。死亦非晚。乃謝王賜火。恩引手近火。呼曰。王此時可以得實矣。探手向煙陣。衝突中。週身汗被。其體火煙雖旋繞。余腕然尙未爇。自念久必焦灼。查革微笑視余。徐徐而言。意欲留手。火中俾爇。以恣其訊鞫。王曰。摩波爾乃不知爾妹生子耶。摩波曰。此事臣知之。數年前王妻巴利格生子。臣承旨盡此嬰兒。已載死。嬰陳之王前。語時。余腕上之肉已被火焚灼痛極矣。其苦蓋萬狀。然雖如是。余容色如故。知余此時。

若呼號求恕者則余讞定矣。卽去死亦甚近。王復曰：爾敢就吾頂上發誓言。吾子非畜自爾家者。耶。余曰：王臣誓之。且於王之頂上立誓。此時余之焦痛至於極點。筆亦不能具述。目睛幾欲突出。血乃潮沸。盡湊於腦。血淚奪眶。流雖如是。而此手仍留火中。不戰不慄。王之謀士見狀亦大異。王久無語。此一時幾不知若停蓄幾何年也。王久乃言曰：噫。吾見爾熱至矣。可出其手。吾之刑鞫已得實。爾亦具信讞。爾心良清。設有謬妄。而吾火有舌自能吐實。則爾必大聲傾吐百樂。畢奏矣。摩波爾知之耶。余此時拔手出火中。久之痛少止。余乃以和平之語報王曰：人心潔淨。卽猛火亦不能亂。余語時卽自顧左腕。其焦如炭。且如朽兀。五指均拳曲。甲亦盡脫。此卽查革鞫余之見狀。而余左腕久遂無用。幸右手存耳。

王復曰：以吾觀之。是彼女巫諾彌拉妄言。誤汝及我。汝良無罪。爾妹亦無罪。然天母臨終之言。自火中示我。亦屬非實。忠哉摩波。惟余有前誓不舉子。故不能恕汝。然吾母死矣。且同爾妻子並死於火。似其中有人興靈。今須守制爲蘇嚕前人未有之儀。

節令地球以上之人咸哭。然余尙欲力操此事。不召神巫。即以吾與爾代巫行事。嗅彼種禍之人。噫。吾母如是慘死。乃不爲之復仇。耶母實生我。竟爲蠱者所害。卽汝亦無罪。而妻子皆歿。甯亦不復仇。耶摩波。汝爲吾忠信之奴。吾已令汝見勇力於吾火中。今可以去矣。王語已。以矛指門。令余出。

## 第十一章

巴利格定計

余乃起頌王後。遂出王宮。徐徐行。旣出。悲乃大集。蓋余手之痛已逾吾分所不能受者。萬倍矣。且悲且行。及一人家。乞膏脂。卽以手入膏脂中。少須拔出。以皮裹之。復行。迤邐歸吾村。外垣尙完好。入時。餘灰滿目。深及余踵。余行灰中。適觸一物。絕利。就月中。取視。焦骨也。均余妻子殘骸。大悲不禁。坐於灰中。令余妻子殘灰包裹吾身。令親吾於灰中耳。此爲余第末次歸宿吾家者。是夜霜露極寒。余乃引灰自熱。以灰卽余妻子生前之骨。因念查革生平處人。往往如是不止。余一家也。

余是夜處寒灰中。大哭。傷心而復傷。腕呻不已。所觸孤單。悲懷愈集。復自怨居查革

宮中。何以不徑吞吾藥全殊。且此時胡以亦不進藥。已復奮曰。不然。吾已忍死至此。何事聽彼人無恙。乃不終復吾仇。且吾躬被烈火尙居大地之上。安知後此不更有出身之日。吾今當更忍須臾。以待異日。終有一間得復吾仇。方余顛倒灰土中。乃力號先祖神靈庇余。仍求吾三尸之神相。余勿遽斃。且復呼籲天帝安柯覽哥羅。此神力週天地。無臭無聲。而神力絕偉。余呼籲久之。冀許余一日之生。能割查革之胸。以彼力戕余之骨肉。爲仇深也。余且禱且睡。苟非睡者。則余魂脫余殼矣。此時直挺然如死人。朦朧中。忽覩幻境。此幻境或神靈示余以的。抑悲懷蘊結所致者。此時似在一長河之側。黑光如漆。直垂水面。遙見隱隱有紅光。甚微似曉霞。初上光次有曠野。徧生荻葦。荻葦微動。似仰吸空氣。忽蘆中湧出男女婦孺。無數盈千累萬。爭投於水。其後似有人驅策使然者。余觀其人均黑種。無一白人。此幻境中似均蘇嚙族人。舉族從蘆中驅出。盡滅於河中。目擊其人有揭水渡者。有蠱立於淺沚中者。聞其中有立死有延。至數歲者。余見水中人半多舊識。亦見查革。尋亦見余。且見鄧革親王。與



小子洛巴革蓮花娘。此余第一次悟洛巴革。非死仍存之象。忽回首顧所立地。地瀕河。河上有危巖。既巨且黑。巖上闢象牙之扉。扉中射光閃閃。然其中撼撼作秋林落葉聲。尙有他門。黑如煙煤。其中深窈。作聲甚悲。二扉之前有高座。巍然高座之前有美人。其高無上色。白皙所著外衣亦縞色。髮作金色。似經爐火所鑄而成。金容燦耀如中午之日。見河中之人咸立侍此美人之前。而水聲方激。衆爭奔越而前。曰。福哉。天之女。王也。此仙姥。左右手各執杖。右杖白色。左杖黑色。如鐵。衆至高座前。爭鞠躬作禮。仙姥左右手輒易其杖。以白杖麾衆入象牙之扉。林木蕭撼。中行復以黑杖麾衆入煙煤之室。悲聲乃大震。方仙姥指時。各遵率詔旨行。未嘗凌獵紊亂。余視久之。忽有一族自河中出。余均識之。中有安鶯諦。查革母也。及余妻安尼娣。與吾子摩沙。及他妻餘子。此外尙有同死之人。爭至仙姥前。仙姥者。天帝安柯覽哥羅之女。令王蘇嚙者也。衆至前。亦曰。福哉。仙姥。仙姥以白杖指象牙之扉。令人衆弗動。仙姥乃徐言。其聲甚悲。聞之生畏。仙姥曰。吾民入赴訊鞫之堂。何爲濡滯於此。胡舍此光明之

室弗蒞也。衆仍弗動。余自幻境中聞安鶯諦言曰。臣輩少濡者。求仙姥行法於獨夫。所嘗用濫刑誅臣者。臣居地上。咸僞尊曰天母者也。今前羣鬼恆願仙姥誅罪人。仙姥徐言曰。罪人何名。安鶯諦曰。蘇嚙王查革。臣妾逆子也。仙姥曰。衆皆求余復仇。余聞之甚煩猥。尙有餘人且來。若輩何急急爲。安鶯諦汝勿戚。罪人行將就誅。安尼娣爾亦勿憂。余旦晚決其死矣。復曰。安鶯諦。彼以矛刺汝胸。其矛亦將反刺此賊。摩波之妻子。彼人寸斷爾手。彼手亦將爲爾家。摩波所斷。吾命之如何者。彼卽如何。吾將使彼彰其罪。惡於地球之上。嗟夫。吾民爾且入訴之刑曹。彼賊罪狀已列丹書矣。以上余之夢境如是。盡在寒灰之中得之。乃使余得明善果之因果。爲仙姥所審定。然則冥冥中固有天耶。余後此尙二次見仙姥。爲余清醒中所見。非夢矣。請以奉告。讀吾書者。總言之。余凡三見仙姥。未嘗一忘。想余之夢。或因心造境。亦未可定。余亦莫知。其所以然。而仙鬼之狀。則實日矚之。

余醒時。天甫辨色。疑痛苦促。余醒。醒時魂猶震蕩。弗甯。起立搖落其灰。行及村外。滌

去垢穢。復歸至宮門外。坐於地上。待王宮妾。王蓋號宮妾爲姊妹。遲明恆出取水。久之。宮妾續續出。余以皮褥覆面。從罅中伺巴利格。已而巴利格果出。行緩。頂水甯於首。余微呼其名。巴利格轉至蘆葦之次。僞爲拔刺於其足心。逗遛久之。待諸宮人盡去後。徐徐就余言。彼此問訊。相視極親摯。余曰。余誤聽汝與天母之言。力救爾子得生。今因果如何者。吾家人盡矣。天母亦亡。汝知之乎。王復以淫刑加我。爇吾臂。因出枯腕示巴利格。巴利格曰。摩波吾兄。人爲骨肉。而被難重於己。肉多矣。設吾子洛巴革得生如吾。今日所聞。則視死輕耳。余曰。巴利格。爾言真。婦人之言哉。爾兄妻子。乃不爾屬。都不一動心。是言然乎。巴利格曰。吾兄新子。逾於舊花也。若以吾論。一失此子。又安有望。此時。吾久不見。答於王矣。吾雖爲兄悲。而自顧吾子之肉。逾於兄妻子之肉。兄今爲我思之。何日可以得逃。而免於死。然吾亦不求免也。吾只須與之生。亦將赴兄妻子所適之樂土。查革似聞吾深悲極慟之懷。吾自念爲生。亦無幾時。至彼之見。待大類巨豹。撫弄。瘡傷之牝鹿。吾今不之計。覺一身怠惰。不能自舉。其軀日惟。

爲孺子傷耳。地球中安有稱心如此子者。設此子果不生。吾亦將立尋之於地下。余曰。設此子未死者。汝將如何。巴利格忽斗張其目狀如野人。顧余曰。兄何言。兄且更言之。吾百死無懟。惟願洛巴革之生也。余曰。吾未之聞。惟宵來得奇夢。因告以夢中所見狀。並未夢以前事。巴利格聽吾言。如王庭訊。傾耳不復他聽。少須言曰。是中大疑竇。在爾夢中。爾誠異人。凡爾謀畫所及。無間重垣厚墉。吾得汝言。誠以爲此兒生也。卽死無恨。今爾更勿亂吾意。吾去死近矣。吾之預知死狀。蓋由王眼中鋒稜度得之。天下如我一婦人之死。於事何礙。苟小王洛巴革存者。吾死樂也。余曰。婦人之憂較他人篤。惟汝愛子情切。乃移巨禍於我一家矣。余尙慮事之終極。空諸所有。以吾輩負蹇運而生。良無善局。今試問汝。我將何以自聊。逃耶。仍留事王耶。抑待天心之彰。輝耶。巴利格曰。爲兄計。宜留此。今王心所屬。我當告兄。王親弑其母。心甚震蕩。弗怡。且患百姓背叛。叛王之弑母。今欲卸責於人。以表王之不弑。謂天母死於火中。禍由神巫之妖術。衆雖知王僞言。而無敢與王辯者。王不嘗語汝乎。後必窮詰其事。

將。嗅。罪。人。而。得。之。今。王。行。嗅。不。假。神。巫。將。以。兄。及。王。爲。巫。之。領。袖。凡。嗅。得。應。死。之。人。均。其。平。日。所。畏。懼。者。此。外。尙。欲。盡。滅。議。彼。行。弑。之。人。悉。令。之。死。以。我。觀。之。王。必。留。兄。以。自。明。其。非。殺。母。者。行。將。擢。兄。於。高。位。以。證。實。天。母。之。死。於。巫。蠱。且。必。云。吾。兄。萬。非。誑。彼。之。人。兄。妻。子。之。亡。亦。悉。由。於。巫。蠱。所。以。止。兄。勿。逃。留。此。以。待。王。推。崇。於。計。較。得。迨。兄。據。有。權。力。時。隱。圖。復。仇。未。晚。也。吾。兄。以。爲。何。如。吾。兄。復。仇。之。事。至。夥。吾。旦。夕。死。此。仇。之。復。亦。在。兄。耳。吾。血。方。沸。騰。於。心。號。兄。來。助。恨。兄。殊。未。之。聞。摩。波。爾。試。傾。耳。聽。之。地。上。詎。無。他。王。彼。王。之。兄。弟。甯。獨。不。思。寶。位。矧。死。生。均。在。呼。吸。夜。中。寢。寐。尙。不。保。此。臂。能。否。再。附。其。身。至。於。妻。子。團。圓。亦。不。知。明。日。得。嘗。御。用。赤。柄。之。矛。鋒。與。否。含。忿。已。極。吾。兄。可。隱。與。諸。王。合。推。心。於。諸。王。之。腹。中。爲。彼。畫。策。久。之。則。查。革。將。來。所。經。之。道。路。卽。阿。兄。妻。子。所。經。之。道。路。且。此。道。路。吾。亦。將。先。驅。螻。蟻。於。是。中。矣。

巴利格言已自去。余惘然不能動。以巴利格之言。旣森辣。且復解事。至服其智。亦知王之兄弟。重足一迹。患王之烹滅。無時不注於王身。隨在若皆見王之影。若查革親。

王○者○脆○而○無○勇○不○足○與○幹○大○事○凡○有○所○言○似○近○不○慧○而○鄧○革○安○梨○根○那○二○王○畧○似○有○才○苟○資○之○亦○可○用○爲○鐵○甲○裙○以○禦○敵○吾○輩○既○得○此○裙○可○以○立○碎○查○革○之○腦○實○之○烏○噉○然○欲○圖○此○事○必○非○咄○嗟○可○辦○以○此○時○查○革○之○罪○惡○未○盈○也○余○籌○畫○既○定○立○起○自○赴○良○友○村○中○醫○吾○被○焚○之○掌○痛○乃○不○可○止○方○余○醫○掌○時○王○使○適○至○召○余○余○扶○病○隨○使○者○至○王○前○俯○伏○於○地○口○誦○頌○王○以○手○扶○余○起○作○温○語○曰○奴○子○摩○波○汝○起○汝○身○家○被○苦○均○汝○仇○讐○行○巫○蠱○所○致○因○謂○諸○謀○士○曰○吾○亡○吾○母○傷○哉○傷○哉○卽○摩○波○亦○因○是○喪○其○羣○妻○及○衆○子○甯○不○之○悲○王○言○既○衆○謀○士○皆○哭○王○亦○哭○哭○時○王○張○目○視○衆○謀○士○不○已○

衆○謀○士○哭○已○王○止○哭○謂○余○曰○今○天○下○無○人○能○還○吾○母○而○吾○力○則○能○賜○爾○以○羣○妻○令○汝○再○得○多○子○余○後○宮○待○年○之○彩○女○汝○可○往○選○六○人○再○赴○吾○牧○場○擇○爾○所○失○之○羣○牲○畜○令○十○倍○前○數○償○汝○其○產○之○富○必○愈○於○前○失○者○十○倍○汝○今○試○往○召○吾○之○奴○隸○令○新○爾○居○較○前○寬○綽○倍○之○益○以○華○飾○更○錫○汝○以○自○由○汝○知○之○乎○嗟○夫○摩○波○爾○欲○若○更○奢○於○此○者○則○惟○有○殺○我○復○仇○耳○語○已○復○語○余○曰○待○此○新○月○生○時○吾○復○將○號○召○國○衆○卽○爾○本○族○藍○晴

人亦須至此同守國制並弔吾災害至於此時庶能嗅彼行蠱之人殺吾母者摩波汝出衆謀士亦出留余於此哭吾母吾母蓋千年不之見矣

此時巴利格之言驗矣自有查革之奸謀余品級乃驟高逾於前階既得肥牲無數卽所得妻亦殊美然余悲懷已深顧之亦不甚樂卽更生多子亦於余無涉余此時之心枯如朽木體中血液及氣力久已脫余而去其去蓋爲查革家中炙手時焦灼萬狀遂至於是一亦由家人都燼悲極而變其恆狀也

## 第十二章

敘革拉氏狼王身世

余書今將易而他敘矣以余所述事甚紆曲猶小溪抱山細流曲折作十數迴繞也余且迴述洛巴革見取於獅吻之後此事亦洛巴革後此見告者

當時牝獅銜吾洛巴革跳躍而去洛巴革尙能於獅吻中力掙然獅力絕猛力嚙之遂不能動從獅吻中迴視尙見蓮花娘號衆往救洛巴革既見其面復聞其聲而且聞且遠以獅行迅也此時乃大暈疑天地之翻覆魂靈飄然出殼狀如沈睡已而斗

醒奇痛發於股際似已爲獅齒所傷奇痛中忽聞異聲洛巴革引首仰矚見牝獅立其側似已寘之地上以此牝獅受人創寘予而噓其憤氣其居牝獅之前有一少年軀幹奇壯神宇威毅身衣狼鞞黑色雜以灰墨鞞附其肩而狼牙燦白尙覆額上矗立牝獅之前大聲呼詈左手蒙巨盾右手持巨椎鐵裹其端此牝獅蹲身尺有咫勢將騰躍而此少年不待其動徑以椎椎獅額疾下甚有力獅尙弗殊以牝獅駐後足於地張前兩爪直撲少年之盾此少年以盾抵獅胸獅力健此少年竟仰臥盾下如狐狸受創而呻牝獅直撲其身將撕裂之顧盾堅不能裂洛巴革虞少年立斃設此盾一翻獅爪及少年胸上矣然獅身尙有洛巴革之矛陷入尺許洛巴革忽得奇計思能力推此矛更入者獅死矣時洛巴革氣力亦長力起乘獅之後獅方怒亦不覺有人躡之洛巴革膝前近獅旁覘得矛柄附獅身處握而推之獅奇痛迴視見洛巴革騰起欲力擊其身顧此少年聞獅吼知有異卽推盾起復椎獅額獅始蹶洛巴革爲獅所撲復暈如死人移時甦四覓牝獅獅隱不見見己身臥於山穴草積中四週



皆獸。軛身旁有水盈瓦缶。中洛巴格以手引缶滿飲之。自顧己臂無力似痿。胸前爪痕陷入甚深。皮肉皆脫。且臥且疑。此何地耶。忽穴外斗黑。見戰獅之少年塞身入穴。背負死鹿入後。置鹿於地。至洛巴革臥處視之。呼曰。爾目張乎。然則客生矣。洛巴革曰。生矣。惟飢不可忍。少年曰。此正其時。吾自茂樹中負客至此。客臥此已十二日。惟飲水而已。彼獅爪陷客胸。吾初以客爲死。吾凡二次臨汝。臥處意將殺汝。令速死。勿苦然卒不忍注矛。不卽發。爾時忽聞一語。此語卽出諸垂死之人之口。故不卽下汝。今日食食後力當復。爾我更細論英雄事。於是洛巴格始進食。每日少食。食已漸壯。後此二人常坐於火次傾談矣。

洛巴革問其人曰。汝爲誰。少年曰。吾名大狼革拉氏。亦蘇嚙人。爲查革王族。查革之父森西葛那。爲吾從祖父。洛巴革曰。汝從何來。胡以集此。大狼曰。吾至自蘇哈西。自吾所統之合拉葛西出。其下則吾之身世。述以告汝。吾祖曰西沽耶那。爲森西葛那季弟。吾祖與森西葛那弗睦。棄家浪遊。與安低窪亡人羣至蘇哈西。僑居合拉葛西。

與土人雜處山穴。殺其土酋。據有其位。吾祖亡後。吾父嗣立。而土人惡異族之偏處。以爲蘇嚙之人。不合長其地。議自立種人爲酋。議定而莫能行。以吾父刑威重。衆莫敢動。吾爲吾父嫡妻之冢子。生卽承祧。於是蘇哈西人亦憎余。且衆相距久之。去歲之冬。吾父立意殺彼亂首二十人。赤其家。以吾父知此輩行且竊發。謀洩爲此二十酋所覺。乃以計誘吾父妾。妾亦彼族之種人。進鳩殺吾父於夜中。明日語吾。謂吾父中毒。召吾趣奔父喪。吾至。見吾父縮身於屋隅。似痛不可忍者。吾曰。父何疾。遽顛頓至是。孰進鳩者。父曰。我爲人酖矣。彼婦立於吾前者。毒卽進。自彼因指吾父之妾。妾適遙立於門次。俯首至胸。股弁不止。知藥發罪。且歸彼。然此妾年少而貌美。未來吾家時。吾固識之。吾見狀大怒。直挺吾矛刺其胸。妾哀不已。吾卒殺之。吾父呼曰。孝哉。革拉氏也。汝爲之甚善。惟吾死後。爾善自衛其身。蘇哈西人必驅爾於國門之外。篡竊爾位。若彼果不汝容。汝尙能生。則須立誓爲吾報此仇。勿懈勿餒。吾曰。吾父。吾願立誓如父言。因誓言必力。蹴此合拉葛西族。人不留之地上。惟餘吾族居此。且盡囚。

其婦人爲奴。厮檻其子。姓於圜。圜父曰。以爾少年。乃大言無忌。然須保身。無失卒行。其志始成。其爲革拉氏。此刻吾且就瞑。神氣清明。能洞悉汝將來之局。汝將來必流盪數稔。至於他族。即收局亦不媿爲眞男子。殊非彼巫尪之促促。隱以妖術死我於蒙昧中。父語已舉其首。張二目視余。長太息而逝。吾哭已背死妾之尸出戶。忽見大酋駢列。似待吾父之死耗。吾觀狀似甚鬱鬱。卽於衆中大言曰。諸酋長。吾父逝矣。吾革拉氏。今爲爾輩王矣。此妾乃敢進毒殺吾父。吾已盡之矛鋒矣。乃翻此婦之面於余背。令諸酋觀狀。時死妾之父亦立羣酋中。蓋力偪其女進毒者。覩之大哮。怒呼。詈而起曰。吾族何爲甘受蘇嚙之狗力戕。此女而復長吾曹之上。世安有如此巽懦無勇者。矧老獅已死。獭兒何爲言已。挺矛直前。衆亦羣起譁噪。爭集矛攢刺吾身。吾此時靜立以待。又確信吾父遺言。知死期去。余尙遠。卽亦弗懼。待羣酋近時。死妾之父爲前鋒。矛至余身。余跳擲避之。投之以矛。立蹶死。女尸上。余乃大呼。力趨羣酋。衆矛竟不能及余身。亦弗能禽。予以去。余大奔。追者都不余及。乃出險。洛巴革笑答之曰。

然則與我鬪捷可乎葛拉氏曰可先步而後馳洛巴革曰汝更爲言若身世後此如何者

革拉氏曰客聽余余尙有遺亡者更舉以告客余自合拉葛西逃出竟不入蘇哈西而入蘇嚕思欲一面查革愬以己事冀宗人予我壯士屠合拉葛西方余行時食宿咸任便而安一夜止一村莊莊有老父語余稔查革亦稔吾祖余居老父家二日悉以家難語之而此老父大不謂然語余曰查革之爲人恆不善王族苗蕞之萌生見爾勇必殺爾堅令勿往且許余以村正長其鄉余樂老父之愿如言不往覺嚕日將以冤枉愬王之心至此冰釋蓋恆人以公道赴愬於王往往不得直而皆卽刑戮雖如是余亦不樂居此以老父子姓多出必隨老父之後見余多不懌且不特此余生有傲癖欲雄長一方卽孤立無助亦所弗惜余一夜逸出老父之村信步飄忽莫審所適至第三晚復至一村村瀕河而負山村外有老婦龍鍾曝斜日見余呼曰少年爾趨捷善走曾欲得一衛身之軍械耶此械爲大椎仗此人必莫當余曰願得此椎

媪語我何術得此椎者。媪曰：爾侵晨見陽光時，直上大山。媪語時，以手指山峯。此峯卽爾我今日所居處也。山中有石類女巫，於巖際坐，待世界之滅。此象始燬，爾登山至三分之二，山路愈嶄峭，顧汝必力登，入黑暗叢林中，其黑不見天日。汝必努力入林，豁然見天日處。崖石壁立，壁中有洞，洞中有巨髑髏。汝收此髑髏於巨囊中，自山下，吾必贈爾以巨椎。此媪語時，村人爭出環聽，呼余曰：少年勿聽此媪言。爾果聽媪言者，則爾或不欲生耳。此媪癩發，語多不誠。此山中爲神仙迴旋之地，又羣鬼所都。爾不觀山上石巫巍然存耶？彼中羣猖，侶居年久，無生人跡。媪子不慧，冒入林中，自言於鬼無畏，遂爲鬼族所殺，事隔數年矣。無人入收彼骨。此媪念子，坐此屢詢過客，請以巨椎酬客。然客有聞者，均無敢入。客何爲聽之？媪聞言怒曰：客毋聽彼人言。山中安有鬼？凡有鬼，均匿無膽者之胸中。雖然，山中固無鬼，而實多狼。吾深知吾子之骨實在山洞，以吾夢見吾子，因而知之。噫！媪老無力，不能自舉其軀入山村，人膽小如鱗，自蘇嚙殺吾夫後，此村遂無英雄。吾夫死時，週身鱗傷，殊可憐也。吾聞言，木然

不能答已而一一請如媪言。惟先求媪示椎。意將提之入山。與鬼王抵。媪聞言立起。匍匐入茅屋中。以手挽椎於地而出。呼余曰。客來視此椎。天下安有如是械器耶。椎巨作旋螺紋。其黑如鐵。且如經百鍊而成。光滑可鑿。余曰。見之矣。此時心中極欲得此椎。因向老媪曰。此椎胡名。媪曰。椎名守水魚鷹。凡經其所啄。悉無逃魚。此椎歷五英雄用之於戰場。死此椎下者。凡一百七十三人矣。最後之人得此死。二十人方爲人所殺。椎運至此始歇。今若有人得此死。必弗釋。以握椎以死死凜凜也。在蘇嚕國中。尙有一械足與椎敵。械爲神斧。藏於齊格沙家。齊格沙者。斧頭族酋長也。居於彼村中。斧柄爲古神脛骨所製。此神斧與大椎矗立吾村之前。卽蘇嚕勇士三十人。猶莫敵其一。余曰。此誠人間第一利器矣。媪聞言。張深目視余久之。時立余旁者一人。斗言曰。此姥今日誠語矣。然我告少年。幸勿聽之。且勿冒受此椎。果受此椎。吾恐人將爭集以矛無利也。今此村人殊無一敢據椎爲己有者。余曰。男子之死於戰場。爲樂何戚。戚爲余語已。沈思久之。此媪仍視余弗止。久乃言曰。此魚鷹不得其主矣。少

年童駭耳何爲嚮之求骨吾後此將得偉丈夫始贈以此椎於是言之者再余曰老媪勿急媪能先假我以椎持往求骨即以此椎殲鬼族不其可乎媪曰少年乃向我假魚鷹耶否否予假椎將並汝不之見矣余曰我非盜奈何見疑果爲鬼所誅則人椎果不之見若幸生則必致歸老媪之子骨卽不得骨亦必歸魚鷹於媪設媪不假吾椎吾亦不踏鬼區媪曰少年吾視爾目良馴語時窮其目力注余久乃曰贈爾魚鷹速歸吾子之骨少年若不幸吾亦無惜此椎卽不得骨歸我亦未晚若徑得骨不特椎歸少年卽榮名亦屬爾身少年卽死亦轟轟且能拔出吾子之尸於羣尸之上老媪爲幸多矣

明日遲明余握魚鷹之椎左蒙小盾結束上道老媪祝我平安執手與吾爲別而村人爭集譏侮曰此少年軀幹一掬而已何能一張此巨椎孺子慎之彼中巨鬼將奪椎椎爾可懼哉而村中有垂髻女子爲媪之女孫引余至隅陬乞余弗行以鬼山叢林中多凶神所附入之恆不返遂無人敢窺足其地謂是中皆鬼嘯聲如狼嗥余謝

此女郎誠意。亦弗答諸村人。沿路迤邐入鬼山。革拉氏語至此。指謂洛巴革曰。客若知鬼山中。果有鬼者。請出洞一觀。月明此卽鬼山。月色也。洛巴革此時亦起。出小穴仰見一峯。矗天形式。如一婦人默坐。俯首於胸所居之穴。在婦人襟袖之下。更下則巖勢直趣山。跌一俯千尺。四週小樹環繞如裙幅。更下有大叢陰蔚無隙。張翼直接崖頂。崖足距河。河外大平原。屬蘇嚕界。革拉氏因舉大椎指一區曰。此平原中有小村。卽嚕日老媪居也。遙距高峯。卽余當日來路。叢林中村人素稱爲鬼族者是也。距樹林之左。有小徑。卽通此洞。又指一石曰。此洞扉也。洞扉側蔽吾門。轉洞門而外。爲勢滋順。爾觀此洞扉。雖巨然以小兒轉之。皆可動。以石扉之下。石勢至銳如筍。之在樞。轉動至便捷。惟勿推筍脫樞而出。語時止一石爲限。言轉扉可止。此過此者。扉將下落如卵石之入壺中。雖然卽欲推而出。限而爲勢亦弗能。余今茲闔石扉矣。語已。以手挽石。石轉處果猶門闔狀。門闔竟無人知。是間有洞者。余語石狀足矣。今且入。續前談。此事旣綿亙。且駭怪。余今一一爲客述之。余別老媪入山時。村人爭隨余至。



河上。河水方漲。無人游涉而渡。村人擲揄。謂余弗敢渡河。晒余曰。爾仗魚鷹。今且在此。守魚矣。爾試以椎擊水。水或退。則汝不防。涉衆侮余極。余咸不答。乃以繩縛小盾及骨囊於腰。脊間復以革帶縛巨椎。以齒嚙之力。躍入水。鳧趣彼岸。水激衝我。凡二度。幾沒。村人聚岸上大呼。謂余已死。少須。余復出。終乃得渡。村人亦無言。爭相駭怪。目注余至崖下始返。此崖絕不易登。待爾足力健時。吾當示汝以蹊徑。顧崖雖沮險。余亦力上。上未及半。已及叢林。少息林下。出餌食之。餌蓋預藏之囊中。雖溼猶可食。余意少飽。始能鬪鬼。已而挺身入林。林極蔚密。葉厚不見天。日光所入。微如新月之影。余仍健步前林中。往往迷路。然自林中時時恆見石人坐於鬼山之上。余即用此爲入山之鵠。力趣其跌。肺葉振振。猶宵行入叢莽中。靜極頗生畏。四矚覓鬼。竟無一遇。有時見異蛇。作斑點蜿蜒。並余行。余意此卽奇鬼見矣。樹上有狐。目光閃爍。作異聲如婦人度曲。余亦行歌而過。以壯余膽。至是林乃漸稀。地乃漸峭。仰跂。天光如滴水。直下。余言至此倦。且夜深。宜就宿。明日再爲續之。今且問客何名也。洛巴革曰。吾

爲摩波子。字曰洛巴革。余之陳迹。亦將告汝。待汝言卒。余再續陳。今宿矣。格拉氏聞洛巴革名。駭然。亦無語。乃同臥地寢。革拉氏出鹿鞞。蓋洛巴革大狼赤身臥石而寐。而洞外羣狼乃大嘯欲嗅人血。而食顧石扉闔不得入。

第十三章

革拉氏王于狼窟

明日洛巴革醒。知氣力已復。息於山洞之中。竟日。天暮。革拉氏獵歸。負牝鹿於背。二人同去鹿皮。坐於火次。噉鹿肉。斜陽沒後。革拉氏復申前說曰。余是日穿大叢林。直達石巫足下。巫巍坐林中。千秋萬歲。勿動。以待天地之沒。此日光甚溫。輒而蜥蜴與飛鳥往來如織。日光近暮。蟲鳥仍無數。余觀之。亦不懼。直履巖上。巖愈峭。樹愈稀。草纖細如毛。余遂躡石巫膝上。已近石洞之外。仰首望巖際。血乃大冷。驚極。都無人色。見羣狼無數。大逾常。狼有宿者。有哮勃而跳躍者。有生嚼獸骨者。有作犬坐者。舌露。其吻作饞狀。去狼少遠。而洞口見矣。意洞中嫗子之骨。必且在是。吾餒。不敢進。防爲狼噬。忽復大悟。狼噬人立爲鬼。故曰鬼山也。吾思驟退而顧視。此巨椎似有。

神靈反椎擊吾背。嗙余爲怯者。此事吾深不知其所以。然或偶然反擊耶。抑椎神見靈猝然擊我耶。此時媿極。自念歸時聽彼人侮我及老嫗詈我無信耶。卽逃歸安知不爲鬼殛死於林中。轉計不如死於狼牙爲得。乃決然進身。狼羣遲恐。又生其退齟之心。於是舞椎疾呼。作合拉葛西聲。自石罅中出奔。狼羣爭起。立領毛皆豎。目閃閃作光。而狼臭已奔集。余鼻狼見余爲人而猛進。其羣亦大愕。或奔或竄。皆散於是。石巫足下。乃無一狼。余獨立洞口。四顧自喜。尅復狼城。乃不殺一狼。喜極欲狂。遂近洞門。猶鬪雞。獲勝躍登屋脊也。洞前得小穴。從穴內覷日光。適射入洞中。盡明。余復大驚。蓋洞深。受日莫達。其輿言已。指所居洞壁曰。其上有穴。若龕。以火燭之高。可累二人。始及似鑄鐵爲之。容一高座。入座垂跌。莫及地上。客試觀之。肖乎當日吾來時。中有枯骨如腊。坐此穴上。其人似曾爲人於世間者。黑皮裹枯骨。望之生畏。尸狀以兩手按膝。支拄久。乃不仆。右手尙握皮鞞。嚙其半矣。嚙旣始。畢命二目亦以皮蔽之。似有所畏。而屏其觀聽。一足已斷。一足尙下。垂足所垂處。其下塵土紛積。有矛鋒。

鏞矣。外觀洞口有石滑澤如碾器。若問其何由滑澤者。余將更告汝。以所由方。余伏小穴內窺時。有牝狼喘於洞中。似行長道而息者。爲狀甚壯。牝狼之側有牡狼一。旣老且黑。大逾吾平日所見者。度之定爲羣狼之祖。頭骨崢嶸。脇骨亦隆起。條條可數。此牡狼卽居枯腊之足下。余觀牡狼徐退至洞口。直躍向內。至枯腊足。跌下以掌反抵洞口之石。蹲而始躍。長日如是。石爲狼掌所擊。故滑澤至此。此狼近一秒鐘許。復退且哮。且怒。以齒相嚼。更躍至枯腊之旁。大嗥而起。再躍再嗥。牝狼亦起。同躍。意將直竄穴上。取枯腊而嚼之。卒無功。百躍不出一矛之地。今洞口之石光滑卽爲此二狼之足下所摩。抵耳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二狼在此。必欲得枯腊而甘心。而卒不得。偶至枯腊。足跌亦不能及。然已嚼去一足。一足尙懸壁上。余久觀深奇。其狀牝狼吐舌。吻外力躍。幾及其足。乃仍跌。此蓋第末次之躍矣。牝狼精力皆罷。黑血冒出其吻。牡狼見之。就嗅其吻。知其罷不能起。因齧其領毛。似策之起者。二狼乃狺狺作聲。如相告言。日光中所見狀如此。余股弁不可止時。牝狼瞑如睡。牡狼之牙已入其領。余

念趁此擊之。其時矣。防此牝狼。既死。其牡將來噬余。余復何待。因舉椎入洞。乘其不備。擊之。牡狼聞余足音。或余影。爲彼所見。乃舍牝狼。目灼灼視余。不呻不嗥。直取余。領。余舉巨椎。盡力擊之。椎下適中其胸。仰跌於地。猶倔強力起。再撲余。趨避以椎下擊。中其右足。立斷。遂不更躍。拖其斷足。猶伏行。而前嚙余腰。上皮囊。余負痛。二手握椎柄。倒插其頂。狼之鬪體始碎。而利牙尙鈎余皮囊之上。余亦顛頓於地。以椎柄反抵其牙。牙張。余痛始釋。余自顧其創。殊不劇。復視牝狼。忽起立。如未傷狀。余疑牝狼既死。何以能立。後乃知狼鬼見形。往往如是。彼類雖自相殘殺。究不盡。殊惟人力殺之。乃真死耳。然亦甚難。此時牝狼起立。既不視余。亦不視其牡。但翹目視壁上尸。余伏行至其後。舉巨椎。竭力擊之。適中其項。就地顛頓。久之亦死。

余椎狼後。少息。出視洞外。西月方落。叢林盡黑。日光尙燭。此石巫之面在勢。今夜當宿於此。雖月明如晝。而余亦不敢涉平原。防狼及鬼攬余以去。然若弗行。卽爲無膽。且此壁上之尸。何由能出。今姑覓水止渴。並滌吾創。余飲滌。既訖。歸坐洞口。觀日光。

沒於地球以外。日落後萬象都寂已。而樹聲大動。風觸青枝。沸如怒潮。羣樹受風時。月輪適上。黃昏透出。林杪林中。鬼嘯之聲。雜以狼嗥。而巖上亦作虛響。答之。洞前景物。在在令人毛戴。余前此殊未審神巫足旁。乃有此妖異。設知之者。余又何敢遽至。當此之時。惟余與死狼及枯腊居洞中耳。然試出間步。而月明適射。石巫之面狀。似視余。余大惶怖。恍然大悟。此果陰界爲神鬼窟宅。猶羣鳥之聚林間。徘徊瞻矚。心滋不怡。遂入洞。至牡狼尸。次出利刃。就月影中。褫狼皮。不及一句鐘。皮脫。余且褫皮。且歌以壯吾膽。以壁上枯腊甚獷。厲可畏。又狼鬼之聲。四徹。故味歌詞。以祛吾怖也。月光入洞。至明徹。余因光力。仰視盡覩。枯腊之皮及骨。又仰見尸面。布裹自問。此布何由裹面。豈不欲見此跳踉之巨狼。欲仰取之耶。余方視時。而巨聲甚厲。漸近。余前視之。有灰色之物。躡行而至。二目盡赤。閃閃向余。其吻至。修似嗅血腥。而至。余大呼。舉椎疾前。擊之物。負痛作聲。竄入林影。而沒。余脫狼皮。後置吾背上。推狼尸於巖下。已而巨影幢幢。復至。環死狼之側。爭食其齧食。而且爭。至於齧盡。乃已。且舐餘血。都盡。

余若醒若睡。均不自覺。斗然矚奇光。此光不省胡來。作絳色。射入枯腊之面。余似聞枯腊發聲。其鬼宜久。餒無力。忽作兇很之聲。語余曰。福哉革拉氏。汝爲西沽耶那子。又曰。大狼革拉氏。汝試言來。此何爲。此石巫者。坐待天下之亡。是間都無人迹。汝來何爲。余恍惚答言。亦作奇聲報之。曰。福哉陳死人。汝高座猶鷲鳥之棲石。吾來此收汝骨。歸授爾母。令瘞於地。枯腊曰。吾在此久。坐閱鬼狼之躍。取吾尸。至於石滑力罷。不已。吾坐此七日七夜。而飢狼守余。後餒火灼吾心。始久坐不去。化於石巫之腹中。長守此山。中日月星辰風霜雨雪。且聽彼鬼狼之聲。日夜謀將撲余。余蓋馴習智慧。學此石巫。億萬年不死。方吾入山時。吾母尙在妙年。今如何耶。革拉氏試告我。余告以髮禿齒危。面皴年鬢已高。村人皆謂爲狂人。而吾因得爾母言來。收爾骨。陳死人爾當知之。余所乘椎。聞出自爾父者。今屬我矣。枯腊曰。椎宜屬汝。汝有大力。敢入鬼窟。許我以窰窰之樂。汝聽之。後來亦將得此石巫之智慧。永永居此。鍊爲石人。凡爾此時所見。均非狼所殺者。亦非狼皆鬼也。鬼得年久。化爲此物。幻爲異狀。以待人戮。

革拉氏汝知此物之何以生及何以食爾且待月光上時爾登石巫之胸際遠矚巖外必知羣鬼之狀惟羣鬼之運亦垂蹇矣飄游不得食乃幻爲狼狀往來於鬼山之間久延其命以待人誅彼餒久乃欲力嚼吾骨爾所殺之狼蓋鬼王其牝卽后大狼革拉氏吾今將授汝以真訣汝旦晚亦可爲狼鬼之王然尙有獬兒至此助汝爾今可將黑狼之皮附爾背則羣狼咸將服爾是間狼數共三百六十三汝盡有之惟獬兒亦俄頃至汝以牝狼之皮授之爾二人遂乃督率羣狼將爲爾得食且爲汝戰死而後已中尙有物可以擾汝亦有不應擾汝者汝自擇以療飢尙有一言吾母所賜之物非佳品也爾無此椎固不能誅狼鬼然爾異日卽死於此椎之下明日爾可置吾於背歸骨於吾母吾或得甯靜而宿不爲狼鬼所擾吾言盡於此汝其識之語已厥聲漸微至於不可聞而止然鬼聲雖微吾尙呼而問之曰爾所云獬兒誰耶鬼微應曰屠伯洛巴革查革之子蘇嚙獅也洛巴革聞言駭曰我卽洛巴革未嘗爲屠伯且摩波子非查革子蘇嚙獅也吾憶汝必夢中所言設非夢者則此枯腊亦妄言



耳。大狼曰。洛巴革。汝言爲夢。亦確。卽此枯腊。妄言亦未可定。雖然。此固不實。他事亦未必妄。汝或能聞之。自吾聞是言。初不疑爲夢。迨後酣睡。或卽夢中所見。亦安可定。迨余醒時。叢林雲氣。霧起濛濛。不辨南北。尙有微光照於石。巫頰上。因起覓夢痕。所在以證其實。與否。遂出洞門。覓路登石。巫之胸及其頂際。已而果得路。日光適射巫面。余仰觀石。巫之面至清晰。近而睇視。此巫大類老嫗。半已衰朽。蓋山石凹凸。成爲眼鼻。近卽巫面。復不類。因大悟。人間巫魍。亦不過如是作僞態欺人耳。余猱升已及巫胸。往來久之。忽從石積得裂縫。可容三人聯臂同入。長逾半矛之地。石縫之前。大石卓立無數。似經燒餘。石下有舊盂一。及一火鏟。余俯而窺之。其下絕深。生青苔及稂莠。蓋潮氣浸溼。故生此草。舍是外無他物。余忽悟前夢僞也。方欲下石歸洞。此時心復微動。竟入石中。排去稂莠。其下悉青苔。余以椎柄剷去青苔。然椎柄所觸。得一物。作黃色圓形。形如石。鏗然有聲。吾拾之。則嬰兒髑髏也。余更挖而深之。其下無物。均人骨。似已朽化多年。小骨朽而巨髑尙完好。或黃或黑或白。其色不一。然均未碎。

審視骨色。均有野狸及封狼之齒痕。吾觀後。更不復回視。吾歸洞後。更褫牝狼之皮。褫已。日上。余計可出山矣。顧吾此去。必攜此枯腊而行。方足報命於老嫗。然枯腊。吾頗不敢近。以夢中能告余。以爾許之言。似是靈鬼。顧事已至此。不能不載之。同歸。余乃累石爲階。登此高穴。舉尸而下。尸絕。輕僅皮附骨而已。余既取尸。後束兩狼皮於腰。膺去其攜來之囊。以尸身未化筋骨。猶鈎鎖如人。不能碎。捨其骨入囊也。吾乃以枯腊騎坐。肩如馱嬰兒。尸膝下垂。適當吾胸。因以尸股分承兩肩。余以一手攀其脛。徐徐出洞。歸村下。陂時疾行如箭。以余遵來徑行。不患迷路。然道中無聞。無見。至一處。忽有旋風。作鳥翼相撲聲。視之一巨鷹。以翅橫掠吾背。之陳死人。吾大呼鷹駭。而去。余疾入叢樹中。忽變爲徐行。以吾背上之尸。防觸樹而失。其顧久之。至林之叢蔚處。聞有狼嗥於余之右側。而左側亦有狼嗥。應之二狼。既作聲。四嚮之狼。皆應。余疾行弗顧。趁日影所射。取路而前行。次見有灰色之影。自遠伏行。引鼻四嗅。移時至林缺處。暴見天光。而地球上之狼。同聚其下。余見之。肝膽都鎔。脚顫不可止。狼四集。

咸作飢容。余蠱立舉大椎而羣狼呻吟作聲皆伏行近。余作大圓如重圍。然皆不進。撲均徐行中見一巨狼大躍幸不近。余似欲搏。余肩之上尸。余身側避狼不克取。復坐於地立而作微聲。余始憶及枯腊夢中語。果爲噩夢者。則余何能爲狼王。且與獅同。王狼國其事果有驗耶。不爾羣狼滿前狀若朝覲。則夢兆又似實矣。余凝思久之。乃出聲語。狼而狼亦舉聲答如奉綸音。爭近余前。初狀若噬余。然竟弗動。爭吐其舌。舐余足。進若媚。余爭泥余身作狸奴親人狀。間有一狼欲搏吾肩之上。枯腊余椎之。狼戢尾受椎。而他狼亦怒嚙之。似惡其犯上。余此時大悟。此身已爲狼鬼之王。乃分狼陣前行。羣狼尾余若侍從。樹葉滿地爲狼所踐。撼撼作聲。塵土亦上騰不止。頃之垂出叢林之外。忽憶此狀不可爲人所見。防人以我爲妖人。將取我而殺。乃少止於林下。麾羣狼歸。狼大嗥若戀余。余亦憐之。謂狼羣曰。爾輩少待。我將更來。王汝狼國。此時羣狼似解意。皆反且行且嗥。遺余一人出樹。洛巴革夜深矣。遲明余將更申前事語。汝。

第十四章 狼自相友愛

出樹時。日已晚。吾負尸直至河瀕。河水雖盛漲。然已少退。余足及河底。直揭而渡。卽用此巨椎爲舵。水深處僅及余肘。對岸有人見余負枯腊於肩上。且於腰次見狼皮。大呼入村。謂有異人騎狼渡水至矣。村人大集。及余入村時。人聲已滿。惟此老嫗罷不能前。故不出村。人中有知余徑入深山。復見余背上所騎枯腊。益駭。顧村人雖駭。猶不散。以尸狀及余至奇。每余行及其旁。則稍讓以路。余默然入村。村門中老嫗坐曝斜日。見狀亦大呼曰。衆何爲駭。奔遇眚耶。此高而瘠似死人者。誰耶。村人爭退。亦不之答。男婦雜沓。孺子依肘下。彼此相牽。互隨而東西。爭矚余肩上之尸。余旣至。嫗前衆圍而視。似一大軍。余至老嫗前。舉尸置之地。上呼曰。老母。爾子在此。吾自狼穴中奪之。而出穴中。狼多於蝨。尸身皆全。所缺者一足。嫗幸爲瘞。吾長路負之。至滋苦矣。嫗見尸乃出其枯腕。去尸額布。大號而顛。以手把尸。痛哭呼曰。此真吾子。吾所生也。吾已隔二倍之十年。與一半三十年不見其面矣。吾子無恙乎。汝今擇窀穸乎。吾

與汝同瘞耳。語已復號立而張其二腕。忽見白沫沸自其脣。立蹶於尸上。死。村人相視寂然。景甚慘慄。已而有人呼曰：是人爲誰？能於鬼窟得尸歸？余直應之曰：吾爲革拉氏。其人曰：非也。汝殆狼耳。獨不觀狼皮尙蒙爾頂乎？余復曰：非也。吾名革拉氏。所云狼者，汝錫我名此耳。然狼亦猛獸。今即名爲大狼革拉氏。其人曰：汝必爲狼爾。脣上露獠牙，非狼狀歟？汝必非人。時復有人呼曰：此非狼亦非人。蓋男巫耳。舍男巫外，何人敢越此叢樹？且得此枯腊於石窟之中。村人曰：然彼旣爲狼，亦男巫也。趣殺之。殺此狼巫，則鬼始滅迹，不敢涉吾村。村人遂爭挺矛，取余曰：我實狼亦男巫，今將以狼及鬼滅汝，必竟吾志。始已遂握椎，狂奔衆不能及。方余奔時，路遇一女，郎載包穀一筐於首，手執已殺之小羔。余此時狀果如狼，力奪其包穀及羔，揭水而渡，匿於石縫之中。餐包穀生噉羊羔，遲明灑狼皮上，露水復入叢林之中，作狼嗥羣狼聞聲大集。由遠而近，余聞其爪行之聲，狼陣多以千計，無獨進者。向余力搖其尾，余數之得三百六十三。狼余遂引狼歸山洞，洞即此也。今已十二度月圓矣，似已成爲人狼。

卽以狼行獵諸狼咸聽吾命吾何言者狼必如旨洛巴革爾能靜攝膽力粗復者吾示汝以奇狀汝能從我游觀乎此時洛巴革起而大笑曰吾年固穉力量未臻於成人然吾安肯以背向此狼作懼狀今且與君鬪捷見黑狼與灰色狼角勝負也革拉氏曰容當以牝狼之皮附爾身勿令鬆懈脫去此皮創當劇烈於是洛巴革亦以灰色狼革裹其身啣狼齒於額際爲日所射閃閃動目右手握矛革拉氏則裹以黑狼之皮立於洞外俄頃月光射其面洛巴革視其面作野人狀眼光四矚狼牙挺出脣外舉首作狼嗥革拉氏凡三嗥愈嗥愈烈聲反震入叢林中四邊皆應應者亦漸近漸明徹似有足音有巨狼一亦龐然作灰色直向革拉氏後之從狼至夥爭集革拉氏前搖其尾且有附集其身者革拉氏以巨椎麾去之羣狼見洛巴革爭張巨吻來撲革拉氏呼曰立而勿動且勿恐洛巴革曰我素憐狗必不之死洛巴革語雖如是然中情亦却蓋此時景狀至可畏怖時羣狼已張吻環集勢在一呼吸間洛巴革立膏狼吻然洛巴革作狼王狀甚肖羣狼遂不敢進喙且嗅得其皮知爲狼王也亦爭

搖尾舐其足。洛巴革知羣狼不復爲梗。復見牝狼。悉至其旁。方悟己之所着。牝狼皮也。羣狼餒象甚足。然皆健碩。月光中亦不能得其數之多。寡洛巴革見羣狼眼光純青。不覺亦作狼態。舉首嗥。無數牝狼亦爭作答聲。革拉氏曰。吾族盡在此。可以行獵矣。吾弟聽之。汝須趨捷其足。今夜須遠行。革拉氏乃大呼曰。吾民若黑爪。若白喙。速行趣獵場。號令一出。革拉氏徑前。洛巴革從後。更後則鬼狼尾逐。勢如怒潮。爭跳躑下於山陂。飛踐亂石而渡。狀如牝鹿。未幾至叢林中。黑影翳翳。革拉氏止步。舉大椎麾狼隊。羣狼亦止。革拉氏呼曰。吾民。吾嗅得有羣獸伏林中。爾輩可入取之。語已。狼大入。革拉氏及洛巴革止林下俟之。少頃。聞樹枝拗折聲。有野兕牝牡各一。仰嗅空氣。作異聲鳴。革拉氏曰。此物得之。可充佳饌。以此牛瘦瘠。爲肉至脆弱。一經吾民見之。卽死。亦必得以實其嗛。革拉氏語時。前驅之狼立撲二牛。牛亦狂奔。革拉氏及洛巴革隨羣狼。逐牛碎石。爲狼牛及人足所踐。咸有聲。洛巴革此時隨狼捕牛。覺身亦爲狼趨走。尤捷於狼。迨旣入林。革拉氏大呼黑爪烏喙。及吸血碎尸。四狼來前。此四

狼果從羣中逸出四足分前後極馳視之如以腹親地已而兇反奔向山遁衆狼圍之兇大狂踴洛巴革亦在狼羣中與兇力鬪遂及石巫襟下兇懼死愈瘳衆狼出舌垂涎不止少須革拉氏呼洛巴革曰爾病新痊勿疾走以傷氣汝力能及我取此兇耶語時身去兇僅及兩矛所及之地洛巴革呼曰否仍力前追兇其疾如飛已及二兇之前以手按兇背力跨其脊狀類白種人之御馬舉其矛貫牛脊立洞兇大躍起而蹶洛巴革呼曰革拉氏汝來前余足迅耶狼王迅耶革拉氏歎曰勇哉天下更無人趨捷似汝汝真古今不經見者汝一而已兇既中矛羣狼爭疾如湧力褫牛尸革拉氏以椎驅去之衆狼咸伏息革拉氏曰趣以矛取牛截旣竟革拉氏以椎麾衆狼狼乃爭集死兇之身轉瞬之間餘牛髀而已而每狼所得亦僅少截食已皆歸巢宿自是以後洛巴革亦告革拉氏以身世革拉氏請同居爲兄弟同司狼族或往尋摩波於查革之村然洛巴革日夜思蓮花娘革拉氏問蓮花娘安在洛巴革曰即在君鄉井合拉葛西也革拉氏曰稍俟之必可得



洛巴革居狼國。心已同。狼頓改人性。遂與革拉氏立盟爲兄弟。誓同生死。如一人之身。而羣狼無食。則四山喚人血腥。此二人視狼。猶將兵。每令必從。月明中恆率諸狼同出獵。食至涉河。出於平原。以狼數衆。山居不易得食。而村人聞狼嗥。出視似見羣狼出叢林攫人而食。或一二。或三四不一。村人乃大驚。謂爲鬼禍。閉關拒守。無敢夜出。實則狼羣之出。殊不攫人。但有時得象。有時搏獅而已。他無所犯。洛巴革居鬼山。經數月。一夜夢蓮花娘。忽動其溫柔之思。瞿然而醒。遂亦念余不置。余何人。摩波也。且欲得余之迹。兆今居查革之村。作何狀者。更欲問彼何人。洛巴革之母麻姑華及其妹蓮花娘。與羣昆於是。洛巴革起而着衣。不爲前此之赤身竊出叢林入山村。卽前此贈樵老嫗所居地也。洛巴革對人言爲別村人子。欲就此覓偶。村人聞言。覩其狀甚獷野。間有人問曰。此人是爲革拉氏巫鬼乎。復有一人言曰。非也。革拉氏吾曾見之。洛巴革報言。不審革拉氏爲誰。且不知狼國事。是時適有壯士五十人至。洛巴革見其弁長。爲查革列將。始洛巴革將欲有言。斗覺有守尸之神。禁之勿發吻。

一發將立死。洛巴革乃隅座一夏屋之後。覘動靜。村中酋長大震。以爲列將至。將夷其村。戰慄問來意。將校曰。此小事耳。然亦重大。吾奉王命。來取一少年。曰洛巴革。爲摩波子。摩波者。王之神巫也。摩波自言。此少年爲獅所得。入此山中。而查革王欲取證此事之誠否。村長曰。茲事民殊弗聞知。若其人在者。將如何。將校曰。殺之而已。洛巴革私念是事似必行。村長曰。誰爲摩波。將校曰。爲行惡之人。其家人已爲王滅。無少長皆死矣。

第十五章 王使者爲二少年所殲

洛巴革聞言。氣填咽不可止。憤氣幾欲裂其胸。謂其父摩波已與家人同死。摩波者爲彼所摯愛之人。然雖怒仍未遽發。偵諸人無覩之時。徑趨至夏屋之前。越村而去。徑趨渡河。入鬼山。所<sup>列</sup>校尙擲炙村人。必欲得洛巴革。村長乃告列校以革拉氏踪跡。列校咸不謂然。以<sup>革</sup>拉氏居山久。必非王村之人。續復有人言曰。山中尙有一少年。蓋新來者。狀至高碩。雄勇。目閃閃有光如矛鋒。彼人尙在吾屋後陰翳之中。村長

乃起而取洛巴革。而洛巴革已前逝。駭曰：此少年逃矣。何無一人知者？恐其人亦男巫耳。我尙聞鬼山中。有二人同居。合鬼。狼夜出行。獵而虛實。則全村都不之悉。列校怒曰：今吾將殺汝矣。汝何爲縱此少年他逸？此少年必洛巴革。爲摩波子。村長猶力辨其非。謂此種人均男巫。多幻迹。吾輩何能刺取。惟尙有言。設將軍能至鬼山者。可以衆往。我村人荏弱。殊不敢入山。列校曰：諾。以明日往。吾居查革村中久。勇力頓增。吾查革村人。萬無虞。矛鋒獸鬼及他妖術。此種妖人。最患王之號令。今且暮。趣供張。吾明日列隊入山。此列校所言。殆與村人永訣。明日不更見太陽矣。洛巴革旣入山。山路至審。無所壅窒。徑至狼穴。狼皆醒。近洛巴革而嗥。洛巴革亦大嗥答之。忽有巨狼進前。洛巴革卽呼其名。然狼弗之識。突前作聲。洛巴革始憶狼。鞞未被其身。自以日中狼方睡。故不帶鞞而行。夜中則否。且洛巴革之出。以將度越村莊。防爲人駭。故未及之被服。蓋未料將夤夜入山也。洛巴革知狀危矣。遂脫腰上甲裙。揮巨狼。狼仍大集。洛巴革知不免。乃健跳入洞。狼追莫及。時有一狼。幾及其裙。顧洛巴革行如。

風飄瞬息已入洞閉其石門取牝狼之鞵服之更出狼目立明知爲二王中之一始退洛巴革坐於洞口待革拉氏已而革拉氏歸洛巴革告以己事革拉氏曰吾弟此行殊冒奇險今彼人將何爲洛巴革曰吾國民方思噬人肉今縱之猛噬查氏之將校彼方四偵以索吾命吾命狼食之爲吾父母昆弟復仇復問革拉氏曰兄意如何者革拉氏大笑曰吾弟此舉至樂吾獵獸至倦今夕乃易而獵人洛巴革點首曰此夜當不縱彼一人歸也吾思此列校之來如懷春之女思其所歡耳今且飽食爲夜尙未央於是革拉氏號召羣狼乃先坐食食已披鞵革拉氏大嗥羣狼之來或以十羣或以二十羣奔突而前已乃大集革拉氏執大椎宣諭於狼羣中瞑目言曰吾民今夜勿獵獸當獵人且爾民甘人之肉不逾於獸耶羣狼似解意爭嗥以答乃分行牝狼隨洛巴革牡狼隨革拉氏無聲捷疾直赴平原至河亮水而渡河之去村約擲八矛之遠狼羣似待定策革拉氏以牡狼趣村北洛巴革以牝狼趣村南時狼王發令令彼整疾無聲汝狼亦弗嗥時南北二村口均塞以荆棘狼前盡去之村犬聞

聲。羣吠不已。且嗅得狼腥。以洛巴革所占地居上風。風扇狼腥爲狗所嗅。爭趣南向。撲洛巴革。見狗吠亦進撲羣狗。盡死。狗聲哀咽。爲查革列校所聞。村人亦覺大起。挺矛出。月光中見一人被狼韜趣牧場來。草荒沒人。而村畜已移。牧他處。見牧場中狼集無數。咸大駭。謂鬼集吾村。乃爭赴北門。遁既至北。復見一人衣狼韜羣狼集。其後村人有驚仆者。有他避者。而列校及他村人聚而爲團。陳似有人告以同死於狼牙之中者。此時洛巴革及革拉氏咸作狼嗥。驅羣狼撲入列校團中。羣狼亦大嗥。聲動山岳。爭入人羣。噉裂支體。有膏狼吻者。有四散奔越者。但見頭足分裂滿地。卽有幸能逃越者。亦爲狼嗅得。此二人亦逐狼四走。弋取巨椎。上下如流星。尙有十餘衆。踣地哀鳴。而洛巴革矛鋒閃閃。久之無一人生矣。羣狼尙嚙其餘。齧痛飽不已。此二人相見。作狼嗥聲。相慰藉。謂大仇已復。凡來撻殺者均伏狼誅。且命羣狼入茅屋中。覓取餘人。猶獵狗之偵獸。得卽殺之。或驅出入於羣中立。嚙以死。續有一偉男子。亦爲羣狼驅出。將撲之地。洛巴革異之。麾却衆狼。始見其人之面。其人卽查革之大將。

奉命來取洛巴革者。洛巴革進曰。問訊大王將校爾何事。至此此地屬神巫影中。語時以矛指石巫。適月光映徹石巫之面。然此校雖在惶悸中而答言甚洪亮。對洛巴革曰。此事何關汝者。爾狼族已刦吾之王命。今所餘者吾命耳。趣盡之爲快。洛巴革曰。將校勿暴戾。公來非欲得摩波子耶。列校曰。然吾求此少年乃得惡鬼。列校語時尙目注羣狼爭食人。截股弁不止。洛巴革曰。將校視之。乃自去其狼鞞。曰。爾視吾面。其卽爾所邏取之少年乎。列校駭然曰。是爾。洛巴革笑曰。蠢物。今始知之耶。我知爾奉命來故。一遂汝所欲。因指死人謂之曰。汝擇所歸。汝甘以命與羣狼抵乎。將但與吾屬四巨狼敵乎。時黑爪長喙吮血裂尸。四狼張目出舌專待吞噬。洛巴革復謂將校曰。爾不悅與狼角。則當與我角。果能勝我。我死。則與持巨椎者角。汝必有一勝。汝須知吾與彼人卽王。此狼國者。將校曰。我畏鬼不畏人。人卽神巫。吾亦無怖。洛巴革揚矛曰。勇哉。於是二人起鬪。未數接。洛巴革之矛觸敵盾。折洛巴革逃。將校挺矛來追。革拉氏始疑洛巴革佯敗。然洛巴革跳時左右奔突不定。而首尙嚮地。革拉氏

立視不已。忽見洛巴革伏地如鳥之掠物。瞥一旋轉。斗得一巨斧在手。將校趨而就之。而洛巴革之斧已斫落。將校之矛鋒脫其柄。洛巴革更下以斧斧鋒直陷將校。堅甲入其胸。斷其一臂。仰跌於地。洛巴革笑曰。爾此來爲覓健少年乎。亦自覓試吾斧之鋒耳。今趣睡語已。謂革拉氏曰。吾兄。吾後此不更恃矛當專恃斧。此人之矛來尋吾斧。猶無膽者之自覓死。不觀彼矛折。卽吾斧折之乎。今茲將以此斧往求大神斧。於齊革沙。此斧之名。義人見之者。皆呻吟恆稱之曰。呻吟斧。吾蓋得諸傳聞者。吾斧苟與巨椎合者。則天下英雄不足當我矣。革拉氏曰。請俟異日。以吾入山來。未行如是之殺戮。今且往索水壺與五穀。及天未明歸山。此蓋吾屬第一次借羣狼之力。宣威於查革之醜類者。自是以來。凡吾屬所經地。始行僂人。由爲查革所窘。泄怒於彼人。後此二人之威力。及鬼狼之鋒。一入人耳。人咸震懾。近村數十里無遺噍。然幸不遠出。有一夕。二子議將往殲斧頭族酋長齊革沙。彼人自尊曰霸王。卽司呻吟斧之主人翁。然洛巴革近村時。而狼皆反奔不敢進。因革拉氏稔前此噩夢。枯腊見神語。

以。惟。食。人。之。人。之。村。狼。衆。可。入。其。他。不。可。進。然。洛。巴。革。必。欲。得。神。斧。仍。思。進。圖。不。已。

第十六章

洛巴革冒險求呻吟斧

洛。巴。革。立。爲。狼。王。之。數。月。偉。然。如。丈。夫。兇。獍。健。碩。而。趨。捷。性。絕。嗜。殺。神。勇。無。匹。能。夜。視。同。於。白。晝。然。尙。穉。未。敢。自。稱。爲。屠。伯。亦。未。得。鐵。主。人。即呻吟斧也。然。求。斧。之。心。居。爲。第一。着。以。其。心。未。嘗。與。他。婦。人。有。情。懷。故。一。心。嗜。斧。如。命。苟。婦。人。媚。狀。入。其。心。者。則。勇。心。且。立。退。嗟。夫。此。孺。子。雖。得。利。器。胡。爲。者。洛。巴。革。常。常。至。河。濱。伏。於。蘆。中。從。蘆。莖。中。遠。覘。齊。格。沙。霸。王。之。村。一。日。方。伏。覘。忽。見。一。巨。人。既。碩。且。高。髮。被。其。身。肩。大。斧。斧。鋒。光。閃。閃。然。斧。柄。爲。犀。骨。所。製。洛。巴。革。見。狀。大。涎。此。斧。思。斧。之。得。甚。至於。坐。廢。寢。食。然。祕。不。示。革。拉。氏。以。革。拉。氏。沈。默。不。好。泛。論。故。亦。不。之。語。顧。洛。巴。革。雖。極。思。究。無。術。以。得。此。斧。一。夕。洛。巴。革。在。蘆。中。覘。齊。格。沙。村。忽。見。一。婦。人。豐。腴。而。美。皮。膚。作。赤。銅。色。徐。徐。入。蘆。中。至。洛。巴。革。伏。處。近。蘆。仍。弗。止。直。入。蘆。中。坐。於。地。上。去。洛。巴。革。所。伏。處。僅。擲。一。矛。之。遠。因。大。哭。且。哭。且。訴。其。冤。窮。狀。曰。嗟。夫。鬼。狼。胡。以。不。臨。撲。其。鄉。盡。其。人。亦。取。



麥西羅紛裂而食之。吾今必趣求鬼狼之至。吾卽畏其牙爪之利。亦將以身試之。吾一身之死。願死於狼吻。不願鬻我於肥豕。麥西羅設我與麥西羅成婚者。亦將以刀刺之。代親吻之禮。設吾爲鬼狼中之女子者。則齊格沙中必疊骨。至山積。當不待明月之更弦矣。洛巴革聞言。乃出其身於此女子之前。形旣魁碩。且獠野。而狼牙尙含其額際。因語此女曰。女郎。鬼狼行且至矣。此鬼狼者。隨時呼之。可立至。女子見狀。大震欲暈。少須。目注洛巴革。不已。問曰。壯士何人。我不懼汝。洛巴革曰。女郎誤矣。是間何人不懼我者。我力固足使之懼。吾蓋狼王中之一。余名已週徧於人口。實神巫處此鬼山。汝慎之。我將殺汝矣。汝卽號救於爾族。卽亦無倖。吾善走。萬夫莫及也。女子曰。狼王恕我。我殊無意號援於彼。洛巴革見女美。似悅。因曰。是宜如此。爾前發吻所言。齊格沙及麥西羅何人也。胡爲恨恨至此。吾聞爾語。心井如沸。女子曰。然則吾之所言。狼王悉聞之矣。何必更述以告王。洛巴革曰。可勿述。但述爾之事實。或吾能助力。幹旋其間。女子曰。是何復言。殆尋常之事。不足以瀆王聽。吾名西尼娣。霸王齊格

沙爲吾繼父。娶吾母後。母旋卽世。吾非彼所生者。乃爲吾定婚於麥西羅。旣胖且耄。其人吾甚惡之。然麥西羅甘擲無數生畜易我。洛巴革曰。女郎意胡屬。詎有他人否。西尼娣以目視洛巴革。久乃曰。無之。洛巴革曰。據此。則無他術。足以自免矣。女子曰。狼王聽之。尙有一線之路。惟死可脫。設吾死者。則吾免。麥西羅死者。吾亦免。然此猶小結局耳。惟吾猶有所冀。冀齊格沙死。則吾之樊籬亦脫。今問狼王。狼不苦飢歎。洛巴革曰。吾不能挾狼至此。甯無他術。足脫汝者。女曰。有之。能得一人以術試之。則尙可挽。語時。目注洛巴革。不已。此時洛巴革情血已大沸於胸中。女曰。王亦知此間人。爲人刼制。至何地耶。一村悉受制於執斧之人。設有人能得此斧。與執斧之人格鬪。而勝。卽吾主人矣。故事。此執斧之人。終身不爲人所戕者。其子當嗣位。王此村。彼霸業已垂四世。無一人力敵而勝者。然吾聞故老言。齊格沙大王父得斧時。蓋以計誘斧主而得者。是時斧主與齊格沙大王父鬪。觸斧未殊。乃僞死。斧主樂。方曳斧歸。僞死者疾起。以矛貫其背。斧遂歸其人。爲斧族之長。故齊格沙村中故事。凡觸神斧而

死者必斷其首。勿令再起。以矛貫其背。洛巴革曰。齊格沙得斧後。殺人幾許。女子曰。自得斧至今。死者殊寡。以村人無敢觸其怒者。胡待殺人。且執斧已霸一方。何人敢與之抗。脫有人試觸斧鋒。卽萬無生法。計得斧至今。凡五十人皆死其下。今齊格沙門外。尙疊枯體五十一具。示其威烈。王尙當知此斧惟格鬪而得者。方爲上。烈若以他道。弋獲及竊取之者。均蒙大恥。且於身命不利。將立死。洛巴革曰。然則何術足敵齊格沙。鬪之當在何時。女子曰。每年一次。夏季新月之第一日。齊格沙爲大燕。聚羣村酋長咸至。燕時。霸王起座中曰。孰敢近吾求神斧。繼續吾位者。趣來前。苟有一人前者。轉瞬間。村人卽送其人。至牲畜之所殺之。旣殺後。齊格沙復大言如前。是日有勇者皆可與燕。無所壅遏。卽齊格沙。凡有自請校藝者。莫不起角。不角卽稱曰。餒。洛巴革曰。屆日吾必至會。女子曰。是月大燕後。吾始嫁麥西羅。然必有人能勝齊格沙。爲王者。爾時則命吾嫁何人。吾無不從。此時洛巴革已知指女子亦知洛巴革垂注其美。頻頻顧盼。洛巴革心乃大動。蓋第一次爲女色所榮。乃顧女子曰。此時或適。

逢吾至其所。或僥倖戰勝。得此鐵主人。爲斧族百姓之王。此時女郎當勿遠我神斧之影而去。女子曰。狼王言善。然亦有人不欲居神斧影下者。惟此行必得神斧。再議所事。今求斧者多。咸無成事。未易輕舉也。洛巴革曰。然終有得之者。女子語已起別。洛巴革亦揭河歸山。西尼娣在河邊目送洛巴革歸。而愛情亦入心坎。此愛已沈鷲壯烈。而洛巴革思之尤逾於女。洛巴革素志嗜戰。甚於慕色。一生皆然。然美婦亦能以情慾勾引。俾禍集其身。

洛巴革居山。凡十五日。始見新月。然十五日中心緒潮湧。恆無言。閒時亦以此告之。革拉氏言。將與齊格沙霸王鬪力。得此神斧。革拉氏曰。此事不如勿行。吾二人雄長狼國。亦足自豪。更覓新械。亦奚不可。縱使得斧。而此局又將別易一狀。再汝卽得西尼娣。於願雖慰。然至不祥。蓋此女以身賣父。求偶安得。謂賢革拉氏懇懇言之。而洛巴革終不之答。此時心緒一得斧。一得婦。已堅如鐵石。且求斧之心。甚於求婦。已而新月上矣。是日遲明。洛巴革起着戰裙。以狼鞞圍其腰際。左執堅盾。爲牛皮所製。右

仗月斧即村中所得。誅查革列校者。革拉氏斜視之。曰。仗此遂可進屠齊格沙耶。洛巴革曰。吾必求踐所言。因進食。革拉氏亦結束同行。出林繞涉淺灘而渡。以晷水則需力。揭淺而渡者省力也。革拉氏伏於蘆中。以其人爲村人所莫識。防見而駭怪。於是洛巴革與之道別。兩人均疑後此不復有相見地。此時洛巴革嚮齊格沙會所行。旣瀕村口。萬人潮湧爭入。洛巴革羸人羣中進。遂至廣場。距齊格沙草廬外數步。諸酋長大集。果駢列。鬪體數十。恰對齊格沙之門。齊格沙坐鬪體之次。巍然高大。髮被其肩。傲藐一切目光。四射手中挽革帶。拖呻吟斧於其旁。每人入時必與神斧爲禮。稱之曰。主人翁。非禮。齊格沙也。洛巴革與羣百姓雜坐。距諸謀士前咫尺。然實無人識。洛巴革英雄者。惟西尼娣識之。然甚蘊怒。行酒於諸謀士。其在齊格沙之右。坐一胖人。目小於鼯鼠。熒熒作小光。望西尼娣。洛巴革自念胖者必麥西羅。此胖人晷刻中流血矣。時齊格沙張目語曰。諸謀士聽之。余心已決。將余繼女西尼娣許嫁麥西羅。特聘物初未及格。余欲得麥西羅牲畜百。以吾女美而碩。又碩頗有莊容。雖非吾

妻所誕。然在分亦吾女也。今麥西羅僅以五十畜相市。余今取決於爾輩。定去就。間有一謀士進曰。吾已習聞之。今且勿論。當遵古俗。請主人宣言於衆。聽衆校藝。勝者尊爲霸王。齊格沙聞言怒曰。此何足言。吾力詎不能逮者。吾少年時。年年於此會中。戮人已五十三。吾身無幾微之瘡。近年以來。已屢宣於衆。如牡雞示勇於糞壤之上。顧無一牝雞見答者。今衆且前我齊格沙。司神斧之主人也。衆中有能勝我者。當得此斧。並王是間。齊格沙語至疾捷。猶人妄意作祈禱聲。意殊不在禱。齊格沙語已復舉西尼娣聘物。呶呶不已。此時洛巴革忽起立。自其盾上出聲呼曰。齊格沙。我將與王鬪。爭此斧。並欲王是間。於是衆大譁笑。齊格沙聞言。睨視不屑意。曰。爾勿恐。可舍盾而面我。汝何名。出何族。爾欲鬪斧主人乎。主人固未嘗受痕於人。堅守此斧。汝亦知乎。洛巴革聞言。果垂其盾。闖然直前。年穉而勇。衆頗異之。不復訕笑。齊格沙復曰。爾何名。出何族。洛巴革曰。且舍是勿言。趣起鬪。以循國俗。吾意至切。欲得斧。並欲王此間。尤欲定豕人麥西羅牛牲之數。蓋我殺爾後。方矯一名以示衆。今無名也。衆聞

之復大譁笑。齊格沙大怒，氣湧如牛，遂起立曰：爾惡，敢出是不遜之言，矧爾乳臭，乃抗余霸王，不知余爲神斧主人翁耶？吾生不料竟聞此言於長脚之狗，趣左右牽入牲畜之場，行戮吾力能取此大言人首於其肩背之上，更視之能踐吾位否？須知此地爲余一人四世所臨，且託神斧之庇，始有今日。吾今告爾，須臾之間，蹴此人之頂，再言麥西羅事。洛巴革曰：咄，爾勿快其言論，設汝必欲作狂謬語者，可趣言於未落太陽之先後，且無及齊格沙怒塞胸臆，沫湧其吻，而百姓聞茲言論，頗復稱怪。惟麥西羅斜視來人，旣驚其碩，且畏其勇，默然無言，而西尼娣注視麥西羅，作恨恨狀，於是大衆同至牧場，凡茲情狀，革拉氏均見之，亦蛇行入羣人中，嚮牧場。

### 第十七章 洛巴革王斧頭族

洛巴革與齊格沙霸王至牧場上，據其中心，相去逾十步。洛巴革蒙盾執月樣小斧，齊格沙握呻吟斧及小盾，以兵械決之，似此少年必且無幸，當立膏斧吻。時輩中有老人言曰：客所仗軍鋒殊異，而主人何乃以巨斧匹小盾耶？顧齊格沙生平殊未有

勝之者。客何爲冒進。客所持盾巨。亦不能護其長足。苟巨斧觸彼盾。爲勢當立劈。老人雖如是語。而革拉氏聞之。深韙其識。然心中甚悲。洛巴革之受戕。此時有人宣號。令齊格沙大呼嚮。洛巴革奔入。洛巴革靜候其來。迨敵斧下。竟踴避其斧。斧背微觸。洛巴革之背作響而已。而洛巴革卒無傷。衆大譁笑。齊格沙愈羞憤。迴身反撲如癩牛。復奔洛巴革。洛巴革舉矛抵之。斧高於頂。洛巴革左趨而避。且反奔。衆復大譁。洛巴革奔絕迅。齊格沙吼奔隨之。四週環走。齊格沙追及。不逾一矛之遠。然洛巴革逃時。背日影行。而齊格沙後隨。其背受日光所偏映。地作長影。影長及洛巴革之踵。洛巴革目光絕靈。見影垂及。卽健跳。齊格沙年事多且盛怒。中亦不卽覺其詐。環至第二匝。衆鼓掌以爲似獵狗逐鹿也。洛巴革至譎詐外象。似懾人人以爲俄頃。且仆然。洛巴革愈走愈捷。引齊格沙行。令促其氣已。而洛巴革聞敵人喘聲。知敵已弗支。必無力以角。乃僞作欲仆狀。在路之左。次方僞仆。時擲巨盾於地。橫亙齊格沙前道。齊格沙狂追。幾盲其目。見洛巴革仆。狂奔取之前趾。觸橫盾而顛首。抵於地。洛巴革疾。



起。蹴。之。如。鷹。之。取。鷓。衆。人。咸。駭。出。意。外。而。神。斧。竟。爲。洛。巴。革。所。得。得。時。力。掣。此。革。帶。於。齊。格。沙。腕。上。立。起。乃。舉。斧。翹。其。頂。力。擲。已。斧。於。地。觀。者。咸。以。此。少。年。戰。事。爲。譎。鬪。而。村。人。怒。齊。格。沙。咸。大。稱。頌。洛。巴。革。惟。齊。格。沙。黨。人。則。默。然。無。聲。齊。格。沙。徐。收。束。其。筋。力。起。自。草。間。私。念。可。以。得。生。與。否。尙。在。未。定。乃。起。立。取。洛。巴。革。小。斧。視。之。流。涕。洛。巴。革。既。得。斧。審。視。斧。鋒。作。蔚。藍。色。斧。背。有。巨。錐。斧。柄。裹。以。銅。絲。其。末。作。圓。形。洛。巴。革。凝。神。相。斧。猶。情。人。之。注。視。所。歡。在。衆。中。與。斧。鋒。親。吻。曰。問。訊。鐵。主。人。汝。今。爲。少。年。人。艷。妻。得。諸。戰。陣。之。間。吾。與。若。永。永。弗。離。即。死。亦。同。汝。吾。亦。不。欲。我。死。之。後。汝。屬。他。人。洛。巴。革。在。衆。中。言。後。嚮。齊。格。沙。而。齊。格。沙。方。哭。不。已。洛。巴。革。笑。語。之。曰。霸。王。平。日。不。受。敵。於。人。今。寶。器。安。往。且。汝。能。更。戰。乎。汝。始。挾。此。神。物。如。此。時。之。我。我。尙。能。與。汝。抗。言。汝。今。如。何。者。齊。格。沙。視。洛。巴。革。久。之。忽。大。罵。將。舉。小。斧。相。敵。已。又。大。奔。嚮。門。而。逃。洛。巴。革。未。之。追。而。齊。格。沙。已。遁。衆。疑。此。少。年。縱。齊。格。沙。遁。矣。然。洛。巴。革。之。意。殊。不。然。直。待。齊。格。沙。行。近。門。次。始。大。呼。直。跳。而。前。猶。雲。陰。中。出。電。行。走。之。疾。衆。如。不。見。其。斧。

者而齊格沙奔。雖迅已呆如木偶。既及門。忽見空際有剛光。嗤然疾下。齊格沙仆於門下。死矣。嗟夫。此斧傳自先代。不知其幾何年。一旦竟歸此少年之手。衆復譁噪。爭集向洛巴革作頌詞。尊爲主翁。長斧頭族。然齊格沙子凡十人均健碩。奔赴洛巴革復父仇。洛巴革少却。縱斧迎之。時有羣謀士塞身其中。請大酋勿下此斧。洛巴革曰。謀士爾族中有法律否。吾旣勝此酋。吾卽代之乎。中有老謀士曰。然。此外尙有律。欲長此族者。凡有人請鬪。須一一應之。此吾祖制也。彼十人之父。旣失其斧。此遭來爭。安知其不欲復得此斧者。洛巴革曰。律旣如是。吾將率之以行。今何人來取此斧者。趣前求鬪。語已。齊格沙子并而爲一。同力齊趣洛巴革。以痛父心切。故不恤其死。一則亦以長此族者。乃出異類。故必力爭。求復其斧。遂闕然直前。舍此十人外。則皆木然如石人矣。洛巴革覘來者。爲數凡十。卽大呼曰。吾若逐人而戰。爲日且晡。更何暇語。麥西羅及西尼娣事齊格沙子。汝試聽我。我尙有一人在我之次。儘爾十人同鬪我二人。生死聽之天命。汝意足乎。於是十人商定。以爲如是者較便捷。諸謀士亦

署諾。方洛巴革環走時。已見革拉氏矗立人羣中。嗜殺之狀如饑待啗。乃大呼曰。何人應選助吾鬪。此十人設得勝者。立之爲輔。王斧頭族語已。復徐行向衆中審視。及革拉氏乃倚斧於地。佯曰。此間有偉人執大椎。因呼曰。執椎者何氏。革拉氏曰。吾大狼也。洛巴革曰。大狼爾甘隨吾。與是十人角耶。設吾二人勝者。爾卽爲吾次。王王此百姓。革拉氏曰。吾尤愛林居。若之村居。與羣婦人親吻。則非所願。然汝果欲再嘗戰地之樂。揚其神武。則我亦何妨助汝。以觀事之收局。洛巴革曰。大狼。此質遷。當得奇利。於是二人同立於場中。一椎一斧。轟然弗動。衆仍環立。私謂此二人烏能鬪十人者。復有人疑此二人卽爲鬼山中兄弟。爲狀至類。顧不敢問。洛巴革則自語曰。呻吟斧。今偶魚鷹椎矣。何人能敵我者。革拉氏曰。此間人尙疑我。不能不示之狀。今且勿言事之成否。校藝固人間至樂。余又何知其收局。洛巴革曰。得勝固佳。卽同敗亦未嘗不樂。此時勢在必戰。洛巴革自視其神斧。狀似奇悅。乃以右手執柄之中心。持之如秤。而革拉氏亦揭大椎與之並立。衆見洛巴革執斧甚奇。以鋒向外。以斧柄之錐

自嚮己心。時十人並立。舉矛欲顛。五人嚮洛巴革。又五人向革拉氏。旣碩且武。勢欲撲人。中有神巫告謀士曰。是間無人。能平此十人之氣。須以蠱術鎮之。中有一人曰。神斧有德。必令此十人鎮定。卽以理衡之。巨椎亦神物。且此椎旣名魚鷹。是必有故。然吾自少常見此椎。未嘗爲人降服。且不特此。世間能秉巨椎與神斧。安有餒懾之人。此二人年齒雖穉。而飲狼乳旣多。又何至於中懾。時司令者立前。宣口號。令洛巴革。革拉氏與十人戰。故事。宣戰必高擲其矛。矛落。二械交矣。衆目果見矛飛。然矛出。宣令老人之手。其擲不高。遽下墜於齊格沙衆子之前。適與洛巴革迎面立。矛落時。主客均少退拓一尺。地容矛而十人者均仰面望矛落。洛巴革諸無所顧。但俟矛落。卽舉斧迨矛鋒。一觸地。洛巴革與革拉氏不待十人進。矛卽獠進直撲。竟出十人意。外而十人者大亂。神斧雖進。並未疾擊。但見勢如啄木。已立仆。二人已而巨椎繼進。如樵采小薪。無不立折。凡爲此二人所觸圍中。卽空其一尸仆也。二人縱橫如梭。所嚮無敵。迨二人相見。舉體一無所傷。方此十二人疊戰時。觀者如堵。牆幾不審其爲。

戰事卽齊格沙十子中亦驚惶莫知所爲蓋十人中已殞其四復大呼夾進要擊狀雖哮怒然未及二人之前已爲椎斧斥退用矛刺洛巴革者矛未進而斧上之錐已中其身腦破立死時有一謀士謂其侶曰試觀此用斧少年以斧之錐啄人如啄木之進鐵喙也其人眞可謂之屠伯矣聞者亦震恐自是以來衆乃推洛巴革之斧爲啄木且尊之爲屠伯此時尙有三人同攻革拉氏革拉氏亦怒巨椎之柄固短不及人然革拉氏譎而能戰偶進其前則倒垂其椎於背翻轉迎擊當者立靡於時齊格沙子用盾相迎以盾抵椎直如秋葉之當風椎觸其盾厥聲甚巨盾人已立僵於地尙有四人作兩行進斜施而入而殊不敢近斧及椎中有一人以矛遙擲洛巴革健跳而避斧下敵顛橫飛顛乃反抵革拉氏脅上第二人卽繼進蓋骨肉已垂盡此二人特拚其身命直前已而亦僵自始至終爲時僅逾念數目至一百之久十人全仆洛巴革大笑曰今無人更當吾二人矣此次之戰爲狀殆至譎也嗟夫霸王諸子汝乃矜健步今尙能進而迫我否非我汝安得靜臥汝輩之生固欲盡我田產及家穫

吾稼據有此村人之女。謀士試前聽我。我戰事已畢。我長汝曹矣。彼麥西羅方遲我於彼中。洛巴革語已。同革拉氏行。隨者至夥。甚疑此二人安往。然皆默然無聲。而洛巴革已及齊格沙舍前。坐其侵晨所據之席。西尼娣徐徐進。取巾拭洛巴革矛創血液。洛巴革起而致謝。西尼娣復進。而拂拭革拉氏之創。然創口頗巨。革拉氏曰。無須汝。我初不欲婦人與我事。蓋革拉氏之爲人惡女。色其惡。西尼娣尤深。此時洛巴革語麥西羅曰。爾圖娶此女乎。殆與彼意相拂。汝直與彼爲難。余今決殺汝。以泄此女之怒。惟今日流血多。余不欲更試吾斧。汝今且備粧奩資。我今日與此女成禮。勿多求。百牛足矣。能如是者。可以優游無事。正恐尙有禍事。直灌爾身。蠢豕爾知之耶。於是麥西羅起而去。顏色頓變。立上百牛。後逃入查革村中。西尼娣直注視其行。乃大喜。以屠伯已尊己爲夫人。名位大定。乃宣言曰。吾今日脫麥西羅網罟矣。言時爲革拉氏所聞。然西尼娣尙倡言祝麥西羅立死。革拉氏滋不悅。以爲酖毒。其人必無善心處。吾兄弟時諸謀士及父兄。咸與洛巴革行禮。推爲巨酋。且崇拜神斧。如其鄉之

故事。而洛巴革遂長於其鄉。鄉人爲數至多。牛羊旣蕃。妻妾亦廣。竟無人敢翹其短者。然不時亦有人進鬪。輒死。迄無人能尅服洛巴革者。久之。竟無人敢面呻吟斧矣。而呻吟斧背之巨錐。隨在可啄。人革拉氏亦稱尊於是鄉。惟不與羣人居。以性愛叢林。好與狼侶。常以夜出游。挾羣狼入林而沒。而洛巴革自是以來。亦不與羣狼行獵。以永夜居西尼娣之旁。西尼娣亦深愛洛巴革。爲之生子至多。

### 第十八章 巴利格叫天無辜

余書猶河流也。今當復敘水源矣。今且告讀吾書者。以查革王村中事。查革方盡殺村中長老。以耆耆不能臨陣。故駢誅之耳。余摩波自面王後。王予我以至衆之婦女。及牛牲無數。且拓巨村容我。由是安鶯諦及吾家人之殘骨。咸起諸煨燼中。零星合而爲一。查革初未之知。以爲此天母全骨也。挖巨穴斂骨葬之。安鶯諦穴中。殉以十二女僕。與天母同瘞。且合送葬之人。編爲一軍。發令此軍守墓。逾年。軍中人至多。而余殊不在數中。查革復令村中人。盡一年勿種田禾。凡牝牛之乳。悉潑之地。中村

中婦人勿許生育。設有人敢違令。誕子者。卽行戮。且及其夫。令發後。逾數月。頗無事。然悲哀之事。及吾村矣。此時查革居喪。心甚無聊。長日恆哭泣。余及侍者亦隨哭。久之恚哭。亦不以爲苦。且無間。由從王練習得痛哭祕訣。而村中實無一婦人能如我當日之哭者。似哭亦藝。事中之一耳。余以善哭之道。導人得牛羊爲束脩者甚富。凡無淚之人多死。故余得賞獨豐。一日查革復發令。令一酋長及五十精卒。往求洛巴革。雖如是。然王實未嘗語我。蓋王未信余言。必欲得此孺子爲快。此五十人往後。聞爲大狼所噬。且盡膏羣狼之齒。吾前書已述之詳。無一人返者。迨後日有人告王。此五十卒者永不歸。王得耗。但一笑曰。此獅噬摩波之子。爲力偉哉。然吾五十卒殆亦膏獅吻耳。忽一夕新月已上。是夜爲恐怖之夜。迨於明日亦均在恐怖之中。余是夕在村中。王以手拊余背。哭天母歎息。以爲不應。手刃其母。余見狀亦大悲。特未哭。以天方洞黑。但舉聲號。卽無淚。王亦不見。惟明日見王時。則哭泣流涕。當不知胡底。此夕特儉用吾淚。恐明日應哭者。轉無淚。以償此萬古之悲哀也。是夕中百姓鬻



集。王。村。四。週。查。至。以。千。計。以。十。千。計。道。途。中。哭。聲。達。天。矣。久。之。似。環。地。球。均。痛。哭。之。聲。然。無。一。人。敢。停。其。聲。且。不。敢。進。食。卽。食。亦。不。及。一。勺。也。朝。曦。漸。上。查。革。立。起。呼。余。曰。摩。波。同。余。往。觀。彼。行。弔。之。人。侍。王。者。侍。衛。無。數。咸。執。巨。椎。聽。王。號。令。村。之。內。外。千。萬。人。林。立。不。可。以。數。殆。如。萬。葉。叢。一。高。樹。也。舉。目。所。及。均。人。猶。廣。場。羅。獸。以。待。行。獵。衆。見。王。出。哭。遂。停。易。爲。凱。歌。歌。已。復。舉。哀。王。亦。嚮。諸。人。大。哭。此。時。情。狀。凶。慘。極。矣。日。脚。旣。高。炎。煽。蒸。人。百。姓。始。大。窘。以。羣。逐。羣。獸。禽。聚。不。敢。脅。息。猶。陳。犧。於。壇。待。祀。天。神。不。飲。不。食。亦。有。臥。地。而。死。於。蹴。踏。亦。有。以。鼻。煙。著。目。令。其。淚。出。者。有。以。口。沫。代。淚。痕。者。有。渴。極。伸。舌。於。外。者。以。號。咷。久。而。乾。其。咽。故。出。舌。以。趣。發。其。聲。此。時。王。乃。大。言。曰。摩。波。今。須。就。衆。中。檢。取。神。巫。乃。爲。此。無。數。災。害。妨。及。吾。身。今。須。更。檢。取。忠。篤。之。人。王。語。時。同。余。至。一。巨。酋。斯。萬。巴。那。之。前。是。人。爲。亞。馬。布。種。人。合。其。家。人。均。至。然。聲。嘶。已。不。能。悲。中。喝。而。渴。不。復。更。哭。王。臨。視。久。謂。余。曰。摩。波。爾。試。觀。此。畜。乃。無。淚。哭。吾。母。其。人。必。無。人。心。摩。波。汝。試。省。其。人。忍。令。之。仰。觀。太。陽。聽。吾。與。爾。哭。吾。母。彼。乃。不。哀。耶。

今安可寘之地上。趣盡之。並其同來無心之人。彼罪之大。乃不哭。吾母之死於神巫。查革遂大哭而返。余亦隨之而哭。此斯萬巴那者。遂舉族同死。矛下。余觀此殺人之。人亦大號。眇不號。眇亦且死。余逐王行。經他族人之側。他族之人見王至。爭以鼻煙入目。令出淚。然王已矚之。因呼曰。摩波爾觀之。是人乃無淚。竟以鼻煙入目。令彼淚奪眶出矣。想彼淚爲中心罪惡所壅。故不得出。是人亦宜盡左右。趣殺此人。於是此人亦死。此王與余進。偵第一行。百姓也已。而查革忽大怒。令大流血。往來恣哭。有時入其宮。立飲。餽酒。余亦侍飲。王語余曰。吾輩悲傷至此。宜有物以潤吾咽。然王行必挾矛口中。恆大呼殺人。殺此不哭。吾母之喪心人。凡所經行處。目光所接者。皆死。至於殺人者。力罷不能舉。矛然而殺人之。人亦以罪死。由嚮哭而復殺人。罷不能興。遂俱死。余自念。今日亦必不免。計吾不死。恐亦將爲人所殺。由王有旨。殺人咸與余偕。時百姓既懼。且憤。彼此互相殘殺。且自覓其仇而殺之。狀類發狂。是日計死者凡七千人。查革仍往來哭。但曰。趣殺無良之畜。無污吾目。是日查革固甚殘忍。然其譎詐。

亦甚其中半爲勇士爲彼所心懾者特借此殺之以止禍時已垂暮日落天色絕紅與地上血光合一查革始止殺然伍伯力罷亦無能舉刃也尙有餘人咸臥地喘息陳尸積疊則自爲一阜余心膽皆寒以勢度之查革尙不令其食飲計不待遲明此中人半皆躋於鬼域矣余既不計一身之利害至於復仇之心亦幾灰冷蓋傷心極矣因呼王曰此真大喪衆之爲王舉哀可云盡禮矣此在有天良者觀之殊當惟神巫見此則殊不之適臣思王哀梗之心及復天母之仇可云獲償大欲卽臣之悲亦已少釋王曰摩波此尙未也今日特爲報仇之起點今日治喪可云少盡余意明日當加甚余曰嗟夫王也明日弔喪者已寥寥以大地之人且盡王曰汝胡爲言此死者能幾不過於百姓中少減其數而已余曰此中惟有數人死於刀矛之下其餘多饑渴而踏不用矛而已死此弔喪之人不食不飲爲王號哭終夜王試縱觀自得彼纍纍者已垂盡或明日膏王之矛耳查革聞余言少夷猶似所爲稍過見所遺之黎殆無幾矣忽曰摩波此事至難顧茲殘黎蠢蠢然何知吾母喪惟有余及汝相對悲

哭而已。今日縱此羣畜飽食飲。余今茲心亦稍平。爾爲我傳令聽彼食飲。告彼以喪禮已罷。第吾冥冥之中見流血無多不能穩眠。則吾不孝之罪不更重耶。然吾母神靈慈惠。想此時或現吾靈魂之中。使吾慈善之心大動。始宣此號令也。今告此百姓。如尙有天良念吾母者。縱之食飲。吾不之格。余曰。得王慈恩。不知百姓樂將何如耶。語已。宣王命告諸部酋長。衆聞言大呼頌王。如天帝。乃爭取杖上露水吮不已。凡有水之地。衆爭赴飲。猶馬驟之行於戈壁。五日不得水。始奔水。如是至有臨水以頭濡入水中者。亦可哀矣。余歸寢。略安然。終不懌。知查革殺人之心未已也。明日百姓咸歸村。至與王別。或移尸疊諸殘骨之藪。其餘則王命爲伍伯往殺。不臨天母之喪者。日中查革言曰。我將出巡諸村。乃挾衛士無數同行。余亦隨往。王以手按余背。代杖至一處。王乃問余曰。爾族在何許。誰曰。藍靖尼族者。彼曾與我輩同舉哀耶。我何未見其人。余曰。臣未知也。彼實已奉王之召。道長而晷短。或不時至。王曰。摩波。此中羣狗爲主人所叱。宜奔越臨吾喪。王語時凶光已射吾面。以王眼之獷惡爲他人所

無。余。此。時。心。痛。已。極。雖。吾。族。與。吾。無。恩。余。生。人。詎。有。不。戀。骨。肉。者。最。後。王。已。至。一。村。以。巨。石。爲。村。限。村。曰。達。底。耶。納。登。小。阜。下。矚。平。原。極。廣。洞。見。諸。村。查。革。乃。據。石。而。坐。似。有。所。思。少。須。見。男。婦。幼。穉。無。數。自。遠。而。至。曲。繞。如。長。蛇。嚮。王。村。而。行。王。曰。摩。波。余。自。其。盾。上。觀。之。似。此。種。人。爲。藍。靖。尼。百。姓。汝。族。來。也。余。曰。然。確。爲。臣。族。王。乃。以。使。者。召。余。族。人。謁。王。王。復。別。附。一。使。者。耳。語。不。審。所。言。何。事。使。者。亦。行。於。是。查。革。坐。俟。見。羣。人。向。山。阜。適。與。王。使。遇。此。羣。人。聞。王。令。作。蛇。行。登。山。王。曰。摩。波。爾。族。人。幾。許。也。余。曰。臣。去。鄉。久。不。之。知。以。大。勢。度。之。可。得。三。營。之。衆。王。曰。安。止。此。汝。意。云。何。爾。能。度。爾。族。人。能。填。滿。此。山。谷。否。言。已。指。示。一。處。詔。余。余。聞。言。肉。顫。不。已。知。余。族。覆。矣。顧。不。能。以。巧。詞。相。答。時。舌。已。橋。不。得。下。王。曰。夥。哉。民。也。摩。波。敢。與。爾。賭。五。十。牛。爾。族。人。必。不。能。填。滿。此。谷。余。強。笑。曰。王。好。雅。謔。戲。臣。王。曰。吾。乃。與。汝。謔。耶。卽。以。謔。論。吾。必。固。要。汝。與。吾。賭。牛。余。曰。恩。出。自。王。臣。烏。敢。言。王。語。時。吾。族。人。已。漸。近。在。百。姓。中。前。者。爲。老。叟。鬚。髮。蒼。然。余。見。之。識。爲。吾。父。方。近。王。一。箭。之。地。事。王。以。皇。帝。禮。手。足。均。撲。地。匍。匐。至。

王前口頌王德而數千衆亦皆匍匐高聲頌王聲如巨雷嗣吾父直至伏王脚下王令起與之道契闊而餘人尙伏地稽顙不已王曰麥革丹馬爾起爾爲藍靖尼首領今試告我何以奔吾母喪如是遲遲余時餒懾亦不敢進謁吾父忽聞吾父言曰王恕臣臣道遠莫能卽至而晷刻復短且婦孺行長道足繭不能前是以後期今茲罷茶已極幸王哀之王曰今且勿言吾知汝族人大有哀感之心彼人固罷吾欲早令其息爾試言之爾族悉在此乎吾父曰數盡於此不遺一人蓋已傾村而來凡牛畜散布山中無一行牧之人矣羣鳥飛集啄食村人不守之穀矣王曰忠哉奴也能無同我舉哀一小時乎汝靜聽之當令爾民分左右立盡其數環山谷而立於是吾父宣令令吾族人環谷而立而王之謀士咸莫審所爲獨余知查革之心將大肆其毒時吾族人紛綸奔走趣谷上轉瞬山谷之上悉人乃不見一草旣立王復令吾父曰先入谷底查革大哭吾父亦遵王令徐徐下谷谷深而且狹經日光燭之幾不見其底余心痛不可止願一言卽立死此時心已碎裂矣但聞吾父在谷底舉哀聲一發

直衝萬衆而上。然聲雖微，已入萬衆之耳。猶之雪天，人靜登高而呼，迴響立時四集。但聞吾父呼曰：悲哉！麥革丹馬族人也。於是萬衆皆哭曰：悲哉！麥革丹馬子姓也。吾父復呼曰：悲哉！藍靖尼種人與舉天下之人同哀也。衆亦呼曰：悲哉！藍靖尼種人與舉天下之人同哀也。嗣又言曰：悲哉！麥革丹馬族人。悲哉！藍靖尼種人。及普天下百姓。爾男者當恣悲，婦人宜雀躍，女子宜嗚咽，孺子宜嚶呻，引爾淚泉，使爾哀情化爲淚波，漫爾面目。哀哉！藍靖尼種人。爾此後不復見吾天母矣。哀哉！麥革丹馬子姓。汝失天母而道德歸宿之人沒矣。哀哉！爾之百姓當憐念蘇嚕之獅失母，無棲託之鄉，甯不悲耶！爾須揮爾眼淚如雨點之紛集，且婦人之哭當如誕育之難，作哀鳴也。蓋國之重喪如猛雨，着物靡人不霑。溼。今天母之喪，猶天忽陰，黑不能辨物，奈何須知此陰黑者死影也。今蘇嚕之獅失母，乃游於寂寞之鄉，吾黨安能不爲王悲！今孰能慰王無悲者？然尚有足慰者，則吾輩痛哭。天母容能慰王耳。哀哉！藍靖尼人。爾當致其悲聲觸天，令天立破。嗚呼！嗚呼！嗚呼！凡三哭以上均吾老父自谷下出哭聲者。自

下。而。上。語。語。皆。審。衆。哭。相。應。山。爲。之。動。雲。爲。之。劈。因。之。雨。點。紛。集。似。天。亦。爲。泣。者。雨。下。時。雷。電。亦。交。作。查。革。坐。聽。淚。滿。其。頰。蓋。心。中。亦。爲。衆。悲。所。動。雨。亦。大。集。萬。衆。面。上。淋。漓。如。被。珠。簾。哭。聲。猶。冒。雨。絲。而。出。已。而。雷。聲。稍。止。寂。然。移。時。余。忽。右。視。在。萬。衆。之。上。矛。兵。無。數。冠。翎。圈。執。鋼。矛。以。俟。左。次。亦。然。列。余。前。者。亦。見。矛。鋒。林。立。百。姓。忽。大。呼。聲。極。悲。梗。王。附。余。耳。曰。此。輩。今。日。真。可。哀。蓋。爾。百。姓。之。悲。出。之。中。心。非。口。頭。語。也。王。語。時。百。姓。爲。王。壯。士。所。擁。且。前。且。卻。無。男。無。女。無。老。無。幼。悉。入。深。谷。之。中。天。乎。天。乎。吾。父。已。矣。以下敘情今。讀。吾。書。者。須。知。余。此。時。雖。暮。年。覆。述。舊。事。然。刺。心。之。恨。不。共。戴。天。之。仇。甯。能。述。耶。甯。能。述。耶。以下敘情此。時。吾。老。父。已。在。深。谷。之。底。此。賊。王。結。束。吾。藍。靖。尼。舉。族。之。慘。形。也。不。意。吾。母。所。夢。之。凶。徵。今。乃。見。之。是。亦。賊。王。不。得。牛。乳。之。夙。仇。懷。憤。積。年。始。乃。報。之。吾。族。赤。矣。哀。哉。哀。哉。已。而。查。革。語。余。曰。摩。波。爾。與。吾。賭。今。負。矣。此。谷。雖。滿。尙。餘。一。臥。處。此。谷。大。似。五。穀。之。斛。余。以。死。人。填。滿。之。在。此。中。已。無。一。生。人。惟。尙。有。一。隙。未。滿。更。無。人。足。塞。之。矣。藍。靖。尼。不。盡。覆。耶。余。慨。然。曰。未。也。尙。有。一。人。我。



卽藍靖尼族人。請以吾尸彌此隙。查革曰。否。設如是者。誰輸吾五十牛。且不特此。吾若殺汝。不與前誓背耶。我必不殺汝。矧吾與爾悲痛同深。兩心相印。汝安得死。余曰。王聽我。藍靖尼人已盡。吾博負矣。請上五十牛。查革曰。尙有一人爲汝骨肉。亦吾骨肉。其人爲巴利格。汝憶之乎。爾不觀巴利格至耶。余聞言。見巴利格徐徐至。背上負狸皮。兩兵士隨之。行時仰首向天。行步甚類貴妃。少須見吾族人積尸。猶垂暮溪。水一望深黑。巴利格股弁不已。遂盡知查革意旨。乃向查革而行。呼曰。王令吾至此。何爲。查革曰。爾來適其時。語已。他視不顧。曰。吾奴摩波。卽爾之兄弟。此時與吾賭物。以五十牛爲采。謂舉爾藍靖尼百姓尸填此谷。不能滿者。我當輸五十牛。然爾族百姓聞余與摩波賭。乃爭相蹴踏入谷。駢死以證吾言之非謬。且欲余勝摩波。得此五十牛。以余觀之。似爾兄負矣。然彼雖負。尙有一隙可容一人。爾兄告我。謂世界中尙有藍靖尼人。孑然遺於是。間將填其隙。欲余示勝於人。此摩波之忠也。余乃大悟。今汝至此。余素好勝。安能遽負。請爾與兄弟議。如何以決吾二人之勝負。猶爾當日生子。

時。作。密。議。也。此。時。巴。利。格。知。旨。亦。不。之。聽。乃。視。查。革。曰。我。誠。甘。臥。此。地。今。夕。必。不。返。想。爾。後。此。之。睡。亦。將。不。安。席。查。革。聞。言。似。震。動。急。他。顧。不。之。視。巴。利。格。謂。余。曰。吾。兄。弟。且。須。斯。敘。別。余。手。執。矛。巴。利。格。徐。至。余。前。同。行。至。尸。次。巴。利。格。力。擲。狸。皮。立。於。山。影。之。中。語。余。曰。摩。波。吾。前。不。言。乎。今。驗。矣。爾。今。當。立。誓。勉。強。圖。生。卽。用。爾。手。爲。舉。族。及。余。復。仇。余。曰。誓。之。巴。利。格。又。曰。爾。更。誓。復。仇。後。當。往。尋。吾。子。洛。巴。革。呼。吾。名。問。訊。此。子。余。曰。亦。誓。之。巴。利。格。曰。摩。波。吾。與。兄。辭。終。始。相。愛。今。長。已。矣。今。茲。之。立。大。類。當。日。游。戲。於。藍。靖。尼。時。後。欲。更。遊。者。當。臨。他。世。界。矣。語。時。張。目。視。余。復。語。余。曰。吾。甚。倦。且。往。從。吾。族。之。鬼。茲。聞。彼。喁。就。吾。耳。語。今。百。事。已。矣。以下不敘嗟。夫。讀。吾。書。者。當。知。巴。利。格。之。死。余。何。從。敘。者。故。節。去。不。述。

AS41 212 0005 3306B

品 助 補 之 育 教 俗 通

STEREOSCOPE SLIDES (CHINESE MADE)

片 影 燈 幻

教育部規定通俗教育章程。設有專條。採用幻燈。原欲攝取科學國粹。縮入影戲片內。以供校外補習之助。本館歷年從事研究。搜求各國圖畫。依法製造。前於青年會試演。光彩照耀。頗蒙各界稱許。現在出品日多。益有進步。用敢出而問世。有志教育諸君。幸賜垂顧。茲將幻燈影片種類價目開列如下。祈注意焉。

幻 燈

三種

甲種大號  
乙種  
丙種

四十三元  
三十八元  
三十四元

五彩影片

八種

古今人物  
孔林遺蹟  
革命事實  
各省名勝  
西湖風景  
上海風景  
動物  
雜俎

十一張  
十六張  
三十五張  
十六張  
十張  
十二張  
十張  
十張

共計一百廿張。每張五角。  
每打五元。十打四十八元。

商務印書館出版珍小說

理想 易形奇術

一册

一角五分

義俠 行路難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狡獪童子

一册

一角五分

科學 薄命花

一册

一角

偵探 三疑案

一册

一角

偵探 怪醫案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三名刺

一册

二角

偵探 一聲猿

一册

一角五分

言情 羅仙小傳

一册

一角五分

言情 五里霧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玫瑰花下

一册

一角五分

神怪 黑衣教士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傀儡美人

一册

一角

言情 銀鈕碑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青酸毒

一册

一角

科學 幻想翼

一册

一角

言情 海棠魂

一册

一角五分

社會 蠹情記

一册

一角五分

警世 中山狼

一册

二角

偵探 狡兔窟

一册

一角五分